

# 亞森羅蘋夫

亞森

名著偵探小說



不明書店除那  
也不名譽書  
行



欣

11/10/11

復旦大學圖書館

法國勒白朗原著  
庫川吳鶴聲譯述

亞森羅蘋俠盜案

上海春明書店印行

亞森

他

## 小序

世上只有那些自稱大言不慚的人，尸位治人的人，一錢如命的人，——這些專事欺騙，壓迫，剝削別人的人們，才是最污穢，最卑陋，最黑暗的東西。他們往往戴着好看的假面具，朗聲講着動聽的言辭，出現在那些世上認為最尊貴的高官厚爵的寶殿上，却是時時刻刻在那裏實行他們損人利己的陰謀，想把大眾的生命，自由，財產，都掌握在自己手裏。這是多麼使人痛心疾首的事！

本書的主人公亞森羅蘋，世上幾沒有一人不知道他是最兇悍最狡猾的大劇盜，但他的為人光明磊落，熱腸俠骨，慷慨不羈，最使人感動；而他的做事，不取巧，不勾且，不畏難，不利己傷人，尤為世人所稱道。我們看他的一生行經，以他智勇兼全的天才，却做那世上最不名譽的盜竊的事，本是應該早已人格掃地了，大眾垂棄了；可是事實上，不特沒有人罵他，恨他，一除那些污穢自利的人們，一反是從而讚賞他，尊崇他，更且莫不名譽事業的成

50734/1017

亞森羅蘋俠盜案

目錄

- |   |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一 | 七心奇案 | ..... | 一   |
| 二 | 怪畫   | ..... | 四九  |
| 三 | 屍箱案  | ..... | 七五  |
| 四 | 玉碎   | ..... | 一〇一 |
| 五 | 黑寶珠  | ..... | 一八五 |
| 六 | 車中奇遇 | ..... | 二一〇 |

偵探小說  
亞森羅蘋俠盜案

◎七心奇案

我和亞森羅蘋相識，實是在前年六月二十二號晚上。

當時我和幾個朋友在加士德餐館中用餐，餐後，又在一起吸煙。那時餐館中正奏着恩格麗歌曲，又有跳舞，我們靜靜的聽了一會，彼此便閒談起來。所談的全是那些大盜刺賊的事。很使人聽了害怕。麥亭兄弟倆先就走了，我和喬洪二人，卻還留着。喬洪是個落拓不羈的人，又是健談，兩下便談了不少的話，直談到夜半，我們才一同走出餐館。這晚天氣很悶熱，我們倆便信步走去，不覺即到了吳魯德街的寓所門外。我立住了，喬洪忽然對我說道：

「你住在這裏，不覺得害怕麼？」

「怕甚麼？」

「你一個人住在這小屋子裏，既沒有鄰舍人家，四下裏又都是荒地，我原

知道你並不是膽小如鼠的人，但是——」

我截住他道：「你今天怎麼如此高興，並且愛說沒意識的話——」

「你不見麥寧兄弟兩個，聽了我講強盜的事，不是都逃歸了麼？我瞧你應當留心些才是。」他說完，就和我握了握手去了。

我掏出鑰匙來開了門，走到屋中，慢慢地走上樓去。擡頭看臥房中一片烏黑，便喚恩東納快取火來；但接着却記起恩東納日中請假出去了。於是只得在黑暗之中，摸索上樓。進了房，便把門鎖了，再加上了門。我這樣小心謹慎，實在是破題兒第一遭啊。我點上了蠟燭，這才安心了。臨睡的當兒，又把手槍放在枕邊，暗想喬洪有意無意的一句話，怎麼竟使我如此害怕呢？上牀後，取了一本書讀着，借此催眠；那裏知道意外的事，忽然來了。原來我每讀一本書，讀到中間，總夾上一個書簽，作爲標記，此刻一翻這書，忽見一封信和那書簽一同掉下來。拾起來看時，見那信封的面上，有五個火漆印，寫着我的姓名；一邊角上，又注明！「至急」二字。我好生奇怪，心想那一個人能走到我臥房中來，把信夾在我所讀的書中呢？拆開來一看，卻沒有幾句話，只道：

你看了這信，不論見甚麼或聽得甚麼，萬不可輕舉妄動；倘不聽這話時，你的性命就不保了。

這在旁的人接到了這種恐嚇的信，一定要大起恐慌；但我以為倘若真有這回事的，那麼恐慌也沒有用。要是沒有這回事，也得小心一些。因此我竭力鎮定了，預備應付一切。但那信紙仍還夾在我的指間，兩眼定注着，連連讀着。那不要輕舉妄動的那番話。一壁又不斷的狐疑着。我想這封信，大約是有人和我開頑笑的人，也許就是喬洪。因此我便不覺要放聲笑將起來；但我正要做聲，似乎有甚麼東西塞在咽喉中似的，做聲不得。待要吹滅了燭火睡時，連吹了三四次，也吹不熄。那信紙上的字，彷彿跳起來對我說道：

「你萬不可輕舉妄動；倘不聽這話時，你的性命就不保了！」

我想事已如此，不必多想了。索性閉上了眼，等候着吧。因此就把兩眼閉住了。這時四面靜悄悄地，毫無聲息。驀地裏却起了一種聲音，接着又聽得推門的聲音。仔細聽時，是從我書房中來的。原來我的書房，本是我的臥房相接的，當中只隔着一條甬道。我想取了手槍跳下床時，却已不能動彈，手脚都

似乎麻木了。而瞧那左面的窗簾，似乎有一角在那裏牽動着，再留心瞧時，竟牽動不休。一會兒，又凸起來了，分明有人伏在那裏；要是如此；那麼這窗簾上的紗眼很大，定然瞧見我的。這人既來恐嚇我，大約還有黨羽同來，取我書房中的東西呢！

少停，那聲音忽然高了。一會兒又有很細的聲音，似在壁上打釘……過了好久，才停住了。我身歷在這奇異可怕的情景中，渾身都似乎僵住了。回過眼再看那窗簾時，却見一個人立在窗後，正把一枝手槍向我瞄準着。我呆瞧着，氣都透不出，只是渾身的冷汗不斷流了出來……我確乎有點昏暈了！

也不知捱過了好久，我才聽得送牛奶的車聲，晨光也從窗罅裏透進來了。別的車子，也輪聲轆轤的駛過。我頓覺全身舒服了不少，胆也大起來了。便握着手杖，探頭到床外去。同時把那窗簾和我的距離，計算了一下；更瞧那窗後的人時，毫沒動靜。於是我對那兩邊窗簾接合的所在，放了一槍；當下我就跳將起來，見那窗簾已打穿了。窗檻上也打了個窟窿，但那怪客已不知道那裏去了。我好生詫異，疑是做夢咧。一壁使開了門出去，穿過甬道，到那書房的門



外。正開了門進去，我的兩脚却像沒了氣力，竟不能舉步入內；瞧那書房中一切器具和陳設，都像平日一樣。心想昨晚的事，難道真是夢境麼？然而那聲音明明聽得，那窗簾後的那個怪客，也明明照見的，怎麼今天會一些沒有可疑的情形呢？

心中這樣想着，一面細細四下裏察看。察看了一會，忽然在地毯下面，發見一張七心紙牌，可是我家裏從沒有這種紙牌，這豈不是怪事！並且這紙牌上七顆心下，都有一個極細的細孔兒，彷彿曾用線穿過似的。除此以外，再也沒有別的發見。我所得的，不過是一封短信，一張紙牌；倘說昨夜的事是夢境，那是一定是不對的了。

這一天，我整整忙了一天，只把這書房很仔細的察看着。我所住的屋子，原是小小的，但這書房却占地最大，彼此很不相稱。裏頭的裝點，全用極古的式樣，可知當時建造這屋子的人，是和常人嗜好不同的，好古之士哩。四面牆壁和地板，都嵌着五彩的石塊，斑斑駁駁的，很是美麗；極像是中古時代的模

樣。更奇怪的，牆壁間有兩個石像鑲嵌着，一個是酒神之像，兩脚跨在酒缸上，完全是酒醉的神情；一個是皇帝的像，穿着寬袍，戴着金帽，長長的鬚子掛到胸口，右手中還舉着一柄指揮刀。這裏的牆頂上，開有一扇大窗，像是畫家的畫室，通入光線的。這扇窗日夜開着，並不鎖閉。賊人倘架了梯子，從這窗中進來，原是很容易的；然而倘架梯子時，那麼院子裏頭，總可以發見痕迹，草地上面，也一定有賊人的腳印留下。但我瞧來瞧去，竟甚麼都沒有發見。

這當兒我本想往警察署中報告這件奇事，但是單有一張牌一封信，證據不充分；加着我又沒有失去甚麼東西，警署中的人，怕要說我是荒唐，不理會我，或竟嘲笑我。那我又何苦去報告呢！轉念一想，我本要做一篇文章，登在兩天後的奇白勒日報上的，何不就這把這一回事作為文的材料，把前後的情形，一起記出來，給一般讀報的人，研究研究呢。可是我做了這文章登在報上後，誰知大家並不在意，以為這又是虛造出來的小說吧了。麥亭兄弟倆還譏笑我，說我那晚因為多聽了強盜的事情，因此疑心生暗鬼咧。喬洪向來好奇的，就特

地趕來瞧我，要求我細說一遍。我原原本本的說了，喬洪也莫名其妙；說不出所以然來。隔了幾天，我倒也漸漸地淡忘了。

一天午前，門上電鈴，的令令響了起來，恩東納進來說，有客人要見我；問他姓甚名誰，都不肯說。我喚恩東納領他進來。不久恩東納引進來了，見是一個四十歲光景的人，走路時兩腳一上一下的蹺着；臉上一道道都是皺紋；兩個面頰上，都絡着髭，瞧去滿現着一副粗俗不堪的樣子。身上衣服和皮鞋，都破舊了，不過很乾淨，和他的身分不大相配。他走到裏邊，也並不說甚麼客套話，只是直直截截的說道：

「先生，我恰在遠地游歷，在咖啡店中翻看奇白勒日報，見了你的文章，讀時很能引起我的興趣來。」

「謝謝先生讚許。」

那人又道：「就爲了這個，我特地趕來拜訪先生，敢問那篇文章是實事呢？還是虛造的？」

「全是實事，沒一句虛話。」我誠實的答他。

「既是實事，我就有話報告你了。」

「你儘管說來。」

「但我這當兒還沒有打定主意，可不能和你說。」

「先生要怎樣纔能打定主意？」我很覺有些奇怪。

「給我獨自一人在這間房裏查看一下，纔能打定了主意，報告給你。」

「你的話很奇怪，使人不明白。」

「先生那篇文章中所記的事，和我親歷的一回事，很為相像。但不知內中底細，可是完全符合？要是查看之後，並不完全符合？那我也不必和你說了。」他說時很現着急促的神情。

我因為那人這樣的要求，雖很奇怪，然而還合情理；因便對他說道：「先生可要查看多少時候？」

「三分鐘夠了。三分鐘後，就可有話和你說。」

我答應了。一面走下樓去，立在樓檐下面掏出錶看着。見一分鐘過去了，兩分鐘又過去了；在這二分鐘中，我的心別別的不住跳動，猜他不知做些甚麼

事，很覺不安。稍停又過去了三十秒鐘了，接着又十五秒鐘過去了，我的心跳得益發厲害，正在這當兒，猛聽得樓上有槍聲砰的一響，我飛也似的趕上樓去，到那房中瞧時，不由得大喫一驚，原來那人已倒在地上，腦汁和鮮白糝糊一片，槍口中還噴着煙。我仔細瞧他，四肢還微微牽動，不多一會，就停住了。

這時我的喫驚，真不知甚麼似的；更奇怪的又見那離尸體二步以外，掉着一張七顆心的紙牌，拾起來一瞧，見那每一顆心下，也各有小小的鐵銀，這真更莫名其所以了。

半點鐘後，警察已趕來了，查看了一下，忙去報名警署。不久醫生和警察總署偵探部長杜道愛也趕來了。我爲了事關命案，分外鄭重，所有屍體和房中的一切東西，全部沒有移動。聽憑警署中人仔細查看。當他們探他的衣袋時，甚麼都沒有，衣服上也沒有甚麼標記，因此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。但我心想那人趕到這兒來見我，萬萬不是專爲自殺而來的，倘要自殺時，隨時都可以自殺，何必趕到我家裏來呢？據我揣測起來，他一定在三分鐘中在我房裏發見了

什麼，纔決定自殺了。但他發見了甚麼事？甚麼東西？却又無從知道。末後，不論什麼地方都檢查過了，才在屍體上發見了一件東西，雖很微細，在我們瞧來，却很重要的。那是當警察們移開那尸體時，忽從右手中掉下一個紙圈兒來，一看是一張名片，印着「恩特美」三字，在名片左上角上，又有白果街三十七號的地址。我雖並沒有和恩特美見過一面，却也知道這個人的來歷。他是巴黎的銀行家，又曾發起五金商會，如今便擔任五金商會的會長，全國的五金商會，和他有極大的關係。自從這五金商會成立以後，我們法國的五金業纔一天天發達了。恩特美平時很是奢華，有大號汽車，有好幾匹名馬，家中常開宴會，他的夫人也很和善，誰也和她合得來。她在交際場中，是很有名望的。我見了這名片，就對偵探部長杜道愛說道：

「這樣看來，這死人也許就是恩特美麼？」

杜道愛瞧了好一會，才說：「不是的。恩特美臉色很白，髮已花白，這死的決不是恩特美。」

「如此他手中怎麼有這名片呢？」

「你這兒可有電話麼？那打電話去一問就知道了。」

「有的。在樓下客堂中。」

杜道愛就和我一同下樓去，翻看電話簿，得了恩特美家的號碼，接好了話筒，接着便問道：

「恩特美先生可在家麼？鄙人是偵探部長杜道愛，因了有重要的事情，請他快快到美魯德街一百零二號屋中來。」他說完，便把電話搖斷了。

二十分鐘後，恩特美的汽車已在我屋外停下，我們迎他進來。說明原因，就同他上樓。他一見那死尸，臉色斗的變色好久，纔回復了原狀。他緩緩的說道：「這人似是大佛令啊。」

「先生可認識他麼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接着他却又說：「但曾見過一次，他有一個阿弟……。」

杜道愛插口問道：「他有阿弟麼？」

「是的，他阿弟喚做亞爾佛。常到我處，向我借錢；但怎樣和他認識的，我已記不得了。」

「這死的大佛令可家住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他們兄弟倆個同住在白文士街。」

「先生可猜想這死的高甚麼自殺麼？」

「這個我不知道。」

杜道愛又問道：「如此他臨死的時候，手中為甚麼握着你的名片呢？」

「這事我也不得而知，你們調查之後，或能明白此中的原因，也未可知  
的。」

我聽了他們這番話後，總覺得這事奇怪得很。連警署中的警探們，也一籌莫展，探不出甚麼真相來。第二天，報上的記載和議論，都說這案很奇怪得不可思議；一班朋友們，彼此談論，也莫明其妙。不過大家心中，以為案情雖很奇怪，但有那張名片在着，總能一步步尋根究底，探他一個水落石出的。然而警探們雖曾盡力的探查，却一絲頭緒沒有。只知道這死的祖上，是瑞士人，死的兄弟倆，平日品行很不好，不時改換姓名，為非作惡，日常盤桓賭場裏，賭錢過活。曾有一回和外國的流氓打了夥兒，翻戲騙錢，後來被官中知道了，把



他們趕開的。從此他們倆同住在白文士街二十四號中，到如今已有六年了。當時官中曾往白文士街探問，他們倆却又不知道遷移到那裏去了。我料知道一件案子，繁複已極，一時斷難明白。因此也擱在一旁，不去過問了。但是喬洪生性好奇，一見我的面，就勸我留心偵查。說建築探明白後，實是很好的小說材料呢。

一天。喬洪特地把報上的一節新聞剪下來給我瞧，這新聞是從外國報紙上轉載的。上面說道：

新式潛艇已達成功了，預備在皇帝跟前試驗一下。據說這潛艇要是會作，以後海軍中定有一番大改革。但究在什麼地方試驗，暫時守着秘密。須到臨時方能宣布出來。不過那潛艇的名字，因為不小心洩露出去，一般人已知道那艇名「七心號」了。

我一見這「七心」兩字，不由得大大詫異起來：

「噢！艇也喚做七心麼？我所得的那張紙牌，也是七顆心，難道這兩件

事，有甚麼關係麼？但是這個七心在法國，那個七心在德國，相去很遠，事情也不相干，多分是濛巧罷哩。」

「這也不能說定，」喬洪說，「世界上的事，往往從一件事上演化出幾件事來。表面上看甚是不相同的事，其實都是發生在一個根上。這件事，待我留心看着吧。」他說着，也就告別了。

過了兩天，國內報紙上又轉載着德國的一節新聞：

傳聞不久試驗的那艘新潛艇「七心號，」本來是一位法國工程師發明的。這工程師先請求本國政府補助經費。着手製造，政府却不答應；接着又去要求英國海軍部，也遭同樣拒絕。因此他便要求我們德國相助。至於詳細情形，那事有嚴守秘密的必要，不能披露了。

這一節新聞刊出後，引起全國人士的注意了。那時我因這事關係非小，也不便在文字上討論；不過，如今事情已過去了，國際間早已沒有甚麼危險了，儘可把那時法蘭西日報上登載的一篇文章節錄下來，作為參考。因為這篇文章刊出時，委實轟動一時，就那不可思議的七心紙牌一案，也仗着這篇文章證明

的。作者姓甚名誰，至今還不知道，只署着「救國者」三字；題目就叫「七心案」。下面還加註一行醒目的小字，「一角黑幕已揭開來了。」

那篇文章的正文是這樣的：

十年以前，有一位未來鑛師名叫藍恭的，因為要專幹他生平計劃的一種事業，就辭去他本來的職務，租了英魯德街一所小屋住下。這屋子是一個意大利貴族造的，裏面一切佈置，都由他設計照樣做去。那青年鑛師住到了這屋中後，就苦心孤詣的開始幹他的事業了。那時他又請了佛令兄弟幫助他，一個助他試驗，一個助他設法經費。於是他就和大銀行家恩特美認識了。那時恩特美正在組織五金商會，彼此認識後，到很談得上。恩特美答應他補助經費，好幹成這件大事業，但是甚麼大事業呢？那便是製造潛艇。並且恩特美答應他大功告成時，他可以代他向海軍部總長說項，試驗一下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。藍恭好生歡喜，便專心一志的研究這回事。不久，二年已過去了，這二年之間，藍恭常在恩特美家出入，他發明了甚麼新的機件，終告知恩特美。末後他把新潛艇的圖樣和說明書全都預備好

了。於是再去要求恩特美，給他盡力。恩特美一口答應了，這晚他又留着他用過了飯餐，直到十一點鐘纔回來。但是藍恭從這一晚以後，忽然失蹤了。他家裏的人忙去報告警署，四下裏忙着察訪，竟是無影蹤。一些鬼消息都沒有。有些人以為藍恭這人，生性很怪僻的，說不定已到外國去了；一方面却又起了一個有關國家的大問題，這大問題便是那張潛艇的圖樣，不知道那裏去了。到得細細察訪以後，纔知道圖樣，被佛令兄弟倆取去了；他們如何取到手，又為甚麼不賣出去得一筆錢，那時也無從知曉。到如今已過了七個年頭，不道鄰國忽的有新潛艇「七心號」出現，內中黑幕，當然大家都可明白了。至於藍恭是不是還在世上，却不敢斷定。不過那張潛艇的圖樣，那一定是佛令兄弟賣出去的，那是無疑了。試驗時不能用，屢說不定；但以記者的眼光看來，怕免不了失敗吧。

下面又有一節報紙編者的按語：

此篇剛付排時，本報接到私人方面的消息，據說那新潛艇的試驗已失敗了。大約佛令兄弟賣出去那張圖樣，並不完全，也許是由藍恭失蹤的。那

晚把說明書及送給恩特美過目，失蹤以後，便一逕留在恩特美那裏。沒有給佛令兄弟取去。如此這件事仗着恩特美的大力，還來得及補救。我們該請他老人家把經過情形，一古腦兒說將出來。第一，大佛令臨死的當兒，手中爲甚麼握着他的名片？第二，那新潛艇的圖樣既失去了。爲甚麼到如今兀自守着祕密？第三，這六年來，他爲甚麼請偵探們偵察佛令兄弟的行動？我們很希望他把內中事實聲明一下，不要把空話來搪塞，要不然，那……」

那按語到這裏截住了。那時我很不明白，心想這一個不署名的作者，怎樣能把含有恐嚇口氣的文字去挾制恩特美，定要他聲明一切呢？但這一篇文字披露以後，各新聞紙都注意起來了，派了訪員，一個個去訪問恩特美；恩特美却都拒絕不見。訪員們沒奈何，只得快快的走了。第二天各報上便登了一節同樣的新聞道：

本報記者曾去訪問恩特美君，竟不肯接見；但我們不論怎樣，非使他對于這一件事聲明一下不可。

這一天喬洪到我寓所中來瞧我，我便留他用了晚餐，餐後，我們同在B房裏談天。桌上正放着各種新聞紙，當下便談起這七心會來。然而彼此討論了好久，也沒有甚麼頭緒。正在這當兒，B房的門幕地開了，走進一個人來，悄沒聲兒的，連鈴都不捺。瞧那來人是一個女子，臉上蒙着厚厚的面幕，瞧不出她的面目。我疾忙立起身來，那女子便開口問道：

「先生可就是這裏的主人麼？」

我即答道：「是的，姑娘為甚麼到這裏來？」

那女子接口道：「但你的門正開着，沒有關閉啊。」

「前面正門原開着，客堂門可是關閉着的。」

● 女子忙道：「我並不走前面正門，是從後門裏進來的。」

我聽了這話，心想這女子怎很熟悉我這屋子出入的路，好奇怪啊！這當兒女子忽又回過眼去瞧着喬洪，我便給她介紹了。請她坐下；她隨手把面幕揭去了，我瞧她生得雖很平常，却也楚楚動人：二個眼睛，更覺得曼妙可愛。她的

模樣，甚是沉着，却合着一種憂色。她坐定後，便介紹自己道：「我即是恩轉美夫人。」

我一聽之下，很為詫異。夫人却又接下去說道：「我為了一件事來的。這件事也就是先生所親歷的，先生可能詳細說給我聽麼？」

「一切情形，我都已記在報紙裏了。夫人倘還有甚麼話見問，請直截說來就是。」

「我要實不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平的住了口。我才知道她先許那種沈着的模樣是勉強裝出來的。她的心中定然亂得像麻一樣，所以此刻竟不知從那裏說起了。當下喬洪却很恭敬的對夫人道：「夫人可能許在下問幾句話麼？」

「好的，好的。」

「夫人和藍恭可也認識麼？」

「認識的。我丈夫先和他認識。我是由丈夫從中介紹，才始認識的。」

喬洪又道：「夫人和他末一次見過。是在什麼時候？」

「就是他在我家用晚餐的那晚。」

「那晚他曾說起要到遠方去麼？」

「先前曾說起過，他要到俄羅斯去。但他那一晚，却並沒有去。就是律俄羅斯去的話，也不過信口說說，並不真的要去。」

「夫人那晚和他分手時，可希望他再來麼？」

「我原約他第二天晚上再到我家來用晚餐的。」

「但他忽然失蹤的原由，夫人和恩特美先生可也知道一二麼？」

「他也似乎不知道，這個我也不明白。」

「但那法蘭西日報紙上署名救國者所做的那篇文章，明明指恩特美先生是知道此中底細的。」

「不是的，所指的是佛令兄弟，並不是我丈夫。」

「夫人如何知道呢？」

「那晚藍恭去時，曾帶着文櫃，內中有緊要文件。過了兩天，我丈夫和亞爾佛大佛令碰見了，接談後，纔知道藍恭的文件，已到了他們兄弟手中。」

「恩特美先生既知道了這記事，爲甚麼不聲張出去？向他們要回來呢？」



「這其間……有別的……」夫人囁嚅的說着，沒有完句又停住了。

「就爲了這樣，因此不去報官，只請偵探監視他們行動。大約還怕他們有別的甚麼文件，向你丈夫敲詐麼？」

「噢！不但敲詐我丈夫，他們還要敲詐我咧！」

「這怕未必吧？」

「當真啊！他們所挾制我敲詐我的，比我丈夫更爲厲害。」這句話她很快的說出來，毫不遲疑的彷彿說夢話一般。

這時喬洪斗的問道：「夫人和藍恭可也通信麼？」

「通過信的。因爲我丈夫有信寄他時，總是要我動筆的。」

「不，不是，」喬洪斗緊的問道：「我是問夫人個人的信，可有這有？」

他說了又忙加解釋道：「請夫人原諒，我因爲關心這個疑案，要探問一個底細，不得不斗胆動問。」

夫人緋紅了臉，羞澀澀的答道：「有，有的。」

「這些信可有落在佛令兄弟手中麼？」

夫人皺着眉說道：「就爲了這樣，他們便牢牢的拿住了。一面就恐嚇我的丈夫，說他倘敢聲張時，就把這些信被露出去：我丈夫爲了名譽有關，只得屈服了。」

「這樣，你丈夫一定盡力要取回這些信了？」

「是啊。他知道了這信件的事，就和我鬧翻了。」

「既已鬧翻，那些信可就沒有甚麼希罕了，特令他們又怎麼能向你敲詐呢？」

「不是這般說，因爲我丈夫很愛我，他講不見我這些信，東後，也許能書歸於好的。」

「這個可就難了，佛令兄弟倆都是狡猾之徒，他們自然定要牢牢抓住那些信，利用着，一連挾制你們夫婦的。」

「是啊！他們兄弟倆曾說這些信正藏在一個極秘密的所在，十分安穩。但這所在，却已被我丈夫找到了。」

喬洪忙道：「！畢竟藏在那裏呢？」

「就在這間房中。」

他們說了許多話，我只是在旁聽着；聽到這裏，却不由得跳起身來道：「夫人怎麼說！是在這一間房中麼？」

「是啊！我以為藏在這裏的。可是我知道藍恭是個絕頂聰明人，當初他住在這屋中時，定然自己創造一個秘密處所，可以藏重要東西的。所有鑰匙，也由他自己配製。這一個秘密處所，大約被佛令兄弟知道了。因此就把我那些信藏到這裏來，也是意中的事啊。」

我冷然道：「他們既不住在這裏，又怎能把他們密密之件，藏到這裏來呢？」

「在四個月以前，你還沒有住到這屋子裏來，佛令兄弟也許捉空兒留入屋中，把那些信藏在秘密處所，你就是住在這裏了，他們也毫無忌憚，仍能設法把信取去，你可也不能攔阻他們啊。但他們却不曾防到我丈夫六月二十二號那晚，竟闖到這間房中，把那些信搜去了。且還留下一張名片，使他們知道計劃已一敗塗地，他還得告到官中，追究那新潛艇的圖樣咧。兩天以後，大佛令在

報紙中見了你那篇文章，連忙趕到這裏來，照他密藏着的信，却見已不翼而飛，只留着一張卡片；他知道自己已失敗，情急中使自殺了。」

喬洪道：「這些話是你推想而得的呢？還是恩特美先生對你說的？」

「我以為事情定然如此。」

「你丈夫搜到這些信後，態度有沒有變動？照他的臉色，也有焦急的神情沒有？」

「甚麼都沒有。」

「要是他得了你那些信後，對於你定有憤恨的表示；但據我想來，他實在沒有取到信；取那信去的，大概是另有其人吧？」

夫人道：「未必呢？」，除了他一人以外，還有甚麼人呢？」

「我以為那人定是局外人，却很注意於這件事的；一切關於此事的關鍵，都在他手中。六月二十二號那晚，就是他和同謀的人闖到這裏來了，發見了那秘密處所，把那些信取去。恩特美先生的名片，也即是他留下的。」

我忍不住問喬洪道：「你所說的那人，可又是誰呢？」

「便是做文章登在報上署名『救國者』的那人；不見他那文章中說得何等詳細！那麼，他們佛令兄弟的祕密，他當然也知道的了。」

夫人很吃驚的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我那些信，已在那人手中了麼？爲一他也借此向我丈夫去敲詐時，便怎麼處置呢？」

喬洪忙道：「你不用着急，只須寫一封信給他，把你的隱情全個兒告訴他就得了。」

「但我怎能告訴他呢？」夫人躊躇着說。

「你不必多顧慮，他的主意，也許和夫人是一樣的。他要搜集各種鐵證，將亞爾佛置之死地，並不和你丈夫作對。如今我還要動問：你丈夫那裏，可還有藍恭別的甚麼圖樣麼？」

「有的。」

「如此你信中可對他說嗎？他叫你怎樣去取？你就怎樣取給他好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那麼，我一定要和那救國者通信麼？」

「只有如此，此外可沒有別的方法了。」

我聽了喬洪的話後，覺得他的意思很不錯的。試想那人倘要和恩特美夫人作對，那麼他既得了那些信，已可滿意了；可見那人定是善良的。現在他既另有別的主意，要是夫人能和他直接通訊時，更能幫助他對這案進行得順利，這不是很好麼？夫人心想目前也只有這法兒，就道了謝，告別而去。

x  
x  
x  
x  
x

兩天後，我接到恩特美夫人轉來的一封信，便是那個救國者回答她的信，上邊寫着道：

夫人的信，委實不在我的手中，請夫人耐心兒等着；我一定給夫人取回來就是了。

救國者啓

我把這封信和二十二號那晚夾在我書裏的那封惘懔的信，彼此一對，筆迹相同，明明是一個人寫的。到此我就覺得那天喬洪說的，此事關鍵，都在那人手中，委實不錯呢。如今晚有這麼一個線索，黑暗中已有了光明，好似一艘船，先前在無邊無際的大海洋中駛去，如今已影影綽綽地望見了陸地，大約不久便可上岸了。不過，有一件事，很使我焦悶的，便是那二張七顆心的紙牌，

爲甚麼放在我房中？那監恭的新潛艇偏又叫做「七心號？」這一件事，彼此有沒有關係？想來想去，終也不能明白。

從此以後，喬洪天天到我寓所中來，在幾間房中不住的找尋着；問他找尋什麼，喬洪說：

「那救國者所沒有找到的信，也許能給我找到，因爲佛令兄弟既把這裏當做祕密的地方，那末那些信，仍在這裏，並沒有移去，也是意料中的事。我倘仔細搜查，說不定經我有搜到的一天呢！」

因此，喬洪便在我書房中和別的房間中很仔細的摸索着，連磚罅石縫也幾乎都搜到了。誰知可終沒有發見什麼東西來，一天，喬洪又帶了鏟鋤一類的土灰具，到我處來要掘我的院子了。他取了一柄鏟子授給我說：

「老友！你跟我一同去掘好麼？」

這時我覺得沒有意味，但又不願掃他的興，因便答應他同到院子裏。喬洪先掘這院子一部分一部份的劃開來，使一部份一部份的掘下去，當下也沒有甚麼發見。我取笑喬洪說：

「一段寶貴的光陰，却在泥土裏消失了。」

他好像沒有聽得，只是眼睛睜睜着一個所在，十分注神的樣子，我向那所看去，那牆壁角下，有一堆石塊，長滿了青苔，很潮濕。他點了一回，也不管我的取笑，就用鐵把石堆一起鏟開去；我看他十分用力，連額上都滲出汗來了。我實在看不過，也就從旁相助他，

這樣你一鏟，我一鋤的在熱烈太陽下，足足忙了一個多鐘頭，忽覺地裏窺見泥土中有許多枯骨，骨上並且隱隱有衣服的痕迹。細察下面，又有一塊小小的鐵板，上面有紅點子，一枚恰恰七顆，那排列的樣子，恰又和七心的紙牌一樣。那鐵板大小，又和紙片相合。更奇怪的，每一顆心下，也各有一個細孔兒。我瞞到這裏，臉色也變了，神志也有些恍恍惚惚起來。便對喬洪說着：

「喬洪，這一件事，越弄不明白了。我已乏得很，請你給我休息一會吧！」

我說完，就趕到自己臥室中，跳上牀去。霎時間發起熱病來。昏迷中聽見許多枯骨，在我跟前跳舞。又把那紅點子的小鐵板，一塊塊向我拋過來。這一



下子，可把我嚇極了！喬洪天天來探望我，總得盤桓三四點鐘纔去。因為他仍在我書房中不住的搜查着。其實他也沒有甚麼頭緒，不過胡亂嘗試罷了。他又時時對我道：

「那些信，一定在這裏，一定在這書房中的。我敢把我的名譽來和你賭一下東道。」

「算了！算了！」我着惱道：「謝謝你，請你不再打擾我，給我好好靜養身體吧！」

喬洪才住了口，不再說甚麼了。

我在牀上，躺了整整二日二夜，病才略見退減了。第三天早上，已能起牀，但是仍覺週身乏力；到了吃過早點後，方始提起精神來。這天午後傍五點鐘時，我又接到了一封快信，折開一看，見上面寫的是：

先生：

要知道六月二十二日那夜開場的好戲，快要完結了。以後的手續，不過由我約了雙方的要角，借尊寓見一見面就是了。我所要求的，也即是把尊

寫借答我今夜一用，事情是便和平的。只須在九點和十一點鐘之間，把你的下人打發出去；兩方相見時，先生倘能避開，那就再好沒有了。所有尊寓陳列的東西，一概都不最胡亂移動，請你儘可放心。我這一次的要求，諒先生總能見允罷。

救國者敬白

我讀了這信，心想這人很會說謊，——說得怪圓活的。便是我也不能拒絕他的要求呢！

這天晚上在八點鐘時，我把一張戲券給了恩東納，打發他看戲去。這時喬拱怒又來了，我就將那封信給他看，他問道：

「你答應了麼？」

「不答應可怎樣？他快要來了。待我去拔了花園門的門子，放他進來。」  
喬拱又問道：「如此，你可要避開他們麼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倒要瞧一下子，畢竟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「但那信中，不是說你倘能避開再好沒有麼？」

「但我料知今晚的事，定然大有可觀的。」

喬洪笑道：「你既留着不出去，我就伴你一同看，伏在那——」  
正說着，門上的鈴忽然響了。我奇怪道：「他大約來了吧？。只是此刻去九點鐘還有二十分鐘，怎麼來得這樣早啊？」

當下我便穿過客堂，去開那小圓的門，開門時，進來一個婦人，一瞧却是恩特美夫人。她神情甚是憂急，忒楞楞地說道：「我，我丈夫……已來了——他得了信，到這裏來……——那人要把那些信，交給我丈夫了——」  
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喬洪問她。

夫人道：「我和丈夫正在用晚餐時，驀地來了個電話，下人把他的話記了下來，胡亂遞給我，却被我丈夫見了，疾忙搶了過去，但我已見了紙上的話。說今夜九點鐘時，請他到美魯德街去，并把一切憑據都帶了去。那裏就將那些信和他掉換。我用過了晚餐，就回到自己房中，偷偷的趕到這裏來。」

「夫人到這裏來，可是恩特美先生沒有知道麼？」

「自然也沒有知道的。」

這時喬洪對我瞜着，慢吞吞地問道：「你意中以為如何？」

「我以為恩特美先生，定是雙方要角中的一人了。」

我這樣說着，就同他們倆到我書房中來。躲在大爐架後面，又把絨窗簾住了。我們三人並肩兒坐着，恩特美夫人坐在中央，我和喬洪坐在二旁。這時四面所有陳列的東西全部移開了。

時鐘報了九點，又過了幾分鐘，聽得那外面小圓的門，已起了關閉之聲。我心中別別跳着，頭腦又覺得昏迷了。似乎又害起熱病來。那時，喬洪低聲對恩特美夫人說道：

「你不論瞧見甚麼或聽得甚麼，只是守着冷靜態度，不要動彈。」

說到這裏，已見一人走到書房中來。我一瞧就知道是那亞爾佛，而那種粗俗不堪的神氣，正和他哥哥相像。走路時，也是向左右一蹺一拐的；皮色很黑，長着一部絡鬚鬍子。他進來時，似乎怕有伏兵似的，很是小心。先向四下裏一望，一見那火爐架前的絨帘，似乎已起疑了。立時要奔將過來。但他剛提起腳來，却又縮住了，趕到牆邊，對那牆上嵌着的帝皇石像瞧着。又跳到椅上去，弄那石像的長鬚子，又去摩挲那肩胛鬚子和頭臉。這當兒又有脚步聲，漸

漸接近，亞爾佛忙從椅上跳下來，却見恩特美已到了門口。恩特美很詫異的問道：

「是什麼？你喚我到這裏來麼？」

亞爾佛答道：「不，不，我那曾喚你來的？」那說話的聲音，正像大佛今一樣的粗俗刺耳。

「我因得了你的信才來的。那信上且還簽着你的名字呢！」

亞爾佛怒叫道：「呸！你胡說！」

恩特美也怒道：「如此，是誰哄騙我到這裏來的！」

亞爾佛不理會他，待要走將出去，恩特美却攔住他道：「你待怎麼樣？」

「我要去了。我給你道晚安吧。」

「且慢，今晚我可巧遇見你，有話和你談談。」

亞爾佛道：「讓我出去，我沒有甚麼事和你談講！」

「不，不，我不能放你去！」

亞爾佛見恩特美現着很堅定的神情，倒有些害怕起來。低聲說道：「你有

甚麼話，快快說來。」

恩特美正色道：「亞爾佛！你們兄弟倆，畢竟把藍恭怎樣收拾的？這回事已過了好幾年，今晚你儘可和我說個明白了。」

「這也算是一回事麼？我怎能知道他的下落呢？」

「我知道你們兄弟倆，常和他廝守在一起，差不多一步不離的。他租下這屋子來住時，你們倆也同住在這裏，所以藍恭的一言一動，和甚麼策略，你們都知道的。藍恭失蹤的那晚，他從我家出去，我送出門外時，曾瞥見二個人影，在黑暗處躲着……」

「如此，你瞧見那二個人影。可是甚麼人有？」

「不是你們兄弟倆人，還有誰來？」

「有憑據嗎？」亞爾佛大叫道。

「怎麼沒有！那是最好的憑據，就是過了兩天，你把藍恭文牘筐中的文件給我瞧，並且要賣給我。我問你，你怎麼得到這些文件的？」

亞爾佛忽改口道：「恩特美先生！這個我早已和你說過了。藍恭失蹤後，

第二天早上，我們在他寫字檯上的抽屜中，發見這些文件的。」

恩特美怒道：「你扯謊！誰相信你的話！」

「我扯謊，你可能證實麼？」

「警察們自然能夠證實的。」

亞爾佛冷笑道：「如此你那時爲甚麼不報告警察知道呢？」

「爲甚麼，……爲甚麼，唉……」恩特美說了這一句，却說不下去。亞爾

佛笑道：

「恩特美先生！你倘若得了我們甚麼證據在手，可也不致受我們的恫嚇了。」

「恫嚇麼？你可是指那些信！你既提起了這些信，今天倘不給我，我也不放你走。」

「恩特美！你聽着，我勸你——」

「我總不放你出去！」

亞爾佛怒氣勃勃的說道：「但是我的腳生在我的身上，你怎能攔住我？」

他說完，就搶着走出去。恩特美仍攔住他：「這當兒我見亞爾佛伸手到衣袋中去，斗的掏出手槍來，指着恩特美大聲說道：『快快放手！』」

恩特美疾忙俯下身去，那手槍砰的一聲放了，亞爾佛那槍却也掉落在地。我瞧着，很為詫異，原來槍聲在我身旁發出的。待回過臉去瞧時，見喬洪已跳出絨窗，立在他們二人的中間，對亞爾佛說道：

「朋友！你倘敢動時，我可又要放槍了。」

亞爾佛吃驚得說不出話來。喬洪又向恩特美說道：「先生！我本是個旁觀者，立在局外的。只為你打這紙牌，太不中用了，因此斜刺裏出來，代替你應付過去。請恕我多事罷。」於是又對亞爾佛道：「孩子！你給我來賭一下，我們便打紙牌好麼？我先取出一張七心牌來——」

說着，就把那七心牌的小鐵板給亞爾佛瞧，直豎在他的眼前。亞爾佛很像宣告了死刑一般，霍地變了面色，泛成青白了。眼中呆呆的沒有光了；又像催眠術般呆立着動彈不得。許久，才抖顫着問道：

「你，你，你是甚麼人？」



「我麼？我是一個好奇而愛管閒事的。」

「你此來又要甚麼啊？」

「所有你帶來的一切東西，我全部都要的。」

「我手中甚麼都沒有。」

「有的，你不要扯謊了。今天早上，你曾接到一封短信，喚你在今晚九點鐘時到這裏來，把一切文件全都帶來。如今你可曾帶來麼？」喬洪說時聲色俱厲，似發命令似的。接着又問道：「你帶來的文件，可是完全的？你要多少代價？」

亞爾佛忽然笑道：「你可是要得那新潛艇的圖樣麼？我要二十萬法郎的代價。」

「你把那副樣賣給德意志人，不過二萬法郎，如今為甚麼加上十倍了？并且這新潛艇，已試驗過，不中用的，也那裏值得這許多錢？」

「那是他實在爲了不明白圖樣和方法，自然要失敗了。」

「不是的，只爲了這圖樣沒有完全之故。」

「如此，你買這圖樣去幹甚麼？」

「我也許是還有用的。如今我給五千法郎，要加一綑幣，即就不行。」

亞爾佛道：「最小之數，須一萬法郎。」

「好好，」喬洪便又向恩特美道：「這樣事情完了。你把支票發給了他。」

「我沒有帶支票簿，一時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沒有帶支票簿麼，這不是支票簿是甚麼？」喬洪一壁說，一壁便把那支票簿授了過來。

恩特美不勝詫異道：「這原是我的東西啊！但是我——」

「先生別多說廢話，簽上字就得了。」

恩特美使不言語，取出筆來，在一張支票上依言簽了字。亞爾佛要搶，喬洪道：「縮回你的手去！我的話還沒有完呢。」又對恩特美道：「你要的那些信，可問他要麼？」

「我當然要的。」

「亞爾佛！那些信，如今可在那裏？」

「亞爾佛道：『這是我哥哥的事，我要實不知道。大約總在這一間房中罷。』」

喬洪道：「你快把這秘密處所開出來。」

「這原是容易的事。巨耐手頭沒有七心紙牌。」

「這小鐵板可以用得，我先來開一處給你瞧。」喬洪說時，就走到牆邊，立在皇帝石像一旁，接着跳上椅去，把那小鐵板貼在石像的指揮刀上，一頭和刀柄貼住，一頭接住刀口，又掏出個小錐子來，向那七心牌的細孔上刺去，逐一刺過以後，那暗地的機關便動了；那石像的半身也換了個位置，現出一隻嵌在壁牆中的小櫥來。全體都用鋼造成，共有上下二層，鋼板閃閃地發着光，却不見有甚麼東西藏着。喬洪對亞爾佛叫道：

「你瞧，你瞧，裏頭不是並沒有甚麼東西麼？」

亞爾佛道：「是呵，這是空的。那些信多分早給我哥哥換過了地方安放  
了。」

「你不要哄騙！我料知道裏另外有一個秘密處所，畢竟在那裏，你倘要錢的，儘說來好了。」

「我再要一萬法郎。」

「喬洪聽亞爾佛這樣說，就回頭對恩特美道：恩特美先生！那些信也要一萬法郎，你瞧值麼？」

恩特美忙道：「值的，值的。」

當下亞爾佛便關上了櫥，却把那七心鐵板倒過來，仍放在原處；仍把那小錐子就七個細孔中逐一刺去，那石像忽然也動了，把身體旋了過來。——原來這石像的背後上，也有一個秘密處所，模樣兒和那櫥相像。不過深些罷了。裏頭果然放着一束信，封口用火漆封住。亞爾佛取了，交與喬洪，喬洪就問恩特美道：

「先生！你那支票，可簽了字沒有？」

恩特美忙道：「簽好了。」

「藍恭的新潛艇圖樣和說明書也帶來了麼？」喬洪又這樣問亞爾佛。

「帶有了。」

「這樣，雙方的事可交割了。」喬洪就把那文件和支票一起納入衣袋中，又對恩特美道：「先生！這一束信，你可帶回去了。」恩特美略一遲疑，才顛着手，把那信接過去。

這當兒，我身旁忽的起了些呻吟之聲，我即忙去握恩特美夫人的手時，竟冷得像冰一般。同時我聽得喬洪又道：「恩特美先生！我們的事情，已弄清楚了你不必感謝我，因為這全是偶然的事。我並沒盡過一些子力呢！」

恩特美也不說出甚麼話，就取了他夫人先前給藍恭的那些信出去了。

喬洪抬着頭，打了個呵呵道：「今天的事情，件件順利，結果真好極了。」又對亞爾佛道：「但我們倆還得開一次談判，你所有旁的文件，可在那裏？」

亞佛爾掏出一捲紙張來道：「旁的文件都在這裏頭。」

喬洪略略看了一下，就納在懷中，「好得很！你的事情也完畢了。」

亞佛爾道：「只是——」

「只是甚麼？」

「只是那二張支票，你該給我啊！」

「哈！這地麼？你還是快快縮手，倘敢問我要時——」

「你說甚麼？」亞佛爾驚道：

「你難道還不知道這些文件，都是你自己犯罪的鐵證麼？」

亞佛爾一聽這話。忿怒極了！眼中紅紅的，像要迸出血來。他霍地拔出一柄快刀，向着喬洪刺去，喬洪早有防備，跳起來緊緊握住他的臂。亞佛爾沒命嚷着痛，那刀便也脫手了。

「孩子！外面有空氣很新鮮，你還是出去休息一下：你可也要我同你到院子裏去，一看那堆石塊麼？我那塊七心小鐵板，是藍恭平時隨身帶着的。你們兄弟倆，却把來葬到那推石塊下面去；再下去，還有旁的東西，是警探們所到處找到的。」

亞佛爾聽到這裏，便把雙手掩住了臉面，一壁却擺脫了喬洪握着的臂，悵悵說道：「完了！完了！我已一敗塗地，再也不和你較甚麼短長！快快把我放

了。但是還得問你一句話——」

「甚麼話？快說！」

亞佛爾道：「你開那石像中的秘密櫥時，可也瞧見一隻小鐵箱麼？」

「見的，見的。」

「你見裏頭有甚麼東西？」

「不瞞你說，那箱中全是珠寶金鋼鑽，不知有多少；可都是你們賢昆仲偷來騙來的麼？」

亞爾佛道：「噢！你也曾取了麼？」

「你倘做了我，可要取不要取？」

「唉！此刻我才知道我哥哥自殺的原因啊！我瞧那六月二十二號那晚，定是給你先來取了去；我哥哥一見寶箱失去，失望已極，因此便自殺了！」

「也許是這樣，但那珠寶還不希罕，最關重要的，是你們和德意志人的信件，也已不翼而飛了，你要問我的話，可就是這些麼？」

「我還要問你一句話，就是你姓甚名誰？」

「可是預備報仇麼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一個人的運命，是變遷不定的。今天你佔了勝利，那知明天

「明天你佔勝利！」喬洪代他高聲叫着。

「我極願這樣；但你不竟是誰呢？」

「我麼，我喚做——」

說到這裏，喬洪就着亞爾佛的耳朵說了一句，亞爾佛吃了一驚，太息道：「算了！算了！我料不到却是你！如今我就把這二萬法郎的支票和別的那些東西，一起獻你了。再罷會！」

他快快的說着，苦笑了一笑，是了。

x x x x x  
我瞧亞佛去後，便揭開那窗絨來；一見却使我大大吃驚了！

「甚麼事？甚麼事？」喬洪跳過來忙問道。

「恩特美夫人暈過去了！」



喬洪忙彎下腰來瞧，一面掏出一瓶鬪鹽來，湊在夫人鼻子上，低聲問我道：「夫人爲甚麼暈過去了？」

「就爲那些信啊！她見你把信交給她丈夫，便暈過去了。」

「她以爲真有這回事麼？我可不會有如此傻呢！」

少停，恩特美夫人醒過來了。喬洪不慌不忙的從懷中取出一束信來，我見了很詫異，因爲這些信，和剛才交給恩特美的，模樣一般無二。當下喬洪就遞給夫人道：

「夫人！你的信都在這一束中了。」

夫人驚道：「那麼，我丈夫取去的，是甚麼啊？」

「表面上，原仍是夫人的信，實在都是假的。因爲昨晚我已把你那些信都重鈔了一遍；所有的話，有加有減，完全不同了。你丈夫讀了，不但不疑你有別心，怕格外要愛你呢！況且他親自從亞爾佛手中接過信去，萬萬不疑是假貨的。」

「可是他能認出筆迹來啊？」

不必顧慮，我是照着你的字迹細細摹寫，再像沒有，所以今晚敢把假丈夫哩。」

這時，夫人對他何等的感激，滿眶的眼淚在微笑中滾出來了。我見喬洪的一切舉動，很是可怪，便把他拖在一旁，悄悄地問道：「那第二個秘密處所，也被你找到，如此你先拿到那些信麼？」

「是有。但這一回事，也很費心力，直到昨天午後，纔好容易給我找到了。那時你正躺在床上，沒有看見。我在尋找的當兒，似乎很難，過後一想，卸也容易得很，大抵無論甚事，都是這樣的。」喬洪說着，取出一張七星紙牌來。「我先把這個貼住在那皇帝石像的指揮刀上，才找到一個秘密處所。」

「你怎麼會知道這個法兒的？」

「這也是很容易的事。我以前和你談天的當兒，就知道這屋中有秘密之處。因此在六月二十二號的晚上，就闖進這裏來。」

「就是在那晚上，我們分手之後麼？」

「是的。你進門時我先把話嚇你，使你先膽小了；又得那封恫嚇的信，你

自然益發害怕。於是這一晚你就由我怎樣擺佈，總不敢下床來瞧的。

「那時書房中聲響很多，你在那裏忙甚麼？」

「就是開這秘密處所有！我原知道七心紙牌有莫大之用，但還不知道那秘密之處究在那裏，因此我在這晚找得很苦；可幸只是忙了一點鐘，這難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。」

「不過一點鐘麼？」

「是的，你只瞧這老頭兒的石像，我們法國紙牌上的王，就是照這個畫的。」

我細細一瞧，確是如此。「你的話不錯，但你怎麼知道用這一張七心紙牌，可以開兩處的秘密處所——一會兒可開前面的大櫥，一會兒又可開後面的小櫥呢？你先前却又開那大櫥，這爲甚麼緣故啊？」

「先前我只把那紙牌豎直了放上去，所以第二次秘密處所竟無從發現。前天我倒過來，便見當中的那顆心，地位低下去了。其餘那些心的地位，也有變動。我便瞧着以前的法兒一開，果然開出這個第二個秘密處所來了。」

「但你沒有和恩特美夫人見面時，也知道這其間藏着那些信麼？」

「並不知道，因此我在第一個秘密處所，只得佛令兄弟倆的錢飾匣子和那私通外國的證據。」

「如此你對於這回事，完全是湊巧當初你不過要取他們的錢飾，無意中却發見了佛令兄弟叛國的證據；於是便探究那新潛艇的圖樣和說明書，此外又得了二萬佛郎的酬報。」

「這原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。這其間真像暗暗有緣呢！」

「但未免太苦了我，幾乎使我發瘋啊！」

「此刻我也沒空和你細說，須得先送恩特美夫人回家去；并且還須把這事詳細情形記出來，送登法蘭西日報，使大家都知道。」

當下，喬洪便伴着恩特美夫人回去了。

x x x x x

第二天，法蘭西日報上，果然登了下面這一節聳人視聽的新聞：

亞森羅蘋把救國者的疑點全解決了。藍恭遺下來的新潛艇圖樣和說明

書，經羅蘋送交海軍總長；一面發起募集捐款，要照圖樣造一艘『七星號』的新潛艇，貢獻與本國政府。如今他第一個捐二萬佛郎，作為基金。我讀了這新聞，不勝詫異：唉！喬洪這人就是那大名鼎鼎的亞森羅蘋麼？但他至今還是在俱樂部中盤桓，交際場中，也只知道他是喬洪，我也不敢洩漏他的秘密呢！

### ◎怪畫

「朋友！剛才接到你的電報，喚我到這裏來，不知道有什麼事情呢？」

一天午前，有一個身材偉大的漢子，應我的電報，很匆忙的到我書房中來。我對他瞧時，見他的鬍子已斑白了。戴一頂闊邊帽子，身上穿着褐色的外衣，又有一條紅帶子斜掛在胸口。模樣兒很像是一位退伍的兵官，要是我今天不是打電報去請他來，幾乎不認識他是亞森羅蘋了。當下我笑着說道：

「羅蘋！你自己能做出奇怪的案件來，那我有一件奇怪的事，料你也定能給我解剖明白。今天請你來，就為這件事。」

「甚麼事啊？要只能使我聽了覺得有趣的，那麼快快說來；不然，我的時間很可貴，就要告別了。」

我從一個書架上取了一面畫鏡給他瞧，一面說道：「這一幅畫是我兩三個禮拜前從對河一個舊貨舖裏買來的。那畫原拙劣得很，但那框子却很精美，因此我便買了下來。」

「不錯。」羅蘋瞧著說道：「畫很拙劣，然而畫得倒也怪細密的、這小小亭子，是希臘式的；這裏又有日晷儀，那一層層石階級的中間，又有魚池，那邊又有木蓋蓋着的井，旁邊又有幾個小點子，那是石墩子啊！總之我瞧這一幅畫，是描寫人家一部分的院落。你鄭重其事的喚我來，就要我剖解這些小事麼？」

我忙道：「且慢，你不見那邊角上，不是有紅筆寫的『15.4.2.』三個號碼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瞧這號碼定是一八〇二年四月十五日的縮寫，可知道幅畫已是古畫

了。這櫃子不用說，也是當時配製的。」

羅蘋冷笑道：「這有甚麼希罕？」

我一聲兒不響，取了一個望遠鏡在手，照準了街對面的一間臥房，喚羅蘋就鏡中望過去。羅蘋望了好一會，說道：

「是一間人家的臥房啊。有一張大牀，一張小牀，都掛着珠羅紗的帳子，四下裏放着幾件木器，倒也很整齊。但和你這幅畫有甚麼相干呢？」

「請你再對那牆壁上望一下。」

羅蘋瞧着，忽道：「噢！那排着的一幅畫，怎麼活像是你這一幅畫！」

「不但相像，連一邊角上也寫着『GILPIN』幾個號碼，這不是奇怪麼？」

「有些奇怪，但是對面屋中，是誰住着？」

「有一個寡婦住在那裏，是縫衣為業的。伊還有一個女兒。」

「這寡婦姓甚名誰呢？」

「聽說叫做露伊麗，是大革命時朗孚將軍的後嗣呢。」

「朗孚將軍是和森爾一同上斷頭台去死的，可不是？據書籍中關於朗孚

將軍的記事，說他老人家還是個富翁哩！」

我點了點頭，又道：「昨天晚上，我聽得這看門的說：對鄰的那位寡婦，和那四月十五日那一入，是很有關係的。我仔細一想，這話倒不錯，因為她平日間從不出去，只是忙着針線，她的女兒天天上義務學校去，傍晚放了學回來。這是她們日常功課，沒有變動的。但是每逢四月十五那天，母女倆總是在早上十點鐘一同出去，直到傍晚方始回家。幾年以來，總是如此：無論天晴天雨，也一定要出去的。」

「噯！是如此麼？那就大有研究的價值了。」

「可是今天恰恰是四月十五日，因此請你到來，你可能仗着你的靈心慧想，打破這個疑團麼？」

正在我們談話的這當兒，暮見對面臥房的門開了，來了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；接着她那母親也進來了。彼此換過了衣服，雖是很平常，却也極整潔的。羅蘋見她們一出去，便取了帽子說道：「我們也趕快走罷！」

這時我好生詫異，同着他就走下了樓，直到街上。只見那寡婦正在一家麵



包店中，買了兩個麵包，放在她女兒的藤筐裏。筐中放着許多東西，全是吸食的。那時母女倆在前面走去，我們悄悄地跟在後面，到了愛德立廣場。又轉到格來白街中，向着柏山市走去。羅蘋一路不開口，有時嘴脣微微動着；我心正推想這事，也不和他說話。

一會兒，那寡婦又向左轉灣了，走向蘭挈特街。這一條街是非常幽靜的，兩面都有人家住宅，門前矮牆內都有小小的花苑，種着些花草，這所在雖在熱鬧的城市中，却很有鄉間村莊的意味。往年英國名流法蘭克林和法國大小說家白爾石克，都曾住過在這裏，因此也很有名的。這條街的後面，便是西蘭河，有好多小路，可以通到河邊。不久，見那寡婦沿着一條小路走去。一旁有一宅大屋子，四面繞着高高的磚牆，過去一些，又有一堵高牆，長滿着青苔，上面還雜亂的嵌着許多碎玻璃，中央有一扇弓弧形的門，分明是鎖閉已久的。那寡婦走到門前，掏出一個大鑰匙來開了，同着她的女兒走了進去，門也關上了。

「這婦人進門時，並沒鬼鬼祟祟的態度，大約也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事

罷？」

羅蘋正對我這樣說着，忽地又有一個老人和一個老婆婆到來。衣服很是破舊，分明是乞食為生的；模樣兒像是夫婦。他們倆到了那兩扇門前，也取出鑰匙來，開門進去了。我們心中好生奇異，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！一會兒，却又聽得遠處有喇叭嗚嗚的叫鳴聲，還是一部汽車駛來了。羅蘋拉了我一下，即忙退下來，躲在牆角偷瞧着。眼見那汽車到了蘭琴特街口，便停住了，有一個女郎跳下車來，手中牽着一頭狗，身上穿着很入時的衣服，名貴的飾物，也穿戴不少。瞧她的面貌，也出落得着實嬌好，點漆似的眼睛，櫻桃般的小口，一頭秀髮，高高的堆着。說也很奇怪，她到了那門前，竟也掏出鑰匙來，開門進去了。

「奇了！奇了！」到此羅蘋也吐出稱怪着：這究竟是甚麼意思？今天却把寡婦化子和這雍容華貴的女子，都聚在一起了。

這時，却又有兩個女子走了進去，兩人都是瘦長身材，面貌又很相像，似是姊妹。接着又有一個胖子進去了，穿着布丁師的衣服，臉上醜得狠。少

停，又來了一個陸軍中的伍長，一個穿制服的侍者，又有一對工人的夫婦，帶着四個兒子，也先後走進去。再等一會，却不見旁的人到來，我瞧那進去的許多人，都帶有食物，不過，那富家女郎一人除外罷了。我便對羅蘋道：

「今天他們大概是在這裏作郊外的聚餐罷？」

「沒有這回事，試想這裏頭有寡婦，有化子，有富家女子，有侍者，有布丁師，有陸軍伍長，又有工人，這許多聚不攏來的人，那得在一塊兒聚餐？如今既聚在一起了，那麼一定是很有可觀的事情。我倒要進去瞧一瞧呢。」

羅蘋想攀過那圍牆，跳到屋中，但那圍牆高得很，又沒有搭腳的地方，加着隔着的屋子又沒有窗，也不能攀登上去。向凹下裏望了一會，便道：「我還是在去找一乘梯子來，由梯子望上去罷。」

正說時，那工人的小兒子忽然提了一把壺出來，上店鋪買酒去；不一會已回來了，取出鑰匙來，又重開門進去。羅蘋連忙跳過去，趁他關上門時，疾忙把小刀子插入門上的鑰匙眼中，便鎖不上了。過一會，我們倆就推開了門，悄悄地進了。劈頭見一顆極大的黃楊樹，綠葉扶疎，似乎張了一個油碧之幕。我

們蹲在樹蔭下看時，不覺詫異起來，原來那院子的式樣，竟和那圖畫中所畫的絲毫不錯。羅蘋一壁瞧，一壁喃喃說道：

「今天恰是四月十五日，這許多人聚在這裏，到底幹甚麼勾當啊？」

我瞧他們時，一班男女，正一個個席地坐在院子裏。那寡婦和她女兒的近旁，便是工人夫婦和四個兒子；其餘那化子似的老夫婦姊妹二人，和伍長侍者布丁師等，全在那些石墩子上坐着。大家都在那裏吃東西。單是那個富家女郎一個人獨坐在一處，也不吃甚麼。半晌，寡婦却交了些東西過去，於是那姊妹倆和傍的人也和她打招呼，都把東西送給她。到了一點半鐘時，那老化子和布丁師，都摸出煙斗來吸煙了。但是一個沒有煙葉，一個沒火柴，彼此掉換一些，於是一回到小亭中吸煙去了。那些婦女也先後到那亭中談天。只為我們伏處，離了亭子很遠，所以聽不出她們所說甚麼話來。但見那富家女郎的談興最高，滔滔不絕。她帶來的那頭狗，也跳個不住。

不多一會，誰知亭子裏斗的鬧起來了。原來那工人的兒子，正從那乾枯的石井中鑽出來，褲帶上縛着一條繩子，旁的三個孩子合夥兒拖着。那陸軍伍

長見了，驀地走上去，把那小孩子的衣服一齊脫去，只留了貼身的襯衫。那老馬婆和姊妹二人，都在那裏和工人的夫婦扭打；布丁師斗的搶上了伍長握着的褲子，拔腳逃了。伍長追上去搶回來，忽又被姊妹二人斜刺裏搶了去。那個富女郎却正在黃楊樹下追那工人的小兒子。我們怕被他們瞧見，連忙躲到了暗角裏去。那孩子跑得乏了，便撲到他母親懷裏。但那寡婦，却始終不和他們合在一起鬧。當下裏就有別的一些人，出來調停，大家也就罷了手，又到小亭中去。瞧他們都滿現着不快的神情，彼此一聲兒不響。

「羅蘋！我們還是回去罷。這是小孩子開頑笑的行徑，有甚麼意思？」我說：

「不，不，我到要瞧他一個究竟。」

這時，我因為肚子餓了，先溜出去，到蘭琴特街買了些食物回來，和羅蘋分着吃。吃好仍蹲在尿處看着好久，不見他們有甚麼意外的動作。但天色已漸漸傍晚了。

「我們走罷，他們一行人怕要在這裏過夜了。」

「不，」羅蘋還是蹲着不動。「我們再瞧一會呢。」

當下見那陸軍伍長正在那裏瞧手錶，別的人也都瞧他們的時計。似乎有另外的約會一般。伍長很失望的取了帽子出去了，那姊妹二人 and 布丁師高叉着手，畫了個十字，跪在地下下去祈禱着。那富女郎却和老丐婆抱着接吻，一會又嗚嗚的哭了。寡婦也抱着她的女兒，嗚咽個不住。

「好了，我們走罷。」

羅蘋也好像看得沒有意思。於是我們就蛇行着溜出門外去。到了蘭琴特街口一宅大屋子的門口，羅蘋斗的立住了。這屋子，就在剛才那所院子背面，羅蘋見有二個看門人在着，就和他攀說了一會，才出來喚汽車。對着汽車夫說了鄰陵街三十四號的地址，便一同跳上汽車去。不多一刻，已到了那裏。那三十四號屋中最下的一層，是范龍大律師的事務所。羅蘋一逕走了進去，我跟他在他後面。進門時，范龍正坐在辦公室中，見他春風滿面的，甚是和善。羅蘋自稱陸軍中退伍軍官甄腦氏，說要買一方地建造別莊，恰見蘭琴特街口，有一片空地，據說要出賣，因此要請貴律師居中說合。

范龍聽了，柔聲說道：「這怕未必罷！」說時，又取出一副畫來給羅蘋  
一面又問道：「你所說的空地，可就是這院子麼？」

「是的。羅蘋」點頭道。

我一瞧那圖，暗暗詫異，原來正和我所賣的那副畫一般無二呢。

「這空地，就是我們巴黎人稱為候南孟廣場的。」范龍說：「往時是候南孟將軍的別莊，現在却歸他子孫執掌，決不肯賣給別姓的。」

「但我所得那業主，確有出賣之意。」

范龍道：「不，不，斷不會有這回事。可是這其間有一節很奇怪的故事，說來真好似一篇小說。平日閒我閒着沒有事時，往往把那些有關此事的案卷翻着看，作為消遣之法的。」

「可能說給我聽聽麼？」

范龍很高興的說道：「好的，好的。當年在大革命發動的時節，候南孟是王朝的將軍，到得革命黨權勢極盛的時候，他便把所有下人一起打發去了，拋下了他聖傑明堡壯麗的住宅，帶着他小兒子住佃土，一同出門。據說要到日內

竟去探望他的夫人，因為他夫人和女公子寶玲姑娘，都住在那裏。其實將軍也並沒有往日內瓦去，就躲在那蘭琴特街的別莊中。服侍他的，只有一個年老的女下人，並沒別人。這樣躲了三年，竟沒有人知道。一天下午，將軍正在午睡，那女下人慌慌張張進來喚醒將軍，說有兵隊已到了門外，將軍大喫一驚，帥忙由小門中跑到後面院子裏，先對佳爾士說：『你快出去，攔住兵隊，和他們周旋幾分鐘，我便可脫身了。』誰知剛到院子裏，後門也早有兵隊等着好；將軍跑出門時，就被拏住了。他那十八歲的愛子佳爾士也一同拏去。——」

羅蘋插嘴問道：「他們的結局怎麼樣？」

「不用說，將軍送上斷頭台去就義了；佳爾士却監禁獄中，沒有處死。」

「將軍是何年何月拏去的呢？」

「是在大革命告成後的第二年下種月的二十六日，就是現在四月十五日。今天這一天，即是將軍被拏的紀念日。不過將軍上斷頭台就義時，已在三個月後了。」

羅蘋又問道：「將軍所有財產是怎麼處置的？」



「那時由議會中議定，一齊充公。但是調查他的財產時，已沒有甚麼。那聖傑明堡住宅，早賣給英國人了。此外名貴的珍飾寶物，也都已賣掉；單有柏山的一所別莊罷了。這屋子既歸了公，就被市政委員白羅格買去。此人便是當年促擊將軍去的。革命政府因他有功，特地許他出半價，以示優待。白羅格買了這屋子後，因為防止閒人進去，就把各處都填塞了。後來佳爾士從獄中放出來，就回到這蘭拏特街的別莊中去，白羅格那肯放他進門，竟開槍拒絕他。佳爾士怒極了，到官中去控告白羅格，然而也沒有佔得勝利。但佳爾士預備出了一筆重價收買回來，巨耐白羅格也不肯脫手。直到拏破崙做了皇帝，才把這屋子判斷歸還原主。發下諭旨的那天，是一八〇三年二月十二日。佳爾士興高采烈的回到蘭拏特街別莊中去，一路手舞足蹈的唱歌，實在是喜極發瘋了！」

「這當兒，將軍的夫人已在日內瓦去世，女公子寶玲姑娘，已嫁了人了，惟有佳爾士一個人住在柏山這所別墅莊中。那下女仍還健在，留着服侍小主人。到了一千八百十二年間，不料出了一件意外的事，原來那老女人因老病而死了，臨死的當兒，曾有一番話說出來。說時，她特地請了個人作證，她說

道：「候南孟將軍被民軍擄去的前幾天，曾有好幾袋的金錢寶物，悄悄的運到別莊中來，不上幾天，就完全不見上。他進了牢獄之後，忽然畫了三幅畫，暗中着人送來，喚我把一幅交給他的夫人，一幅交公子佳爾士，一幅交給女公子寶玲姑娘。並且說他一生所有的財產，都在這三幅畫中了。但我接過這三幅畫後，自己藏着，捨不得交出來。直等到佳爾士公子期滿出獄，才給公子看。公子原知道老主人有金錢寶物藏在後面院子裏，當下便喚我秘密着，不要給他母妹知道，他想掘了出來，一人獨得。不道到得別莊發還時，公子已發瘋了。我自己曾去掘過院子，也並沒掘得甚麼。休說是金錢寶物了。」這一番話，便是那老下人臨死時說出來的。那時寶玲已死了，伊的子女得了這消息忙不迭的趕來；佳爾士恢復自由之後，也曾私下娶了個妻，生過子女，便一同去掘那金錢寶物。誰如白忙了一陣，也沒有掘得甚麼東西。」

羅蘋道：「如此，至今沒有發見那埋藏着的財物麼？」

「是的呢。當初以為被白羅格捷足先得，早掘了去了，然而瞧白羅格身後窘困得很，不像是掘得寶藏的樣子。」

「佳爾士是那一年死的呢？」

「死在一千八百二十年，他在世深居簡出，有時竟不出大門一步。不過一年之間，總有一天獨到後面院子裏，坐在那小亭中或是石井上，總要坐到傍晚五點二十五分鐘，方始回到臥室房中去。這一天便是四月十五日。范龍說着，那原來的笑容，頓時沒有了。」

「佳爾士死後，又怎麼！」羅蘋又問道：

「自佳爾士死後，到如今快有一百年了。每年的四月十五日，佳爾士和寶玲的子孫定到柏山別莊的後院中，已成了老例。先還大家忙着掘藏，差不多把全院的泥土一起翻起來了，但是一年年過去，甚麼都沒有看見，也就絕望了。來時大家只坐在小亭子中，暗暗的祈禱上帝，昭示此中的秘密。這班後嗣，因為沒有甚麼正常職業，一天窮苦一天，無奈只得把別莊的屋費給人家了。接着又把花園中的餘地出賣，到如今只贖了這後院的一角，預備永遠守下去，無論如何不再出賣了。所有將軍的子孫，可憐都已式微。那化子和工人一行人，屬於佳爾士一支；那寡婦露伊德，是屬於寶玲一支的。」

「先生對於將軍家寶藏的事，可有甚麼意見麼？」

「沒有甚麼意見。可是我以為當時老女下人的話，既在臨死時所說，佳爾士又變做了瘋子，他們說的寶藏，似乎不大敢相信呢？」

羅蘋瞧那幅畫說道：「像這樣的畫，可是一共有三幅之多麼？」

「是的。佳爾士的後嗣，把這幅畫寄存在我這裏，寶玲名下的一幅，由寡婦露伊麗收藏着。此外還有一幅，不知道那裏去了。」

「畫上不是都有紅色的字嗎？」

「不錯，這是佳爾士的手筆。他在配鏡架時簽上的。那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字樣，便是指一七九四年四月十五日候南孟將軍被捕的紀念日。」

「如此，『2』這個號碼可是指……？」羅蘋說至此，接着忽又改口問道：「將軍的子孫為寶藏的問題，可曾到過這裏來麼？」

范龍很不耐的揮着手說道：「天殺的！這事務所簡直被他們打擾得不成樣子了。以前在這裏做律師的是一位屠白先生，在一八二〇年——一八四三年之間，將軍的那班窮子孫，因為相信了術士們的話，說能發見寶藏，便邀屠白去

做公證人，一連去了十回，仍是一些沒有發見。屠白見這樣沒事忙，心中恨極了，因此定了一個取費作證的條例，說倘有人要去尋那寶藏的，先要交一筆費，方能前去。」

「這一筆費，要多少錢啊？」羅蘋忙道：

「一千法郎。」

「這麼一來，可就沒有人來打擾了麼？」

「四年前有一個匈牙利魔術家到來，出了一千法郎，約我們前去，誰知也是枉然，只把我們一天寶貴的時光白白拋去罷了。於是我們又改定了一個新條例，交費須五千法郎，倘能尋到寶藏，就分出三分之一酬謝他，倘尋不到時，那把五千法郎沒收，分與將軍窮子孫。這新條例一定出來，自此人家才不敢再來嘗試。我的事務所也就靜得多了。」

羅蘋斗的伸手掏摸着衣袋，取出五張鈔票來道：「這裏便是五千法郎。」

范龍詫異道：「這五千法郎做甚麼啊？」

「我把這五千法郎存在這裏，請給我一張收條就好了。一面還煩你老人家

轉告候南孟將軍的後嗣，准明年四月十五那天，同到柏山別莊中和我相會。」他說着就把五張一千法郎的鈔票放在桌子上。我暗想羅頓太輕率，這一來，不免要白白犧牲五千法郎了。

那時，范龍很正經的問羅頓道：「你當真要照這樣辦麼？」

「這個自然。」

「我已和你說過，那後院中寶藏的話，是不可靠的。你却願意犧牲這五千法郎麼？」

羅頓不耐道：「不用多說，你只須給我收條就是了。」

當下范龍便取了一張貼着印花的收條，填上了字，說人收到甄璫君五千法郎，倘能發見柏山別莊中的寶藏，就分與三分之一，作為酬勞；要是找不到甚麼寶藏，就把所存五千法郎沒收。范龍寫罷，又不放心似的道：「你過後倘有悔心，不妨在約期最後一禮拜中通知我。可是不願使候將軍的子孫空望一年，所以一定要到日期近了，才去通知他們。」

我以為今天就去給他們知道，使他們抱着希望，快快樂樂的過一年

呢。」

范龍笑着答應。我們倆便告辭了出來。到了洛中，我忙問羅蘋道：「羅蘋！你難道有十分把握麼？」

「並沒有把握。我不過借此辱樂罷了。」

「但他們苦苦搜覓了一百多年，沒有覓到，你倒能如願以償麼？」

「這一回事要借重理想，決不能只注重挖掘的。等到明年的今天，還有三百六十五天，儘夠我很仔細的想一想。不過，我這人很健忘，還要煩你隨時對我說起才是哩。」

x

x

x

x

x

這樣過了幾個月，我見羅蘋時，總說起三幅怪畫的事，免得他忘却推想，然而羅蘋很冷淡，倒像是並不在意似的。後來好久沒有見他，原來他已到美國去了。那時有一個國王亞卜都，苛政如虎，虐待人民，羅蘋竭力和他作對，畢竟把也推翻了。羅蘋作客在外，也曾寫信來告訴我，他的通信地址，我便常寫信去，他也注意於侯將軍家寶藏的事。他得了我的信，却連回信都沒有。我又曾

探明了那寡婦，露伊麗的歷史——她的丈夫死後，她曾和一個少年發生了愛情，他們本想結爲夫婦，巨耐少年的母親不允，於是只作非正式的結合；叫露伊麗住在這裏，恰恰和我做了對鄰。——特地寫信去告訴他，誰知這封信去後，他仍沒有回信來。我也不知道他有意如此呢？還是我的信給郵局攔失了？

可是，時光易逝，到得他約定的日期已漸漸近了。羅蘋可仍是沒有消息來。我担心着那五千法郎，恐難沒有收回之望了。但我雖這樣想，可總存着羅蘋就會回來的念頭。誰知真到了四月十五日這天，依舊不見他的影子到來；用過午餐已一點十五分鐘了，羅蘋還是不來，我不能再坐在家裏等他，於是我租了一輪汽車，一個人趕到柏山去。到了蘭琴特街的小徑中，見那工人的四個兒子靠在門外的牆上，一見了我，就跑進去了。這時，范龍律師也已迎了出來，很詫異的問我：

「那位貴友還沒有來麼？」

「還沒有來哩。」

當下范龍便同着我進去，直到院子裏面。我抬眼一看，見將軍的男女後



嗣，都得很得意的繞了個圈兒圍坐着，不像去年那麼愁眉不展了。他們一見我們進來，便圍住了范龍立着。范龍問起吾友歷史，我只信口胡說着；但他們聽了，在一旁已很快樂極了。我說完了話，內中有個身材胖胖的人開口說道：

「甄璠君還沒有來麼？這也不打緊，好在我們祖上傳下的寶藏，早晚總有到手的，我們又何必再急呢？」

那陸軍中的伍長聽我說了吾友的歷史，覺得他自己的地位，不如吾友，就恭敬的立在一旁，並不說話。帶着愛狗來的富女郎，却笑盈盈的問我道：

「你那位朋友可是少年人麼？」

我點頭說道：「是的。」那老化子插嘴說道：「他今天要是失了約不來，那麼五千法郎就穩穩是我們的了。」

這當兒，那寡婦露伊麗很重的問道：「甄璠君到底甚麼時候來呢？」我還沒有回答，他們一行人却都責備范龍道：

「全是你的不是，你既和他定了約，就該逼他照約辦事，怎能隨隨便便的倒不管他不來呢？」

他們這麼說着，似乎都有失望了。范龍沒法，只得責備我為甚麼不和吾友一同來。我不敢和他爭辯，生怕惱了那些男女，惟忍受着，一壁抱怨羅蘋失約罷了。

這時已一點三十分鐘了，仍還不見羅蘋到來。一時更見得羣衆憤激，不能制止。那姊妹二人已很乏了。不則一聲的坐到石墩上去。我心想羅蘋今天要是當真不來，那我只得逃走了。不道正在這時，那工人的長子莽地跑進來嚷道：

「有一個人坐着摩托自由車趕來了。」

剛才說完，果然有一個人很從容的蹩了進來，我瞧他還在壯年時代，鬍上沒有鬚鬚，頭戴黑色帽子，脚穿漆皮長鞋，身上穿一件藍色的外衣，模樣甚很高瀟灑。不過面上似乎帶着風塵之色。這人可不是吾友羅蘋嗎！他却很從容的對范龍說道：

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累你們久待了。」

范龍很很詫異似的說道：「先生可是甄璠先生麼？」

「是啊。只為我把鬚子薙去了，所以先生不認識我咧。」羅蘋說着，又伸

手在衣袋中道：「先生若是不相信，那我袋中有去年的契約在着。」一壁又向那工人的長子道：「孩子！煩你給我喚一輛汽車，吩咐汽車夫停在蘭拏特街口等着，因為我在兩點鐘時，還有別的事咧。」

我奇怪的問他說：

「一會兒就是兩點鐘時，你這裏有事，怎能上別處去呢？」

「到兩點鐘時，這裏的事情也完結了。」於是他摸出錶來瞧，「儘來得及；到二點鐘還有二十二分咧。我很乏了，且休息一會再說。」

他一壁說，一壁就在一個石墩子上坐了下來。大家便立在他面前等着。羅蘋坐定，忽道：「咦！肚子也餓了。」那胖子聽說，即忙交給他一塊麵包，他像餓虎般一陣大嚼，喫了下去，才好有精神的說：

「請諸位恕我，今天早上，我搭特別快車從馬賽趕來，誰知半路上火車出軌，死十二人，受傷更不知多少。我爲了救治傷人，因此來得遲了。末後，幸而在運貨車中得了一輛摩托自由車，才得當日趕這裏呢。」接着又對范龍道：「范龍先生！停會兒請你把這車子還給車主，好在車板上正有那車店的標記貼

着，定能轉交的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見那工人的長子已回來了。說汽車已等在街口，羅蘋便又  
道：

「這樣再好沒有。」又瞧了瞧錶道：「時刻已到，我要動作了。」

羅蘋於是立起身來，向着左面走去。到那日晷儀的旁邊就站住了。我瞧那石柱上，雕有一個神像，那神像肩上，有一塊石板，上面便刻着時刻，只因已經不知多少年代，字已不清楚了。那石板的中央，又雕着一個愛神的像，插着雙翅，神情很生動。手中握着一枝翦，那翦便是指時刻用的。這當兒外面的大鐘恰敲了兩下，那翦正指着石板上一個罅兒那裏。羅蘋開口問道：

「那一位有小刀子麼？請借給我一用。」

那胖子連忙交過一柄刀來，羅蘋接取在手中，向那罅兒劃了下去，刮去泥沙，劃一半，那刀子忽然格住了，不能再下去。羅蘋就放了刀，把大拇指和食指伸下去，取出一件東西來，把牠放在手掌中，交與范龍道：

「范龍先生！你瞧，我已發見一件東西了。」

范龍接着一看，却是一顆挺大的鑽石，琢磨精細，奇光霍霍地閃動着。接着羅蘋又在那罅兒中挖出三四顆來。這時大家立在四面，眼睜睜地瞧着，一聲兒不言語，他們見羅蘋一次一次的挖出鑽石來，委實瞧得呆了。那胖子和陸軍伍長不住的喚着「上帝；」富家女郎跪下來禱告上天；工人捧着自己的頭，似乎喝醉酒了一樣；姊妹二人乏力似的坐下去；那寡婦露伊麗禁不住歡呼起來。……這樣嘈嘈雜雜的過了一二分鐘，羅蘋先後連挖得了十八顆鑽石，一時，人人都手舞足蹈，歡呼着「甄璫先生萬歲！」然而大家對甄璫先生瞧時，已不知所往。但見那寶先四射的十八顆鑽石，托在范龍律師手中。

過了幾個月後，我方和亞森羅蘋見面，我就忙把那發見寶藏的話問他。羅蘋道：

這件事簡單得很，只得略略想一想就得了。當時佳爾士出獄重入柏山別莊時，他已發瘋不出大門一步了；但他每逢四月十五日那天，總得坐在院子裏，直到五點二十七分鐘才回到屋子裏去。我在這上邊，就明白了這事，定和四月

十五，一天有關係的。並且和時刻上也有關係的。加着那幅畫上的紅色字，又是佳爾士出了牢獄後簽的。當時他還沒有發瘋，倘說「2」那個號碼，是作民國二年的，那麼爲甚麼不直捷寫明民國二年下種月二十日？就簽了四月十五日，那麼爲甚麼不直捷寫作一千九百十四年？何必要新歷舊歷混在一起呢？這麼瞧來，可知「2」決不是指年份的。回想侯南孟將軍被民軍擊去時，是四月十五日午後，因此我權把「2」字作爲二點鐘解說；并且聽說民軍圍屋時，將軍曾趕到後面屋子裏去，我既把「2」作爲二點鐘，就連想到院中和時刻有關的事物。因此我到那日尋儀旁，看那邊有甚麼疑點沒有；到得瞧見了那剪射的影子射在石板的鱗兒上時，頓時明白了起來。想將軍在被擊的當兒，大概把所有現金完全買了珍飾，好悄悄地把寶藏起來，他當時趕到後面院子裏，大約就把那些珍飾藏在日尋儀鱗兒中的。想着，我就把小刀子輕輕撬開，竟給我發見了。

我道：「你既發見了寶藏，三分之一可是已歸你的了？」

「不，不，第二天我再到范龍律師處去時，見將軍的子弟正圍着那寶藏。」

交，還怪我不給他們發見這些珍飾。我聽這話，倒窘住了。虧得那寡婦露伊麗從中調解，才把十八顆鑽石中把最下等的一顆送給我，作為酬報。我瞧他們窮苦的多，也就算了。如今露伊麗已富，她那少年情人的父母，她有錢，也就答應他們的婚事。這一回事，我可算是非常出力的了。哈哈！」

### ◎屍箱案

「羅蘋！你平日所經歷的事情，已不少了，可能說些給我聽聽麼？」

那時，亞森羅平正靠在我書房中的沙發上，聽了我的話，便懶洋洋的說道：「我幹下的事情，有誰不知道，還用我說麼？」

「人家所知道的，無非是報紙上所登載的事情，大家也只知道你是關係人，並不知道底細；你又何妨說說呢？」

我重又催促他說。羅蘋微笑道：「我那些過去的事情總不過是那麼一回事，說來也沒有甚麼意思。」

「你上回把五千法郎作賭注的那怪蛋的一回事，真是不可思議，誰知却毫

不費力的猜中了！真使人佩服啊！」

「這事原很可怪，我自己也想不到偶然解機，竟打破這多年的祕密，你倘筆記起來時，可以定一個題目，叫做『日尋儀事的日影』倒是很有趣的呢。」

「你真絕頂聰明的人，便在社會上，一般婦女，誰個不歡迎你！要是往後有亞森羅蘋的情史宣布出去，那更是一段佳話咧！」

羅蘋微笑了一笑，對我說道：「老友！你難道定要我說出麼？那麼，你且預備了紙筆，聽我說來罷。」

我很是高興，以為把他所說的案件一一像小說那麼記下來，將來編成一卷專書，那一定受人歡迎的。於是我就鋪好了紙，拈着筆，等他說來。

「你預備好了麼？」

「早預備好了。」

「這樣你把我開頭的話，就記下來。聽着，二十·一·五·十四·十五

……

「這數目記他幹甚麼？你可是又和我開玩笑麼？」我說異地問他。



「你不必多問，快照着記下來就是了。」

這時，他已跳起身來，對窗口立着，把一支土耳其紙煙，夾在手指間弄個不住。過了一會，又接下去說道：

「二十一·十四·十四·五·——」他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哦，還有三·五·十九·十九·——哦，五十八·二十五·——」

到此好生驚訝，以爲他難道發神經病不成！但見他兩眼中炯炯有光的，正望着窗外，不知在那裏瞧些甚麼。而他神采煥發，也不像有病的樣子。少停，他又說下去道：

「十八·九·十九·十一·十九·」

我暗想平日間羅蘋很是寶貴光陰，今天這樣癡癡的望着窗外發怔，可是甚麼意思？我正在想着，猛見對面高牆的頂上，有影兒霍霍地閃動着；不一會，卻又隱去了。大約羅蘋所說的數目，就是瞧着那影兒閃動的數次吧？那時他又說道：「十五·二十二。」接着，見那影兒刷的影去，羅蘋也就頓口不響了。不多一會，影兒又動了，我即忙數着，「五·」，羅蘋道：「你也瞧見

了？」書下似乎有譏笑之意，一壁他把頭探過窗外去，向着左右張望。末後，才回過來對我說道：

「老友！如今託你數着那影兒的次數，留心記將下來。」說完，就只顧吸着他的紙烟，自管躺着沙發中去了。我便依他的話，兀自對那牆上的影兒照着，覺得那黑影一閃一閃的閃動，似乎很有次序；同時又想到這時陽光正照在我的屋子上，那影兒恰射在對面高牆上，不要是小孩子在那裏把鏡子照着玩麼？因此我便對羅蘋說：

「這大概是小孩子在那裏玩，推耐煩給他記數目啊！」

「不必管他怎麼一回事，你且記着那閃動的次數寫下來就是了。」

我雖不大贊同他的意思，但也不敢不依。不多一刻，一張紙上，都已寫滿了數碼。瞧那對面牆上的影兒，也從此沒有了。於拋下了筆，對他說道：

「噢！這一回事，我們實在是虛費時光，不過像演算單一般。在紙上寫滿了許多數目罷了。」

羅蘋在沙發上說道：「老友！你且把這些數目照着二十六個字姆翻譯出

來，譬如：「一」譯作「A」；「二」譯作「B」，照這樣子一一譯去，也許書中很有意思呢。」

「這也是虛費時光罷了。」

「莫管他，你就當他是無益的事，且試一下子可好？」

當時我便依他的話，一一翻譯出來。一會兒，便譯成「Take no. 兩句，止不佳裏起來道：「呀！這是英吉利呵！」

「是的，你再譯下去呢。」

於是又把那幾次續報的數目譯去，竟譯成了一句很完全很明白的英國語。

羅蘋問道：「你譯好了沒有？」

「譯好了。不過內中很有幾個錯字呢。」

「這個不妨，你且讀給我聽是了。」

我便瞧着紙上讀道：「『Take noun-cessery vick. Al w' all, avoid atacks an-p-

roach enemy with sweat prud ance and ——』（不要冒無謂的危險，最要緊的，

在接近仇敵時，必須大大謹慎，避去攻擊和 ——）」我讀完以後，說道：「但

我們單得了這一句話，又有甚麼用呢？」

羅蘋一聲兒不响，向我取了那張紙去。細細的瞧。我抬眼看時鐘時，見這時正是五點十八分鐘，又瞧羅蘋的臉上不時的變動，也無從知道他心中的喜怒。因為他的一張臉，實好似化裝用的臉譜，一張張各有不同，也不必再加裝點。我只知道他用心細想時，前額上一定有兩個極深的十字形皺紋；這時我見他額上又現出這皺紋來了。一會兒，他放下紙來道：「這是兒戲罷咧。」

這時，壁鐘已是五點三十分鐘了，我便對他取笑的說道：「你這樣苦苦的想了十二分鐘，也一無所得啊。」

羅蘋自管吸着紙煙，並不理會。他起身踱了好一會，才說道：「你可能代我打一個電話給藍士亭男爵，說今夜十點鐘時，等在家裏，我要去瞧他。」

「你爲甚麼去瞧藍士亭男爵啊？」

羅蘋很不耐的說道：「你儘自依着我做好了。」

我正要拿起電話筒來說話，羅蘋忽又截住我道：「這一回事即使告知男爵，也沒有甚麼用——噢！」這一句話，似還沒有完咧，說時，對那紙上瞧着

又轉口道：「要是我的理想沒有錯，那麼這一件不久便可迎刃而解。然而我總以為我的理想是不會錯的。你且同着我去一次就是了。」

「哦，那是一件什麼事呢？」我聽他的話比較有些頭緒了，才問他關於什麼案件的事情來。

「你大概沒有知道吧？好，我告訴你聽。藍士亭男爵，原是經營投機事業很有名的，他並且又精於跑馬，有一頭極好的馬，喚做意得樂，今年春季賽馬時曾跑決賽第一的，諒你總也知道。但是男爵不幸得很，偏偏受了他夫人的欺騙；她本來是揮金如土的一個婦人，兩個禮拜以前，竟偷了她丈夫三百萬法郎，又騙了漢楠公主許多名貴的鑽石珠寶，一溜煙逃走了。夫人逃出後，一路就把那些珍飾變賣，於是被警察們發見了贓物，須追蹤前去。巨耐踏徧了歐羅巴洲全土，也沒有找到夫人。二天前，我們的大偵探甘轟瑪，曾在比利時一家大旅館拏住一個少婦，搜到證據不少；但那少婦却是歌娘耐麗，並不是蘭士亭男爵的夫人。夫人畢竟逃到了甚麼地方，至今毫無端倪。男爵曾出過很大的賞格，說誰能拏下夫人的，即以二十萬法郎為酬報。如今這賞金已交到律師那裏。一壁

他又預備把哈士孟街屋座，魯根別墅和名馬齊得樂一齊出賣，好得一筆現錢償還漢楠公主被騙的鑽石珠寶。」

「哦，這事我也有些知道，不過經你一說，更使我明白了。瞧那新聞紙上記載的話說男爵的資質已經成功，明天便可把現款交給漢楠公主了。大約那對面高牆上的鏡影，就和男爵夫人有關係麼？」

羅蘋聽着我這樣說，沒有再開口，只是用手示我要我同他走到門外，在石階上沿着走去。走過了五六間門面，羅蘋忽地走到階下去，抬起頭來瞧一所屋子；這屋中好像住着很多人家，已是很舊的建築物了。羅蘋道：

「剛才把那鏡子照在對面牆上晃動人，就是住在這屋中三層樓上的。」

我也抬頭看時，果然見三層樓上，有一扇窗門直直的開着。同時羅蘋早又跳到階上，問那看門的婦人道：「你可知道這裏許多住戶中，有認識藍士亭男爵的沒有？」

婦人道：「有的。可是他的秘書啊。」

「那秘書是住在這三層樓上麼？」

「是的，他就在那三層樓上的一個後樓裏。」

「我可能上去見他一面麼？」

那看門的婦人忙道：「勒佛諾先生正在害着病，不論是誰都不見面的。」

「他有病麼？」

「是的，他從男爵夫人逃去後，就害病，這幾天的病勢似乎很重呢！」

「任是有病，接見客人也不妨事的。」

「只為醫生有話說過的，不許見客，并且把他鎖在房中，連鑰匙也帶去了。一天到晚，那醫生每隔幾分鐘總得來診視一次，一切湯藥看護等事，也由醫生親自擔任的。」

「這醫生是怎樣一個人呢？」

「他是個老醫生，背已曲了；花白的鬚髮，架着金邊眼鏡。二十分鐘前，他還在這裏診病……」婦人說到這裏，她看見羅蘋已趕到扶梯，疾忙過來攔阻，一聲高聲叱道：

「你待怎樣！不要上去！倘若你闖到他臥房中去時，那我回頭就要握罵

了！」

羅蘋兀自不做理會，飛一般奔上樓去。我緊跟着他，直到三層樓上，羅蘋取出一件傢伙來，向門上鑰匙眼中，輕輕一旋，那門便立時開了。瞧那房間，又小又暗，只有對面門中放過復微弱的光來，照在四面。羅蘋便又向這扇門中趕去；這當兒那守門的婦人又追上來攔住他，他仍是不做理會。推門進去，立時嚷着道：

「呀！已來不及了！」

我連忙張眼瞧時，却見地上躺着一個人，身上已穿好了一半，未穿好的衣服，兩膝微微的屈着，雙手擎高，展開着手掌，臉色黃黃的，好似蠟一般；兩個眼珠子睜着，嘴唇略作拘攣的樣子。模樣兒甚是可怕。羅蘋摸了摸他的胸口，太息道：

「噢！他已死了。」

「可是因病而死的麼？」

羅蘋指着他的胸口道：「那裏！那裏！這所在不是有血迹麼？」但瞧那創



口不大，似被兇手扼住了咽喉，把甚麼長針子向他心坎刺去，便把他刺死了。我見那尸體旁邊，有一面手鏡在着，便嚷起來道：

「我明白了！這一面手鏡，不消說就是他借日光寫信作用的呢。」

羅蘋沒有話說，那看門的婦人，却因懼怕，放聲哭了。羅蘋忙截住她道：「你不要懼怕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問你，你須得好好的回答。你可知道勒佛諾先生在這街鄰近，可有甚麼朋友沒有？」

「有的。」

「那人可是英國人麼？」

「大概是吧——不錯，正是個英國人，喚做郝格羅的。他住在同街第九十二號的屋中。」

羅蘋又問：「那醫生和勒佛諾先生可是一向認識的麼？」

「這事我也不明瞭，只是勒佛諾先生害病的第二天，那人才到來診治。以前我却從沒有看見過他。」

「這些話已回答得夠了。」羅蘋於是對我道：「我們走罷。」

說時拉着我一同下樓，走出門外一路向右首走去。經過了我的寓所，又過了四五家，才停住了。瞧那門牌時，確是九十二號。屋子又舊又矮，是一所老客寓。客寓的主人就住在大門口的隔房中。那時正立在門旁，羅蘋忙上去問道：「郝格羅先生可在家麼？」

主人道：「他已在半點鐘前出去了。瞧他模樣很是慌張呢，不知何故，并且坐了汽車去的。這些事都是日常所無，因為他每天總在傍晚時才出去的。」

「你知道他？」

「不過，他此去似乎並沒有祕密性質，」主人忙改口道：「因為他喚汽車時，對汽車夫說明往警察署去的。他的語聲還很明白呢。」

羅蘋點了點頭，預備喚街頭汽車，接着却又改變了意思，對自己說道：「算了罷，我任是去追，可是也追不上了。」接着又問主人道：

「剛才可有人來瞧郝格羅先生麼？」

「有的，不多一會，曾有一個花白鬚髮戴金邊眼鏡的老先生到來，一遲遲到郝格羅先生房間外按電鈴，見房內沒人應聲，知道他已出去，因此也沒精打

彩的去了。」

「謝謝你，我們再會罷。」

羅蘋向主人告辭了出來，也並不理會我自管走了。我依舊跟着他。但照他的臉上，現出一種遲疑不決的神情。一會兒，忽然開口對我說：「世上有一種事情，全在觸機，用不着思想的；這一回的事，除却觸機以外，還得仔細想一想，才有水落石出之望。」

我沒有話回答他，只索不做聲。

一會兒，我們已到了大街中了，羅蘋斗的走到公共閱報室中，把兩禮拜來的新聞紙翻着閱看。一壁又自言自語道：「是的，我所想的事情，原差不多如此的。」出得門來，已將近黃昏了。於是回到餐館中用晚餐。我見他神彩飛揚，興高采烈，對於這事，似乎已成竹在胸。餐後便往哈士孟街去。到了高士蘭街，已望見那藍士亭男爵的私邸，是一座很壯麗的三層大廈，非常動目。羅蘋走慢了，對我說道：

「老友！我此刻又發見一件證據了。」

「是甚麼證據？我怎的沒有看見？」

「只須給我發見？那就好了。」他笑着對我說，把他的衣領拉高，又把帽簷壓低了，向着我說道：

「老友！快回去睡罷。明天早上，我把一切詳細情形告訴你，要是不能告訴你時，那我也不能再和你見面了。」

「爲甚麼如此？」我担心的問他。

「噲，我實在是冒了極大的危險，去幹這一回事。一則我也許要被他們擊住，然而這倒不妨事的；二則我此去斷送這條命，也在不可知之數哩。但我爲應要冒險，無非是爲那二十萬法郎，我倘得了這筆偌大的款子，也可以自豪。不過我的命運要是不濟，那就是送死罷咧。——老友！願你晚安，我們再會罷。」

我被他這一說，不知心頭怎樣是好，跟他有些依依不捨起來。我想勸住他，叫他不要冒險，可是我素知他個性堅強決斷，勸他無用的。這時我只見他的影子漸漸離我遠去，並且聽得他口唱着摩叟氏的詩句：

我愛那一絲絲的垂柳，

請你給我種在墓門；

消受那早晚的雨露呵！

真好似揮淚安慰我的靈魂。……

他一壁吟着，一壁走去了。我眼送他的影子消滅後，也就快快的回轉寓所去。

x  
x  
x  
x  
x

第二天，我仍能見到羅蘋趕來瞧我，我是多麼的快活呵！他坐定後，就對我說道：

「昨晚我和你分手後的三分鐘，就到監士平男爵邸去。門房聽得有人叩門，忙着出來開門。我問他男爵在家麼？門房說是在家，我便要他快去通報，說我有事求見。但門房急道：『這時時光已不早，爵爺不見客了。』我說：『如此男爵可知道勒佛諾先生已被人殺害了麼？我深夜起來，就因了勒佛諾先生的事，煩勞你進去說一聲，爵爺自會允許的。』這當兒樓上就有人說道：

「恩冬！你快把客人請進來。」於是那門房就領着我走上樓去。見門口早有一人立着等我，我一瞧便知道他是藍亭士男爵——因為我在昨天的新聞紙上，已見過他的照相了。他是長長的身材，臉色已清白，還沒有留鬚。眉目之間，微縱有些憂悶之色。他身上的衣服，很為時款，領結是玄色的，上面插着珠鑲胸針，那一顆明珠，似乎也是價值很大的東西。當下他同着我走到一間書房中，這書房中很大，有三四扇窗子，四面陳列着許多書籍。當中有一張英國色的寫字台，又有一隻銀箱。他到了裏面，就請我坐下了。我開口問道：

「男爵可已知道勒佛諾先生死於非命麼？」

「已知道了，只不知兇手是誰呢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有一個醫生，兩禮拜來，說他有病，禁閉在寓所中。勒佛諾又有一個英國朋友，名喚郝格羅。勒佛諾在五六點鐘以前，曾有信號通知郝格羅，郝格羅當然瞧見，我也在無意中瞧見了，記將下來，誰知他還沒有打完信號，早有人闖進他的房中，把他殺死了！」

「男爵過緊的問道：『這人是誰？你可知道？』」

「便是那老醫生啊！郝格羅因為信號沒有打完，知道出了事情了，便立刻喚了汽車趕往警察署去。」

「以後怎麼樣？你知道嗎？」

「警察署中當時便派了十二名偵探，把這裏爵師圍了起來，到得天明時，可就要捉拏兇手了。」

「男爵驚問道：『難道這兇手就在這裏麼？可就是我那門房麼？但你曾說兇手是個醫生，那又不像是他。』」

「偵探到這裏來，另外有別的事情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據新聞紙上說，尊夫人手中有個鑰匙，能開男爵的一隻銀箱的，兩禮拜前的一夜，男爵恰到俱樂部去，尊夫人便悄悄地開了這銀箱，取了大筆錢，又趕到銀行中去。把那保險箱中的寶物也取了出來，變了錢，一溜煙逃去。她當時，又帶着一只手囊，裏面都是蘇楠公主的首飾，可不是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偵探們到這裏來，就爲了尊夫人逃亡的事。」

「難道他們已知道了她的下落麼？那些珍飾寶物，總也探得；但我曾出了賞格，他們爲甚麼不來報告我啊？」

「男爵怎如此急，我的話還沒說完咧！」

「那麼，請你快快說來。」

「尊夫人暮然不見，實在另有別情，要知她有被人殺害的事！」

「男爵驚呼道：『你說着瘋話罷了，可是警察們正緊緊地追着她，怎麼有被人殺害的事！』」

「不是的，警察們委實在那裏追捕兇手的同黨呢。」

「你的話很奇怪，我不大明白。」

「我以爲男爵心中，也許是明白的。」

「你大約知道這其間的底細麼？」

「正是如此。不過我們的見解不同，便如何是好？」

「你儘管說來好了。」



「男爵當真要知道麼？」

「我實在一刻也耐不住了，請你把大概說給我聽，不要吞吞吐吐的，挖苦人。」

「尊夫人遇害兩事，只有勒佛偌一人知道，因此第二天上，也就被人禁閉起來，如今殺死他的，也就是殺死尊夫人的那個兇手。」

「兇手是誰？」男爵驚惶失措的問。

「醫生。」

「醫生又是誰？」

「就在我面前。」

「我可也認識他麼？」

「認識的。」

「男爵忙問道：『那麼畢竟是誰啊？快說！快說！我可要把他告到官中去。』」

「如此我對男爵說明了，那醫生非別人，那是你男爵自己。」

「我一說這話，真好似把一柄快刀，刺到他的咽喉中，男爵直挺挺的立着，慌張得甚麼似的，面色全變了。接着却還叱我道：

「『你可是瘋了麼？怎麼平白地說這種胡話！』

「我若無其事的答道：『我對於這回事，已通盤細想過了。想來想去，實在只有這一點，可以想得通：你就爲了尊夫人知道你的秘密，因此容不得她，把她結果了；又爲你那祕書勒佛佛知道你殺妻的事，你便假扮了個老醫生，戴了老光眼鏡，黏了花白的假鬚，上他寓所，便硬派他有病，把他禁閉在臥房中，直到今天，你又把他殺死了。這些話可對麼？』

男爵不做聲，走到寫字檯旁，把桌上的鈴捺了一下，少停，那下人進來了。男爵對他說道：

「『恩冬！客人不回去了，你可以專睡去。』

「『如此，我把樓上樓下的電燈都關去了好麼？』

「『好的。不過大廳中的燈須留着。』

「那下人便答應着去了。男爵取了一柄槍懷納在手中，立在我面前道：

「爲自衛起見，所以藏着這柄手槍，請你原諒，可是我聽你的話，似是瘋人，萬一突然間又發起瘋來，可就要傷害我，因此防備着。但瞧你的模樣，倒又不像是瘋人。你既說我犯了殺人的罪，總有甚麼原由，請你仔細說來。」

「我到此，心中忽又怯生生起來，暗想我不要是想得太厲害了，便弄錯了麼？一時到躊躇着。抬眼看時，忽見男爵的頭結上，插着那一枝金針，針尖露在頭結的下面，可見這針極長，和尋常的不同了；並且瞧那針的上半節，是三角形的，因便想到勒佛諾無倫的慘死，多分是死在這針尖之下。當下我便又鼓着勇氣說道：

「男爵！我以爲尊夫人擅自取那銀箱中的財寶，又騙那濮楠公主的珍飾，全是你指她的。回頭你想這一件秘密的事，竟被她參與其間，將來總有後患，於是橫着心，就在當夜把她殺死了。說起警察們所追趕的那個少婦，那不用說是你有意擺佈出來，使人疑不到你犯了殺妻之罪，你的計策也真狡猾極咧。」

「男爵不做聲了好一會，才悽然說道：『我爲了愛妻失敗，悲痛已極，如

今聽了你這番話，倒也沒有甚麼。不過你說出這不倫不類的話來，總有甚作用在內，畢竟是甚麼作用我可是也無從知道了。」

「說時，他滿眶子裏含着眼淚，似乎要掉將下來。我聽他說話的口氣，很為懇切，自己不覺又起了疑，暗想我不要推想錯了麼？然而我們逼緊一步道：

「『你真會做作咧。』」

「男爵默然不答。」

「『你要知道，我早已明白那大偵探甘森瑪所拏住的那個歌女，便是你的羽黨，你既把尊夫人殺死後，又故意出了賞格，說倘有人拏到夫人時，酬報二十萬鎊，并且把這一筆錢，先放在律師那裏。偵探只貪賞，就確信夫人捲逃，不再疑到你身上。你便把屋產賣馬一起變賣，說是給夫人代賠濮南公主的珍飾的。其實，你得了現金，就可一溜煙逃走了。可不是麼？』」

「男爵似乎覺得自己的秘密都給揭穿了，忙得無奈的問道：『你是甚麼人？』」

「『我是甚麼人，你可不管；只當我是命運中之神派來的就是了。并且我

知道你今夜就須逃去，可不是麼？你預備再化裝去尋那歌女，你的同黨可是不是？可是我瞧見你桌子上放着的紙張和那壁櫃後的皮篋，便可知。但你命運不濟，因為勒佛諾未死時，曾用一個暗號給他朋友知道，這朋友便報告警察，如今已有十二名偵探，伏在門外，任你生了翅膀，怕也逃不走了。惟有我以救你，只須打一次電話，一會兒便有十二個人到來，把這十二名偵探一齊撵走。我就在這時伴着你男爵一同溜出，豈不穩妥？況且我提出的要求，也不算過分，只須把男爵那些財寶珍飾，和我對分好了。」

「男爵聽了，立在我面前，一時沒有說話，少停，才說道：『如今我已明白你的來意了，你是來敲詐我的。』」

「我道：『不管我不是來敲詐，即使把我捉將官裏去，我也可以立時恢復自由的。我瞧那牢獄，實在好似我的家一樣。』」

「我問你，你還是愛錢呢？還是愛你的性命？請你回答一句罷。」

「男爵聽到這裏，斗的拔出手槍來放了兩下；幸兒我早已防着他，疾忙俯將下去，兩顆彈都打了個空；按着我早已搶先一步，抱住了他的膝蓋。男爵怒

噫道：

「『惡賊！你膽敢對我行兇麼？』說着和我扭住了，毆打起來。當下扭住一團，不肯放手。」

「正在這當兒，我猛覺胸口斗的刺痛，便立時進住了氣，罵道：『惡賊！你可是要把殺害勒佛諾的法兒來殺害我麼？』」

當下我便猛力翻了過來，跨在他的身上。男爵聽了我的話，忽然面色大變，好像死人一般。

「『剛才我照你非常鎮定，還以為我也許是推想錯的，現在見你這樣虛心，可知你委實沒有錯得。但你也不要害怕，這是極小的事，不打緊的。我們備不必介介，不妨成兄弟，要知我是很歡迎你的。』」

「我說時，柔的伸出手去，一拳打在他的胸口，把他打暈在地。我跳起身來，搜他的衣袋，便搜到一束鑰匙來，忙把那慢後的皮篋開了看時，却見裏頭空空的沒有東西。再開那銀箱看時，見上面的鑰匙有暗碼，似乎是四個字母，於是把那箱上四個鈕子捻了一下。正在這當兒，暮聽得樓下起了一片脚步聲，

我很爲驚詫，心想一定是警察聽得槍聲趕來了。這時樓下又有開門聲，廳中起了雷鈴聲，一時四面大作。我疾忙把門反鎖上了，自管開着銀箱，連換了三個鑰匙，又旋動了幾次，那銀箱頓時開了。我一瞧箱中，大大吃了一驚，原來裏面並沒有甚麼財寶珍飾，却是藏着一個婦人的屍身。頭和腳接在一起，一陣陣的發臭。我禁不住驚呼道：

「這定是男爵夫人，那麼已被我找到了！」

「這時樓上的那個下人，已聽得了下面雷鈴的聲響，趕下去開門，料知警察們，不一會就要進來了。一時間，我窘極了！不知怎樣才好！只想起剛才男爵那種鎮定的樣子，料知他這裏定有甚麼旁的出路，因便趕到隔壁一間房中，聽窗一看，見是通往後園去的。我馬上攀到對實的牆邊，瞧着牆下有一帶常清樹，就聳身跳了下去。伏在樹後，見牆上有一扇小門，便掏出鑰匙來，開了門，跑將出去。一逕跑到了聖祭街中，纔安心了。」

我聽羅蘋一口氣滔滔不絕的說到這裏，我真高興，我的朋友生平的史實中，又添上了光榮的一頁了。我祝賀他說：

「朋友！你的推斷，你的做事，真是沒有一次失敗的，這次你又成功了呀！可是你昨天所說的二十萬法郎的賞格，可也得到了麼？」

羅森笑道：「那價值二十萬法郎的目的物原在銀箱中呀。不過早已臭腐不堪，不可響運了！」

「那麼，你這次可還沒有達到預期的成功呢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亞森羅德的做事，是沒有一次空手而返的。」他說着，就從懷中掏出一件東西來道：「就這一件東西，也值到三萬法郎呢！」

我拿過來一瞧，就他說的那枝長長的金頭針，針頭鑲着一顆很大很圓的珍珠，閃閃有光，一望而知是很值錢的。於是我便問他道：「但那銀箱的暗碼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這個不過是我偶然觸機罷了。你不見勒佛諾用鏡子打給郝格羅的暗號有 unnecessary 一字，那 a 字母，不是誤作。字母嗎？那 a 字母一字又少了一個 t 字母，enough 却又多了一個 n 字母。更瞧那 prudence 一字，又把一個。字誤作 a 字母了。試想勒佛諾既是男爵的秘書，怎麼會這樣錯誤？不用說，內中一定
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偵探小說 亞森羅蘋俠盜案

◎五 碎

一 先事警告

歌洛克福爾摩斯和他的助手華生，默坐在起居室內壁爐的兩邊。這時，天正下雨，室內十分靜寂。福爾摩斯在壁爐架上，拍去了烟斗裏的灰燼，重新裝滿了烟葉，燃着吐吸；一壁把外掛的衣幅，聚疊在顫動的膝上。那白濛濛的烟霧，一縷縷向天花板上升。華生兩眼中含着親愛的眼光，呆瞧着福爾摩斯；正像一隻小狗，蹲在旁邊瞧他主人一般。但福爾摩斯祇啣着烟斗，默默不發一言。隔了一回，華生耐不住，忽自語道：

「難道世界竟再沒有犯罪的劇盜，做出些離奇的案子來，活動活動我們腦

筋麼？像這樣過去，委實乏味極了。」

福爾摩斯依然啞人般坐着，不過那鬱鬱的烟霧，却越積越厚了。學生因為看不出福爾摩斯思忖些什麼，就懶懶的立起身來，踱到沿街的窗前；低頭對街上望去。只見那沉沉屋宇，在這傾盆大雨裏，都像酣睡似的，沒有絲毫生氣。學生看了一回，忽掏出記事簿來，把街頭駛車輛的號碼，一一的記在冊裏，做他無聊中的消遣。

這時門上斗的起了一陣叩門聲。那守門的僕人，已把纜由郵差送來的兩封信，推門交將進來。學生照着福爾摩斯讀第一封信時的愉快情形，不禁問道：「這封信中，可是有案件來求教你麼？我看你的形狀，似乎很愉快呢！」福爾摩斯一面把信授給華生，一面答道：「是的。這封信中正說起一件奇怪的案子，來委托我辦。現在你先讀這封信，諒你也高興注意罷。」

華生接過信來，朗聲讀着道：  
歐洛克先生：

我素來佩服先生的神技，所以現在專誠來求你的指教。敝處近來發生

了一樁重大的盜案，須得勞先生偵查一切。倘荷應允承辦，就請駕臨敝會。外附上關於這案的報紙數張，先生看了，就能明白這案的大概情形了。至於費用一節，悉聽尊命，請先生在附上的支票上簽着數目好了。先生們來時，請先拍電報來，以便前來迎接。

男爵倍倫克敬上

發自巴黎瑪利羅路十八號

華生讀完，福爾摩斯就說道：「我和劇盜亞森羅蘭角鬥之後，已和巴黎闊別好久了。現在這封信來，又恰在閒着沒有事的當兒，我們何不趁此機會，到巴黎去遊玩一次。我料這一件案子，總不至像前回那般棘手吧。華生！你以為如何？」

福爾摩斯諷着，隨把那張支票扯做四塊。不過華生因為前一次巴黎回來後受傷的一臂，至今還沒有復原，所以他常把巴黎的人們恨入骨髓；現在聽了福爾摩斯的話，所以呆呆的不即回答。這時福爾摩斯已拿起第二封信來，忽忽讀去，只見他緊蹙了雙眉，咕咚一聲，把那信箋團成一個紙球，憤憤的擲在樓板

上。學生見他這樣，不禁詫異起來。

「這是為什麼呀？」學生真莫名其妙，只得俯身把紙球拾起，展開一看，卻沒有發信的地址和月日，但見信上的字，非常耀眼的刺入眼中：

親愛的福爾摩斯先生：

你諒也知道我素來佩服先生，尤其關懷先生的盛名的，所以現在掬我的誠意，忠告先生不要參預這件事子，否則未免於先生不利；因為我向極敬愛先生，不願先生半世英名，到底歸於失敗。請先生應允我的誠意，不必僕僕道路了。華生博士前，請代為問候。並祝

先生康健。

你的忠誠之友亞森羅蘋上

「原來是他——這賊！」華生讀完了，不禁驚喊了起來。這時福爾摩斯把拳敲着桌子，也恨恨的說道：

「前回的事，我不是把他弄到絕地，向他追回藍寶石的麼？哼！這個惡奴竟敢看我像小學生一般，譏笑侮辱，無所不至，我真惱恨極了！」

「所以，所以才寄這一封信給你吧？」

「亞森羅蘋難道是怕人的人麼？你真太不用用腦筋了。他不過把這封信來和我挑戰罷了。」

「不」，學生莫如所以的說：「他又怎樣知道倍倫男爵的來信呢？」

「我的老友！你怎麼說這種呆話！教我怎樣告訴你呢？」

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」

「怎麼，難道你說我不能和羅蘋角智麼？」

「不是，你自能出奇制服羅蘋。」華生只得這樣說。

福爾摩斯作色道：「你不要說這種無謂的諛話！我不過靠着構想，決斷，解剖，三種秘訣成就我的事業，從沒有在事前妄加猜測。祇有那輩蠢人纔胡亂猜測呢！」

華生臉上紅了一紅，立起身來，像小狗伸腰一般，伸了一個懶腰。他看着福爾摩斯憤憤的在室裏踱着，自己又不願學蠢人的妄加猜測，只好不再言語。一會，福爾摩斯已叫進僕人來要他去整理行篋。華生纔心裏一動，由構想而決斷，由決斷而解剖，就斷定福爾摩斯要到巴黎去了。不禁高聲叫道：

「福爾摩斯！你已決定到巴黎去麼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華生接口道：「你這一次到巴黎去，簡直是去應羅蘋的挑戰。我想不單為應倍倫男爵的招請罷！」

「不錯。」福爾摩斯點頭道：

「那麼，我願意和你一同前往可以麼？」

福爾摩斯斗的正色道：「唉！老友，你不怕你的左臂，又要在這一回裏受傷麼？」

華生笑道：「有我和我在一起，還怕什麼危險呢？」

「好，好！你真是個可兒。」福爾摩斯也笑着說：「我們這次定要記那著名的惡魔重重的做或一下。華生！你趕快整理整理，我們可一同到輪埠去了。」

「你難道不要看倍倫男爵寄給的報紙麼？」

福爾摩斯道：「看他有什麼用呢？」



「那麼，我可拍一個電報給倍倫男爵麼？」

「那也不必，倘打了電報，羅蘋又要知道我們的行蹤了。這次我們須守秘密。華生！你牢記着。我們到巴黎之後，須要步步細心啊。」

這天下午，他們兩人已渡過了杜佛海灣，從卡來斯車站乘火車到法京巴黎。福爾摩斯在車室裏酣睡了三個小時；這當兒華生却提起十分精神，把車門看守得十分嚴密。福爾摩斯醒時，狀很愉快，知道亞森羅蘋又要和他們做第二次的角智了。所以他不住的搓着兩手，那枯瘦的面上，也露出微笑。華生也很得意，歡呼說道：

「我們這次，定能奏着凱歌回去哩。」

這時宿雨已霽，重雲亦開，陽光放着豔麗的彩色，把那繁華冠全球的巴黎城，渲染得越形富麗。火車到了巴黎車站，福爾摩斯跳下車去，華生也急急拿着行篋，跟着福爾摩斯走出了月台。

「華生！今天天氣晴朗，你看這美麗的巴黎，受那陽光的照耀，簡直好似含笑來迎接我們咧。」福爾摩斯和華生走到街上時微笑着對他的老友說。

「爲什麼行人這樣多呢？福爾摩斯！」華生看見巴黎馬路上來往踴擠的人羣，好像沒有聽見福爾摩斯自諛的話。

「這樣纔好，華生！我們擠在這人羣中，正好免得人們的注意。」

他倆正這麼談着，不料忽然有一派囉囉的女子的鶯聲，送進他們的耳朵來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我在這裏迎接先生們哩！」

福爾摩斯斗的立定了腳，回頭看那叫他的，是甚麼人時，却見是一個嬌嬌婷婷的陌生的女郎，跟在他的後邊。明眸皓齒，襯托着那玫瑰般的臉，嬌滴滴越顯美麗；不過那蛾眉微蹙，隱隱的像含着一些痛苦。她見福爾摩斯停步，就走近去躬敬柔聲的道：

「先生！諒必就是福爾摩斯先生了。」

福爾摩斯皺着眉，向她點了點頭。女郎便又道：

「先生果真是福爾摩斯先生麼？」

福爾摩斯聽了，有些不耐，就想管自走路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叫我有甚麼

事？」

女郎一轉身阻着福爾摩斯，更柔聲地道：「福爾摩斯先生！請你聽我的話，我知道先生們是到瑪琍羅路去的；不過這事關係很大，還請不必干涉。」

「這關你甚麼事呀？」福爾摩斯更不耐起來。

「不，先生……我請求你再聽我說……」那女郎幾乎捉着福爾摩斯的衣襟，不許他走，一面又氣噓噓的說下去：「我知道先生是到瑪琍羅路十八號的，不過你必定不要……我勸你一定不要到那裏去。你以後總可明白這事，因為我這樣的忠告先生，也有些原故；你倘使不聽我的話，去了必定要十分後悔呢！」

福爾摩斯更覺不耐，但女郎却仍很誠摯的說道：「福爾摩斯先生！我懇求先生不要因此成見，唉！請先生但看我的兩眼深處，諒可見我的忠實；知道我所說的話，句句出於至誠；總可免掉先生的懷疑罷。」她說着，同時仰起頭來，那两道明媚的秋波裏，現出極誠摯的光，瞧着他們二人。華生點頭說道：

「我看這女士好像十分誠懇。」

「不錯，那麼先生們總可相信我的誠意了。」

「女士，我本信你。」華生也很誠懇的說。

女郎聽了，兩眼中靈的一亮，很愉快的接着說：「先生的話，使我十分快活。如果先生的朋友，也能相信我，那麼我心裏越發快活起來了。」她說到這裏，又轉身向福爾摩斯說：「先生！請聽我的話，你們可立刻回去，這裏在二十分鐘中，就有火車開往卡來斯，先生們可乘這次火車回去。現在請快些跟我到這裏來。這時候已沒有好多耽擱了。」

她說着，就要來扯福爾摩斯的手臂，拉他一同到車站去。

「女士！請你原諒我，」福爾摩斯忙掙脫伊的手；一面忍怒說道：「須知我的辦事，無論怎樣危險，從沒有半途中止的。因此女士的誠意，我實不敢領教。」說着，不顧女郎，拔步就走。華生也只得對女郎道：「女士的誠意，我們十分心感，不過我友的脾氣，從不肯半途中止，並且他事事都有把握，也難得失敗。女士儘放心好了。」華生說完，也慌忙跑着去追福爾摩斯了。

他們走不多遠，斗見那街上一隊貧人手裏，都擎着巨大的廣告牌，那一面

判着一行大字道：

『歌洛克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的角鬥。』

這幾個大字，映到他們眼裏，心裏都悸的一動。忙走過去看那反面的字

道：

福爾摩斯和羅蘋角鬥的消息：

英國大偵探福爾摩斯，因偵探瑪利羅路盜案，已來巴黎和羅蘋角鬥了。

其中詳細情形，請看法蘭西回聲報，即能使君洞悉。

華生看完了，很覺詫異道：「福爾摩斯！我們自以為這次的行蹤秘密極了，但照這情形看來，恐怕那警察署裏的人們，正在瑪利羅路副歡迎會，歡迎我們光臨哩。」

福爾摩斯咆哮着說道：「你怎麼還要說出這種沒意識的話？快別囉罷。」說着，憤憤的走到那苦力身邊，像要把那廣告扯碎一般。這時那輩行人已圍集攏來，見福爾摩斯這樣，都不禁啞然笑了。福爾摩斯無奈，祇得忍氣問那苦力道：

「你們在什麼時候給人僱用的？」

苦力隨口答道：「今天早上。」

「那麼你們在什麼時候纔出巡呢？」

「還祇一小時哩。」

「廣告可是預先備着的麼？」

「先生！不錯。我們早已拿着這塊廣告牌了。」

福爾摩斯聽了，知道亞森羅蘋必已逆料他要來和他角智，所以預先備着這幕把戲，分明告訴他們，羅蘋已準備和他們戰場相見了。福爾摩斯付了一會，就挽了華生道：

「華生！我們走罷。」

這時恰有一輛街車過來，他們就跨入車中。福爾摩斯吩咐車夫說道：「送我們到瑪利羅路十八號。」他說時，那頭上的血脈一一都漲了起來，照他的形狀，就可知道他心裏憤恨極了。

## 二 初步勘驗

瑪利羅路都是富翁的別墅，從這許多富麗的建築物背後，還看得出孟散沙公園的樹木。這十八號倍倫男爵的邸第，建築得更富麗宏巍，那後面花園裏，楓栢的樹枝，常和公園裏樹木的枝幹，聯在一起。邸中住着男爵和他的夫人兒女，一家融融洩洩，度他們快樂的家庭生活。室內各種陳設，也窮極奢侈，簡直是美術家和大富豪的住宅。那大屋前，院落裏的邊廂，就是邸中僕役的住屋。福爾摩斯和華生既到了爵邸，就跨下街車。華生忙按那門外的電鈴，隔了一會，就有一個僕人開了大門，引他們經過了那個院落，到屋旁一間陳設富麗的會客室裏。二人坐定，見四周陳設，富麗華貴，實是難得的。華生就道：

「這許多陳設，真富麗極了。據我推斷，這裏的主人，年事總在五十以外，所以能夠搜集這許多珍貴的陳設。佈置上也盡在都合美術趣味。這決不是一般尋常富翁所能及得到的。」

華生說到這裏，倍倫男爵已和他的夫人推門走進來了。華生見他二人進來，才知道他的推測錯誤。因為男爵夫婦正在年青，豐采溫文秀麗，穿着時髦的衣飾，益覺這對伉儷，如花如仙。男爵見了他們，忙和福爾摩斯握手，一面

艾讓和的說道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大名震盪全球已久了，祇以天南地北各居一方，常懷不能拜識；現得先生爲了這案，竟躬自親來指教一切，使我能夠一瞻豐采，真榮幸極了！」

他說的時候，面上現出極溫禱的笑容。華生在旁聽着男爵的談吐，心裏很是佩服法蘭西人的應酬功夫，真圓活極了。這時男爵又道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你們都是十分忙碌的人，那光陰當然比金錢還貴百倍。現在先生對於這案，要怎樣着手偵探，并預料有怎樣的結果呢？」

福爾摩斯道：「男爵！我總盡我的義務幹去。不過，男爵要得圓滿的結果，必須先把這案的起因告訴我。」

「先生！難道還不曉得案情麼？」

「不，我雖知道這案的大概情形，但詳細情形，仍要請男爵見告。這案大概是竊案吧？」

「正是竊案。」



「這案在甚麼時候發生的呢？」

「大約在禮拜六的晚上，和禮拜日的清早時候。」

「那麼，到今天已有六天功夫了。現在請勇爵快把那時的情形告訴我。」

「我在報告案情之前，待我先把我的家裏狀況奉告，好教先生有更明白一些。憑夫婦在社會上，雖有一些簿名，但我們有一種脾氣，對於俗例的應酬，很不贊成。所以有時高興，也不過約幾個朋友到舍下玩玩。平日除了裝飾屋宇，和教育兒女外，祇在每天黃昏時候，我們一家兒團聚在這屋裏，叙叙天倫樂趣，所以出外的時候，就很少了。我們在這間屋裏，裝着些珍貴飾品，因為內人常把這間的電燈關熄了，和內人一同到臥室裏去——」

「臥室在那裏呢？」福爾摩斯插嘴問道：

「就在隔壁，那邊就是。我們臥室的門，當那禮拜日發案的早上，我起身早些，那時內人姍麗還酣臥未醒，所以我獨自走進這間室裏。見那邊昨夜關上的窗，却完全閉着，心裏不禁吃了一驚——」

「那開窗的，恐怕就是你們的僕役吧？」

「不是，那天晚上，這裏的窗門，是我親手關鎖好的。他們決不能走進這屋，并且我們的僕人，每天早上，不聽見我按鈴，也不敢擅入。所以那扇窗，決是被外邊人撬開的，那窗上第二方和近鏡的玻璃，已盡行撬去，并且又是從外面向內開的，更可知是外人做的了。」

福爾摩斯指着朝東的那口窗道：「就是那扇窗麼？」

「不錯，那窗外就是圍着石欄的小陽臺。先生，你總已看見那孟散沙公園背後的屋宇和樹木了。所以那賊的到這裏來，大概就假道孟散沙公園，由梯子踰了圍牆，爬上窗外陽臺的。」

「你的推測，沒有錯誤麼？」福爾摩斯這樣問他。

「因為我在發案之後，已經到園裏去偵察過了。見陽臺下面和圍牆下面，都印着兩個梯脚的小印，而那石欄上面，也有些剝損的痕跡，那明明是倚梯的痕跡了。我因為得着這些證據，才敢斷定我的理想。」男爵自以為很有把握似的說。

「難道那孟散沙公園的門，全夜不關閉的麼？」福爾摩斯只是一層一層的問他。

「不是，那公園的園門，是朝開夜關的；不過那相連的十四號的屋子，正在築造，所以我推想那賊的進園，就從那裏假道進來的。」

這時福爾摩斯默想了一想，纔重又對男爵道：

「你說失竊的所在，就在這裏。那麼我們應當研究這失竊的是甚麼物件了。」

「就在銀獵人像和仙女神龕的中間，一盞猶太古燈已失竊了。」倍倫男爵說。

「祇失竊一盞猶太古燈麼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呀！那麼，那盞猶太古燈又是什麼樣兒的呢？」

「那燈是一種古物，所以他的式樣現已沒有。前部有一小盞，裝了燈蕊和油在裏邊，就能點火。」

「據你說來，那燈也不足貴重呀。」

「正如先生的話。不過我在這燈裏面，藏着一隻古代的純金怪獸，滿身鑲嵌紅玉和綠寶石無數。那東西却是很珍貴的。」

「你爲什麼把那珍寶藏在燈裏呢？」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你問我這句問句，我真不知所答。因爲我倆夫婦，生性好玩，以爲把那珍寶藏在燈裏，很覺有趣。」

「那麼，除了賢夫婦外，可還有別人知道麼？」

「並無別人知曉。」

「不過那賊一定知道，不然他爲甚麼祇偷那盞猶太古燈呢！」

「那是一定的道理。不過，那賊又怎樣能夠得知的呢？」

「或者是這屋裏的僕役，偶然發現了這珍寶，轉轉到外邊去，纔給那賊得知的罷。不過你在約我們之前，可已把這案報告警署麼？」

「早已報告了。各種大報紙上，也已登載這案。不過警長和偵探們來勘驗之後，一些沒有頭緒。所以我特地寫信請先生來偵探。因我素慕先生的大名

綜來總能指教的。」

福爾摩斯立起身來，一面謙謝道：

「不要過獎。」

說着，已走到窗前，掏出他用慣的那面察驗凸鏡，察看窗欄陽臺，和陽臺石欄上剝損的痕跡。看完之後，纔請男爵引他到園裏去察勘。他們既到園裏，福爾摩斯先生察看那梯足印成的兩個小穴，又用一條繩，尺量他的距離。又跪下地去，細細勘驗。他的鼻子離開地面，祇有六吋光景。一會，纔跳起身來，再察看那公園圍牆邊的梯腳印，又在園裏踱了一周。然後坐在那隻遊息椅上，抬眼望着屋頂，呆呆的想了一回。纔和男爵回到屋裏，他第一次的偵探手續，就此完結了。

他們回進會客室裏，倍倫男爵夫人方立着等候。福爾摩斯靜立了一回，纔對男爵說道：

「倍倫爵士，我看這案簡單極了。那賊爬上了陽台，撬去了窗上的玻璃，爬進室裏來，就把那盞燈偷去。我以前許多的探案，從沒有一案像這樣簡單

的。

「先生的意思究竟怎樣？」

「我的意思，就是這案中的賊，不過是亞森羅蘋手下的一個黨人，特地進來偷那猶太古燈的。」

男爵駭然喊道：「是亞森羅蘋麼？」

「不錯，不過幹這偷燈的賊，並不是羅蘋自己。據我的推斷，也不是外來的賊，剛纔我在園裏偵探之後，不過像府上的一個僕人，在那裏從水落上爬到外面陽台上罷了。」

「那麼，先生可以得到證據麼？」

「我知道亞森羅蘋的性格，倘使是他親來，決不會祇偷一盞燈去的。」

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

「我看這裏除了那猶太古燈外，還有這鑲鑽石的鼻烟匣，和鑲寶石的顯帶，就像這兩件珍寶，倘羅蘋親自來了，怎會不把他拿去呢！」

「那麼，那梯腳痕跡，怎樣印着的呢？」

「那是一幕滑稽，不過故意佈成的疑跡罷了。」

「但石欄上的剝損痕跡，又是怎樣弄成的呢？」

「請看這幾張碎的砂紙，我在石欄下拾得的，便可明白那剝痕，就是這砂紙擦出來的。」

「也許是這樣，不過，那樣足的印，我終不解怎樣弄成的？」

「那是很容易了解的。剛纔我在圍裏勘驗，曾量過兩處梯腳的距離，陽台下相距祇有九吋，那圍牆下面，却距十一吋。照此推斷，也可知道那痕跡是假裝的了。」

「但那梯印，又把什麼印成的呢？」

「男爵！那四個梯印，實在是把一塊像梯腳般的木塊印成的。」

「你可已得那木塊的證據麼？」

「有的，有的。這木塊就是我在圍裏桂樹底下拾得的。」

男爵見這英國大偵探，在這一小時中，已把案中的疑雲揭破不少，心裏十分服膺，知道福爾摩斯所以名震全球，的確不是倖致；那些平常的偵探，自然

望不見他的肩背了。這時男爵夫人忽然開口道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我們的僕役，都是多年舊人，決不至會欺騙我們。先生的推斷，似乎有些不合情理。」

「你們的僕役，果然不會欺騙你們，但你們的來信，又怎麼會和亞森羅蘋的信，一同寄到我寫所裏來呢？羅蘋本事雖大，消息也決不至這樣靈通啊！」福爾摩斯說着把那羅蘋寄給他的信，遞給男爵夫人。男爵夫人呆了一呆，才說：

「亞森羅蘋他怎麼知道的呢？」

「你們可曾把寄信招我的事，通知別人麼？」

「沒有告訴一個旁人，就是我寫信來請先生，還祇在前夜晚餐時候定的呢？」男爵也覺得奇怪。

「那時傍邊可有僕役嗎？」

男爵想了想道：「祇有二個小女在一塊兒；但在我們定計的當兒——不，素絨和愛麗已經不在桌上。冊報！你退對麼？一男爵又問夫人說。



「是的。我記得他們正到女士那裏去。」

「女士是誰？」福爾摩斯只是一味追問着。

男爵夫人道：「她名叫愛麗絲苔蒙，是我們家裏的女師傅。」

「她可是和你們同桌喫飯的麼？」

男爵夫人道：「不，她每天一個人在自己房裏喫的。」

華生這時忽然想到一層意思，就問道：「福爾摩斯！男爵寄我們的信，不是從郵局遞來的麼？」

「不錯。你倒想到這一層，這是很好的。」

華生又問男爵道：「那送信到郵局裏去的是那個呢？」

「是我家用了念年的老僕台明。但你們若從這條路進行，我想祇虛耗時間罷了。」

華生辯道：「我們探索，從沒有虛耗過一些時間。但每一點極微小的事，只要有注意的價值，我們也決不輕輕放過。」

福爾摩斯好像沒有聽見華生的辯話，只是獨自走到外面院子裏來回不停的

緩着。大約又在用他的腦筋了。

不久已到晚餐的時候了。在晚餐時，他們見男爵的二個女兒——素嚴和愛麗真是出落得異常美麗可愛。福爾摩斯只因那件疑案梗在腦裏，在進餐時也就懶懶的不和男爵夫婦酬答，男爵夫婦見他沉着的神色，也就默默的吃完了餐。那時福爾摩斯呷乾了一杯咖啡，就立起來，在室裏踱着。忽在這時，有一個僕人從外邊拿進一封電碼的信，授給福爾摩斯，福爾摩斯忙折開讀道：

先生真聰明絕頂，能用片刻功夫，探明真相，我十分嘆服。不過，我却有些頭痛了。

——羅蘋——

福爾摩斯讀完，十分驚奇；就把這信遞給男爵道：「你讀了這信，可知道你家的牆上都生着眼睛和耳朵的。」

男爵搭訕道：「我真不懂這事呢！」

「我也這樣覺得。我知道我在這裏的一舉一動他必都都明白，必都聽見的。」

三 夜半槍聲

這天夜裏，華生睡到床上，自覺忙了一天，偵探的責任已盡，所以一倒頭，就吁然睡熟。襟糊裏他好像已把羅蘋追得；但在這時，却斗的覺得有人搖醒他，他連忙舉手槍喝道：「羅蘋！你敢再動，我就要開槍了！」忽聽得有人喊道：「醒來，老友！快醒！」華生睜眼一看，見福爾摩斯正立在床前，才知道是一個好夢，不禁叫道：

「哈羅！福爾摩斯是你麼？喊我有什麼事情呀？」

「快些起來！我要借重你的兩隻眼睛咧！」

華生即忙爬起身來，福爾摩斯領他到窗前，指着窗外道：「看那裏，——鐵棚門那裏。」

「是園裏麼？」華生問。

「是的，你可看見什麼呀？」

「好像沒有甚麼。」

「你再仔細瞧瞧呢。」

「呀，看見了！」華生這才叫了起來：「那是一個人影，——兩個人影：

！」  
福爾摩斯道：「不錯。兩個人影，在鐵棚門那裏，看他們在那裏動作了——我們快去，不要錯過機會。」

他們就急急摸索下樓，奔到下邊一間靠圍的屋裏，從玻璃門裏向外瞧去，見那二影還立在外邊草地上。福爾摩斯悄悄地說道：

「這真奇了，我聽得這屋裏還有響聲。」

「在這屋裏麼？他們都已睡了。」

正在這時，鐵棚門那邊，忽而隱隱起了一陣簫笛聲，這屋裏也射出一道光亮來。福爾摩斯道：「我們上面，就是男爵夫婦的臥室，難道那光是……？」

「那麼，我們不必多疑，那聲音也是他們發的；或者他們望見了欄邊人影，所以……」

華生話未說完，第二次笛聲又起來了——比第一次還响些。福爾摩斯很煩惱的道：

「我真不懂了，我真不懂了！」

「我也真真不懂！」華生更怪叫起來。

福爾摩斯掏出門上的鑰匙，就想開門出去，正在這開鎖當兒，第三次的笛聲又起，聲調又高了一些，响聲亦更响了。福爾摩斯以為那响聲好像發生在樓外邊的陽台上，於是忙把玻璃門開了，伸頭到外面探望，但馬上縮了回來。華生在這當兒，也已瞧見外面牆上靠着一張木梯，直接到臺陽上面的石欄上。福爾摩斯忙道：

「陽臺上有一個人，現在我們快把那張木梯搬去。……」

但這時，梯上早飛也似的奔下一個人來，突把那梯子搬到圍牆那裏靠着，就想飛身上去；這時福爾摩斯和華生也早直衝出去，飛追那人；刚到梯邊，牆上斗砰砰的放了兩槍，福爾摩斯忙道：

「受傷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華生寒顫着說。一面就騰身直撲過去，直抱那賊的身子；那人立刻轉身，一手絡去華生的手，右手的那把尖刀，已直刺進華生的胸膛。華生

大叫了一聲，身子直向後倒了下去。福爾摩斯忙使華生臥下，一面叫道：

「萬惡的賊！你敢傷我朋友？我決不放鬆你們！」

說時便急急飛身上梯，但那賊已跳過圍牆，和他的兩個黨人，從叢樹裏飛也似的逃得不見影蹤。福爾摩斯沒法，轉身快快的奔回華生身旁，撫着他的傷口說：

「華生！華生！你沒有受重傷麼？可是祇受一些微傷？」

這時屋門已經大開，許多僕人執着燈燭，把倍倫男爵像涼雲捧月般的簇湧出來。男爵一頭喊道：

「什麼事情？呀！華生醫士可是受了傷麼？」

「沒事，不過胸前受了一些微傷。」

但華生這時，臉色已泛了死灰，傷處的血，像泉水一般噴將出來。二十分鐘之後，經醫生檢驗傷處，知道那刺進去尖刀的頭，離心房不到一寸時，福爾摩斯慘笑說道：

「離心不到一寸麼？華生真儂倖極了！」

醫生喃喃道：「僥倖？……僥倖？……」

「我想我友身體很強，不日就可復原吧？福爾摩斯担心的問。

「至少要臥牀六禮拜，或者要兩個月，纔能復原。」醫生說，

「時候還不算長，總算大幸啊。」

「不，還要小心防病勢變兇，這是應該注意的。」

「我友吉人天相，我想總不至再變兇吧？」

隔了一回，福爾摩斯就和男爵一同到起居室裏勘驗，不料怪象又發見了。

這時那鑽石的鼻烟匣和貓眼寶石的頸帶，已全夥兒不見了。那甬早已洞開，破

璃又撿去一塊，更察那賊的來蹤去跡，又是從那沒有建造好的屋裏進出來的。

男爵很堅決的說道：

「我想這一案的賊，一定就是來偷猶太古燈的那個賊，而這案偷盜的方

法，和上回的偷燈，如出一轍。」

「外形雖然相像，但內幕裏却是相反。因那燈是屋中人偷的，」福爾摩斯

却是這樣說。

男爵搖首道：「這事我倒不信，那賊明明都從外面來，怎好說是我們的人？先生敢說那偷猶太古燈的，一定是我們屋裏人麼？」

「必定是屋裏的人。」福爾摩斯很決斷的回答。

「那麼，先生有什麼見解呢？——」

「男爵！現在姑不必細說，總之，這兩案的起源，如出一轍。我低頭覓着了兩案的關鍵，就可破案了。」

男爵見福爾摩斯的神情，很有把握，不像無因而發的：就靜默了一會，慢慢的說道：

「很好，那麼讓我們把這案子報告警署——」

「且慢，現在還用不到警察，暫時可不必報告。」

「但是那鎗聲……」

福爾摩斯隨口接道：「不妨，槍聲無礙。」

「你的朋友呢？——」

「我友雖受些微傷，也無妨礙……祇囑咐醫生代守秘密——那警署裏的



各事，全由我擔負好了。」

#### 四 紙剪的密碼

眨眨眼過了兩天，再沒有意外的事發生。福爾摩斯在這兩天裏，把他銳利的目光，很細心在爵邸裏從事偵探，差不多把廚房和馬廄都察勘遍了，但仍探不到一絲光明的線索。有時和邸裏的僕役談話，也問不出一些破綻。但福爾摩斯仍力自鼓勵，不肯軟化他的勇氣。他心裏想，我偵探這案，必定要探到這案的究竟，我祇要一步步進行下去，不怕探得不到頭緒。現在我好似立在戰場上面，那羅蘋埋伏的黨人，必在這屋的四壁之間。我祇須細心觀察，總能水落石出的呵。

到了第三天。福爾摩斯偶然走進男爵女兒的讀書室裏，這時男爵的第二個女兒——愛麗，正在屋裏尋她的剪刀，一見福爾摩斯進來，就很高興的對他說：

「先生！我也能夠做你那天晚上一樣的紙黑線哩。」

「那天晚上嗎？」福爾摩斯隨便的和她搭訕說。

「是的，那天飯後，你不是得着一封電信嗎？那信下的黑線，我也能做的呀。」

愛麗說着就出去了。福爾摩斯覺得愛麗來一句話，很有偵探的價值，所以馬上追出去問道：

「愛麗！好孩子！你也會做電碼麼？那真聰明哩！」

「真的，我會翦出字母，黏在紙上，像電碼一樣。」愛麗聽得有人稱贊她，她很高興的說。

「這新鮮的頑意兒是那個教你的呢？」

「是我的先生。因為我常常看見她把新聞紙的字母，翦出來黏在紙上。」

「你先生爲什麼要做這事，你知道麼？」

「她把那些黏成了電信，就放到郵局裏寄去的。」愛麗說完，就跑到起居室裏去了。福爾摩斯付了一付，忙回進讀書室內，仔細把室內的物件，一一勘驗。見那火爐架上，擺着一束報紙，福爾摩斯就展開來翻看，見裏面翦掉的很多；有的翦掉幾字，有的翦去一行。但不知翦掉的是什麼字母，和那幾個是愛

麗翦的，那幾個纔是愛麗絲女士翦的？福爾摩斯一時尋不到頭緒，就把報紙重新放在原處，另翻那檯上的教課書，忽的在書樹角上一本舊的練習簿底下，翻着一本兒童畫冊。福爾摩斯翻到那記七曜日名目的一頁，見別的字目都在，只那禮拜六的一字，却已翦去。福爾摩斯想到猶太古燈的失竊正是禮拜六的夜裏，心上不覺一動，忙更把這書翻驗。翻了一陣，在那寫大楷字母和號碼的一頁裏，又見翦掉幾字，仔細一算，見共翦去九個字母和三個號碼。他就掏出記事簿來，把失去的字数記了下來，那幾字是：O, D, E, H, N, O, P, R, Z —— 2, 3, 7. 福爾摩斯不覺歡呼了一聲，就把那幾個字母，顛倒拚成一句句子：「REPOND, Z — CH — 237.」那第一字，是法蘭西字的答覆。那 CH —— 237, 大約是寄信人住址的縮寫了。他料想必是叫得信的人，在禮拜六寄回信到 CH —— 237 去。福爾摩斯想到這裏，很是快樂。更翻下去，已是頁頁完好，不少一字了。於是，他就仍把那書放在原處。但這時愛麗重又跑進門來，福爾摩斯就上前抱着她，很親熱的對她說：

「好孩子！你可還有別的紙兒麼？或是另有翦下的字母，要我給你黏在書

本上面麼？」

「紙兒麼？沒有。——先生你不要再跑到我的書房來呢，你的先生她是很不歡喜你的囉。」

「愛麗！你真乖！」

愛麗見福爾摩斯稱讚她，心裏更是快活。她便又伸手從衣袋裏摸出幾塊碎布，二塊糖餅，二粒衣鈕，最後還摸出一條紙兒交給福爾摩斯道：「我祇剩這一張紙了。先生！你要看麼？」

福爾摩斯接了一看，却是寫一輛車兒的號碼是「3279」四個字。他就很得意的問愛麗道：

「你從那裏得到這一張紙呀？」

「這紙從先生的袋裏落出來，我纔拾着的。」

「什麼時候呢？」

「上禮拜日做彌撒禮的當兒，先生在衣袋裏掙東西，就把那紙遺帶在地上的。」

「很好，現在我教你個法兒，就不會給你先生罵了。你祇不要告訴你先生說你看見我就是了。」

福爾摩斯這才放下愛麗，走出了書室，就又走到男爵室中，把女師的事情告訴男爵。男爵却跳起身來道：

「愛麗絲——你可是疑惑她麼？——唉！這是什麼話？」

「男爵！是不是她，這不管，我祇問你幾句話，她在府上供職幾時了？」

「快近一年了。但我知道決沒有再比她貞靜的女子，所以我向十分佩服她的。」

「我來了幾天，怎麼沒有見過她一面呢？」福爾摩斯說時，呆呆的看着男爵。

「這兩天，她有事請假，所以不在這裏。」

「現在可已回來麼？」

「回來也沒好久，現在她正在你的朋友那裏，充當看護呢！她性情溫柔體貼，真是一個最好的看護婦。華生先生也很和她合得上來。」

「呀！」福爾摩斯驚訝的叫了一聲，接着又深思了一回，才又問男爵道：

「她不是在禮拜日早上出外的麼？那天是不是在發案以後？」

「大約是的。一男爵說着，就呼他夫人進來，把福爾摩斯的問題問她。她

說：

「這是每禮拜的老例，女士在禮拜日十一點鐘的當兒，帶我們的小孩子一同出去做彌撒禮。」

「但那天她在十一點鐘以前，可曾先出去過麼？」

「先出去麼？那我却不知道。但我好像記得當那天禮拜六的晚上，她曾對我說，禮拜日的早上，她的表兄要經過巴黎，她要出去會面一次。你可是疑她嗎？」

「我並不疑她，不過我很願和她見一見。」

福爾摩斯說完，就別了男爵夫婦，一連到華生的屋中。劈面就見一個穿褐色長衣的看護婦，正俯身在病床傍邊。把藥水進飲華生。算到她回轉身來時，福爾摩斯心裏不禁一跳，原來這少婦就是那天到巴黎時，在那特車站上迎接他

們的那個少婦呵！

## 五 跟蹤偵查

愛麗絲女士對着這英國大偵探瞧了一瞧，秋波一轉，嬌媚動人，却毫無踴躍的樣兒。福爾摩斯也不提前事，瞧着她整理桌上的藥瓶綳帶等事，默默不語。愛麗絲見福爾摩斯呆看着自己，不禁又嫣然一笑。福爾摩斯想到了一事，忙轉身下樓，見男爵的汽車，正停在院裏。就跨進車中，叫汽車夫開他到利範羅司馬車行裏去。因為他在愛麗絲給他馬車號碼的那張紙上，已看見了印着那車行的地址了。到了那裏，問起那禮拜日駕駛八千二百七十九號的馬車夫是誰，回答說是名叫齊發來，但剛才正駛車出去。福爾摩斯就先吩咐汽車回去，獨自在車行裏等了將近一個鐘頭，纔見齊發來回來了。福爾摩斯就問他禮拜日的事。車夫回道：

「不錯。那天我在孟撒沙公園附近，曾載一少年婦女——她蒙着厚面幕，穿着黑色衣服，瞧她的形狀，像很踟躕不安。」

「她可曾帶一個包裹麼？」

「正是，我記得是一個長方形的包裹。」

「但你把她載到那裏去的呢？」

「我送到聖飛達萊特轉角愛文尼路的一宅屋裏，大約耽擱——十多分鐘，就重新回到孟撒沙公園。」

「你現在可還記得那愛文尼路的屋子麼？」

「記得的，先生！可要我領你去麼？」

「暫時不必，現在可先載我到烏佛廣場三十六號。」

到了警署門首，福爾摩斯就進去見偵探長甘森瑪，見面之后，福爾摩斯便說道：

「甘森瑪先生！我們久違了。現在你可有功夫幫我辦一件案子麼？」

「功夫有的。不過你的案子，倘是關係羅蘋，我却不能效力。」

「這案却正是關涉羅蘋的。」

「那麼，恕我不能遵命了。」

「怎麼？說你怕他麼？」



甘肅瑪嘆了一口氣道：「福爾摩斯先生！我的本領不濟，萬不是羅蘋的敵手。往事重重，盡是白耗心血，終歸失敗。所以我現在真不敢和他作戰了。福爾摩斯先生！你也當知羅蘋的手段，真比我們高強多啊！我現在對他唯一的妙法，祇有遠而避之。」甘肅瑪說時，神情很是消極。

「我是不怕他的。」

「他能弄得你失敗，使你像我們一樣怕他。」

「笑話，我們且看到底那個失敗。現在請你先和我一同出外一次。」

「你既然定要試試，我就奉陪一趟罷。」甘肅瑪無可奈何的說。

他們一同走進車中，福爾摩斯叫寶潑來載他們到愛文尼路的那宅屋子的所在。到那裏時，夜色已上。福爾摩斯就叫車子停在對街咖啡店前，他們一同下來，就在靠沿街的桌子坐下。福爾摩斯道：

「侍者拏墨水和鋼筆來。」

侍者拏了過來，福爾摩斯在紙上寫了幾字，授給侍者道：

「你把這紙遞給對屋的守門人，這人正啣着烟斗立在門裏。」

隔了一會，那守門人已越街走過來，甘羅瑪就自己聲言是警署裏的偵探長，逼他吐出實話。福爾摩斯就問他有一個着黑衣的少婦，在禮拜日的早上，可曾到他屋裏去過；守門人也就回答道：

「穿黑衣的少婦麼？不錯，那天大約在九點鐘時，的確有這樣的一個人到二層樓上來過的。」

「你可常常看見她麼？」

「不；但近日常來，却時時看見了她。」

「禮拜日來過後，她重新又來過幾次呢？」

「只是來過一次——就是今天。」

「怎麼，今天來過麼？」福爾摩斯問時，眼光炯炯，像無限興奮的樣子。

「是的，她現在還沒有去呢。」

「哦，還在這裏麼？」

「正是；她在十分鐘前到這裏來的。我剛才去時，還看見她在門邊。——

哦；你看，她的車子不是停在那曠場上麼？」

福爾摩斯隨守門人的指點處，看了一看，高興的說道：「不錯。但那二層樓上住的是甚麼人呢？」

「那樓上共住着兩個人，一個是成衣的當台司女士，一個是紳士。這個紳士來住不過只一月多些；他租了二間房間，自稱叫做勃利孫。」

「但你為甚麼在他的名字上，加着自稱兩字呢？」福爾摩斯像抓着線索似的緊隨着問。

「因為我很疑心他的那個名字是假的。我的妻子曾到他室裏去料理物件，見他衣上名字的記號，件件都不固。」

福爾摩斯軒眉笑着道：「他平日幹些什麼事呢？」

「呀！他天天出外，有時竟三天不還，也不知他幹些什麼。」

「他在禮拜六可曾出去過麼？」

「等我想一想，是的，他在禮拜六晚上回來后，至今還沒有出去過呢。」

「那麼，他是什麼樣兒的人？」福爾摩斯追問着。

「他的式樣好多，叫我也難以說得出來，因為他的樣兒時時變換，有時很

長，有時又變矮了；有時很胖，有時又變瘦了；並且他的皮膚，也時黑時白；有時我遇着他，竟不認得他呢。」

甘森瑪和福爾摩斯聽了，不由得互相看了一眼。甘森瑪緊緊握着拳頭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是他了。這一定是他了。」福爾摩斯也心裏突突亂跳。

這時，守門人斗的說道：「先生快看！那少婦出來了。」

福爾摩斯抬頭望去，果見是愛麗絲的情影，走出了大門，向曠場那邊走去。守門人忽又說道：

「那邊出來的，就是勃利孫先生。」

「那個是勃利孫先生？」甘森瑪着急的問。

「就是那臂下挾着包裹的。」守門人指點着說。

「他好似不注意那少婦……噢！那少婦已登車了。」甘森瑪向福爾摩斯道：「我們快去看看他們兩人呢。」

「他們忙起身走出店門，在亮晶晶的路燈光裏看去，見勃利孫的背影，儼然是亞森羅蘋，他們不由得緊緊跟着追去。」

「你舉那個？」甘森瑪忽然問福爾摩斯道。

「他，」福爾摩斯指着勃利孫說：「我們自然要跟這一隻壯鹿。」

「那麼，我就跟那少婦罷。」甘森瑪又這樣提議。

但福爾摩斯忙扯着他道：

「不必，我們若要得這少婦，非常容易，現在你快跟我走罷。」

## 六 室中巨變

福爾摩斯和甘森瑪遠遠地跟着羅蘋，羅蘋仍挾着包裹，忽忽向前走去；却絕不曾回轉頭來。福爾摩斯細看羅蘋的右脚，似乎有些微蹙，甘森瑪道：

「那脚的蹙，一定是他作怪，最好現在我們有兩三個警察，就可以把他捉住，倘使慢一點兒，又要使他逃脫我們掌握了。」

但是，看看在這愛文尼路上，十分冷靜，走路的人都已絕跡，所以他們連警察的影兒都沒有瞧見。

「這裏十分冷落，我們應當分開走的好。」

這時已走到勝利哥路，福爾摩斯就和甘森瑪分開，各沿着一條樹影婆娑的

邊道走去。他們這樣跟了二十分鐘，羅蘋忽而左轉，沿着西茵河走。福爾摩斯和甘森瑪閃在樹蔭裏，見羅蘋走下西茵河邊的灘上，停了數分鐘的功夫，又走原路回來。他們躲在樹木背後，羅蘋走過他們面前，好像沒有覺察。但他的那個包裹，却已沒有了。他們等羅蘋走過了，依舊在後面跟着。這時忽見另有一人，從那所房屋的角度閃將出來，又在樹下伏了一回，蹩蹩手蹩腳的跟羅蘋走去。福爾摩斯低聲對甘森瑪道：

「我看這人，也是跟蹤羅蘋的。」

「不錯，我們來時，我已看見他了。」

福爾摩斯就和甘森瑪跟在那第二人的後面。羅蘋仍走原路，過了愛文尼路，就回到聖飛達萊特的那宅屋子裏去。這時守門人正在關門，甘森瑪忙跑過去問道：

「你已看見他回來了麼？」

「看見的。我剛纔在樓梯上旋煤氣燈，還看見他關門呢。」

甘森瑪又道：「那室內可還有別的人麼？」

「還沒一人。他也不在這裏吃飯，所以也沒有僕人。」

「這裏可有別的樓梯上下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甘森瑪就對福爾摩斯道：「現在最好的計策，我在這裏看守羅蘋的門，你趕快到第母委斯去見警察長，我現在草一張字條給你。」

「你一人敵得住羅蘋麼？」

「我可以叫人幫忙的。」

福爾摩斯搖首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你萬不是他的敵手。」

「我雖不是他的敵手，但守守門的本領，我自信還不至弄出岔子。」

「我的意思，我們現在趁他不備，一同到他那裏，按鈴求見，他或者束手就縛。我們二人祇須隨機應付，也不怕敵不過他一個人的。」

甘森瑪聽了贊成，就一同走上樓梯，既到門首，甘森瑪就按那門上左邊的電鈴。但鈴聲響後，室中一無聲響。甘森瑪按時，仍無聲無息。福爾摩斯不耐道：

「我們進去吧。」

「好。我們趕快進去。」

他們伸手推那室門。但室門却從內鎖着。用手敲擊，門依然關着。但屋內似乎隱隱有走路聲音；隔了一會，猛聽得內室裏砰的一聲響，接着就有重物倒塌的聲音似的。福爾摩斯忙退下幾步，側着肩膀，向門上直撞過去。甘森瑪也幫着把室門撞開，就叫福爾摩斯衝進室去。臂頭就見室中一個死尸，倒在壁爐邊上。他們看見那死人的身體，還兀自顫動。隔了一會，那把手槍纔從死者手裏墮下地來。甘森瑪俯身下去，察視那死尸的頭，見太陽穴上，已打了兩個大洞，那血液還不住的淌着。就嘆氣說道：

「我竟不認得他了。」

「我却能斷定他不是羅蘋。」福爾摩斯說。

「你沒有細看，怎麼能斷定不是羅蘋呢？」

「你想羅蘋這人，豈是肯自殺的麼？」

「但我們剛才跟的明明是亞森羅蘋。這會錯麼？」



「羅蘋奸計百出，我們恐怕又上了他的當了。」

「那麼這人至少總是他的黨人。」

「亞森羅蘋的黨人，也萬不會有自殺的道理。」

「可是究竟這是甚麼人呢？」

於是他們就一同檢驗屍體，福爾摩斯在袋裏搜出一隻空白紙匣，甘森瑪在別的袋裏搜出幾個錢幣。但衣裳和手帕上，却沒有一些記號。他們起身來，又勸驗屋內的物件，除掉一隻大箱子和兩隻布袋外，祇有壁爐架上，放着一束報紙。甘森瑪攤開一看，却都是記猶太古燈盜案的新聞。福爾摩斯和甘森瑪在室內搜索了一路鐘，一些得不到線索。祇好沒精打彩的走了出來。這時他們腦筋裏充滿了無數疑問：這是什麼人？爲了什麼事要自殺？和猶太古燈的盜案，又有什麼關係？並且這才追躡他的那個人，又是誰？這許多難題，他們一時都摸不着頭緒。福爾摩斯睡在牀上，一夜心裏十分憤懣。等到天明起身，忽又得到一封信，那信上寫道：

福爾摩斯先生：

請允我今天敬把勃利孫的喪事報告先生，還請先生加上送殯隊裏。他的尸體，將由地方分費，在六月二十五日禮拜四那天安殮。

——亞森羅蘋——

七 一個女郎和一個乞丐

福爾摩斯擎着亞森羅蘋的信，對華生道：

「老友！你看，我現在最憂慮的，就是那賊的眼光，專注意在我一人的身上。凡我的行動，簡直像演員一般，到處受導演者的節制，一步不能自由。並且我心裏的計劃，他好像沒有一格不知道的。華生！你可明白我的話麼？」

但這時的華生，傷勢正重，身體的熱度，在一百〇二和一百〇四度之間。夜裏也沒有睡着，所以他對於福爾摩斯的話，一句都沒有聽得清楚，也就默然不答。

「但我靠着我最堅定的毅力，並不畏縮。我每受一次挫折，就自己鼓勵一次。我常對羅蘋道：『你現在儘可取笑，但總有一天，你敗在你自己的手裏。』華生！你可曉得我已從愛麗那小孩手裏，探到羅蘋和愛麗絲通信的法子

麼？我緩一天解釋你聽吧。」

福爾摩斯獨自繼續說着，在屋內踱了一陣；又走到華生牀邊，輕輕說道：「現在我已尋到一條光明的路，從那路進行，我自信不致走錯。現在將着手探明勃利孫的一切事情。今天我已約了甘羅瑪到昨夜勃利孫埋包裹的西茵河邊，一探形跡，總可以得些線索。致於那愛麗絲的事，還容易對付。現在還有一事，應當研究，就是那書裏剪掉的C和H兩個字母。華生！你當記着，這兩個字母，或者就是全案的關鍵呢。」

福爾摩斯說到這裏，那愛麗絲女郎，忽然走進室來。伊向福爾摩斯瞧了一眼，就開口說道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你來打擾我所看護的人，我要發怒的。你難道不知道醫生囑咐病人，應當靜養麼？」

福爾摩斯不答，祇把他銳利的目光，注在她的臉上，好像他們第一次見面似的。愛麗絲見福爾摩斯看她，不禁微笑道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你為甚這樣看我，你似乎忖些甚麼心事。你到底想甚

麼？請告訴我聽聽好麼？」

她說時，櫻唇半綻，秋波欲流，如花的臉上，滿堆着嬌笑。酥胸微微前仰，緊握着兩隻纖手，神態十分動人。福爾摩斯見她這樣，以為她有意輕視，不禁大怒。走上幾步，故意延長了聲音說道：

「昨天勃利孫已自殺了！」

她好像不解，順口說道：「昨天勃利孫自殺了麼？」

說時毫不在意，面上也並不變色。福爾摩斯見她如此，不禁又說道：

「我知道昨夜的事，已有人告訴你了。不然，你聽了這次凶耗，必要大吃一驚……你也不必假裝不懂了。」

他說的時候，就走到樓邊，把愛麗絲剛帶來的那本圖畫簿取在手裏，翻到那挖掉字母的一頁，就對愛麗絲道：

「女士！你可能告訴我為什麼挖掉這書裏的字母，好讓我明白你寄勃利孫的信，和猶太古燈的失竊有甚麼關係嗎？」

愛麗絲好似一些不懂，慢慢的道：

「什麼關係……勃利捺麼？猶太古燈的失竊麼？我真一些不懂啊！」

「你不必假裝癡呆，我明明探出，你在四天之前，不是把窗裏的字母挖掉了黏在紙上，寄給勃利捺的麼？那又何妨講出來聽聽呢！」

「我寄給勃利捺麼？……」她仍然若無其事的說着，不禁又吃吃的笑了。

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，一定以為我是那盜案裏的同黨；而那勃利捺偷了那盞猶太古燈，後來又自殺了，你却當我是他的朋友呢！呀，這真可笑極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昨天晚上到愛文尼路那宅大屋的二層樓上去瞧那一個呢？」

「我去看那成衣婦當台司，你可是把成衣婦和勃利捺併做一個人麼？」

福爾摩斯默不言，隔了一會，纔說道：

「現在還有一件事問你，那天下午，你又為甚麼在那特車站上強迫我當時回去，不願我偵探這案，這又有甚麼原因呀？」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你的話可笑極了，在理我應罰你罰昧，現在我還有別的事，剛纔醫生開一張藥方，我正要到藥房裏去一走；就罰你代我做一回看護生吧。」

愛麗絲笑着說完，就走出室去。福爾摩斯見她去後，不禁自語道：「我已上她的當了。我在她身上，仍沒有得到什麼，她倒反把我嘲笑。」這時斗又想起藍寶石的一案，也曾受着斯華女郎的愚弄，這兩個女郎，必盡是亞森羅蘋的黨人，故而能在這種危險環境地，依然鎮靜不變。福爾摩斯想到這裏，忽聽得華生叫道：

「福爾摩斯……福爾摩斯……！」

福爾摩斯忙走到華生牀前，問道：

「老友！甚麼事？身上不舒服麼？」

華生呆瞧了福爾摩斯半晌，纔吐出幾句斷斷續續的話來，「不是的，……」

福爾摩斯……她是好人……可以相信的。」

「你現在怎麼說出這種笨話來？我老實告訴你，她一定是羅蘋的黨人。我因為她的狡黠老練，一時便失掉我的聰明。放她脫身。她現在必定把她聽得的話去報告黨魁，我料羅蘋在一小時中，必都知道我剛纔所說的話了。」

福爾摩斯憤憤的說着，就也不顧華生急急奔出室去。走到米信路上，就見

愛麗絲走進一家藥房裏去。隔了十分鐘，才見她挈着兩三個包白紙的藥瓶走出店來。她在路上走不多遠，前面忽有一個窮人，擎着一頂帽子，走到愛麗絲面前，好像求乞的一般。愛麗絲立定了，給了他一個錢幣，才重新走她的路。福爾摩斯以為他們好像談話，這窮人形跡真可疑得很。於是就緊撵愛麗絲，跟在那窮人背後，走了一陣，已走到聖飛達萊特曠場。那人忽在勃利孫的屋前徘徊不走，有時抬起頭來，瞧瞧二層樓上的窗，又很注意那屋裏進出的人們。大約有一個鐘頭，忽又跳上往尼利的電車，福爾摩斯也忙跟了上去，就坐在那人的旁邊；他的一旁，還坐着一個紳士般的人，這時正在看報。特到尼利，那紳士才放下他的報紙，福爾摩斯一看，原來就是甘森瑪。甘森瑪指着那人，附在福爾摩斯耳邊，悄悄的說道：

「這是昨夜的人，剛才他在勃利孫的屋前，已曠了一個鐘頭了。」

「勃利孫那邊，可有什麼新聞麼？」

「今天早上，外間曾有一封信寄給他的。」

「今天早上麼？那麼這信還是昨天寄的。我想那寄信的人，一定還沒有知

道勃利孫自殺的消息吧。」

「我也這樣想。我和警察長看過那封信，現在那信上的大意，我念給你聽吧：『他不受和約，他定要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物件，不然他要下手了。』下邊也沒有名字和發信的地址。你想這幾句話，大約和我們沒有什麼益處吧。」

「甘羅瑪先生！我却不敢同意。一福爾摩斯說：『據我看來，這封信却大有研究的價值。』」

「這又怎樣解釋呢？」

「我自有的理由。一福爾摩斯說着，就默默無言；他又大大運用他的腦筋了。」

這時電車已停在却登路的軌道盡處。那人就下了車，很快的向前走去。福爾摩斯拉着甘羅瑪忙跟在他的後面，走了一陣，甘羅瑪道：

「他如果回轉頭來，我們就徒然了。」

「現在他是決不會回頭的。」



但甘聶瑪道：「福爾摩斯先生！你怎麼能夠料定他呢？」

「這很明白，他是亞森羅蘋的黨人，不要將二等角色比他。你只瞧他把手伸在袋裏的那種模樣，就可明白是羅蘋的黨人了。他明知有人跟他，但是並不恐懼。」

「但我們兩個人，難道捉他不住麼？」

「你不要太自信，他怕甚麼！他能在一分鐘中，說不定就會逃出我們的掌握。」

這時甘聶瑪却忽然拉福爾摩斯的手道：「你跟我來，快快跟我來。你看，那咖啡店門首，正有兩個坐腳踏車的警察在着，我去喊他們把他立刻捉住。看他怎能逃出我們的掌握。」

「我的朋友！你休這樣拏穩，他已和警察們講話了。」福爾摩斯的話未說完，甘聶瑪已高叫起來：

「我的上帝！這一個角色真厲害！」

原來那人早已走到兩個警察那裏，看他和警察講了幾句話，立刻把靠在脚

咖啡店牆上的第三輪脚踏車，彎身坐上去，同着兩個警察，風馳電掣似的去了。福爾摩斯笑對甘聶瑪道：

「甘聶瑪先生！你可相信我適才對你說的話麼？那亞森羅蘋的黨人，在這一霎時間，從容逃去，並且還有你們的二個警察，做他的衛隊哩！我早已和你說過，你的朋友是很有能為的啊。」

甘聶瑪咆哮着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；你笑我有什麼用處！現在我們到底怎樣着手呢？」

「來，來，來，你不要發怒，我們現在只要得到一個助手，就不難報復他了。」

甘聶瑪道：「在這尼利路的那邊，霍萊番正等着我呢。」

「那麼很好，」福爾摩斯道：「你去把他招呼過來吧。」

甘聶瑪答應着去了。

#### 八 西茵河上聞智

福爾摩斯獨自依着脚踏車走過的輪痕，向前走；走了一陣，已到了勃利

捺昨夜埋包裹的西茵河邊。見河邊正泊着一艘很舊的小船，就依着那三人的輪跡，慢慢的走下河邊，一壁自付道：「我料他們在這一個鐘頭裏，已到過這裏了。」這時船裏的一人，正低頭坐着釣魚。福爾摩斯就問他道：

「你看見三個坐腳踏車的人，到這裏來過麼？」

那人並不同答，祇搖了搖頭，福爾摩斯又道：

「我看那三個人剛才停在這裏，離開你祇有幾碼，你怎麼會不見呢？」

那漁人仍然沒有說話，祇把他的竿挾在臂下，一手從袋裏掏出一本記事簿來，寫了幾個字，就把那頁扯了下來，授給福爾摩斯。福爾摩斯見了一呆，原來那紙上寫的，就是他先前在兒童圖畫簿裏，瞧見挖掉的『*Odehnopizeo*——237』那幾個字母。

這時日光映在河上，激激灑灑的泛起一道金波。那漁人仍舊幹他的捕漁生活，也不顧福爾摩斯，他的頭部深深埋在一頂闊邊草帽底下，低着頭也瞧不見他的面部；他的外褂和半臂，盡堆在他的傍邊。福爾摩斯默默的瞧了那漁人幾分鐘，心中疑惑道：「他就是羅蘋麼？」隔了一會，才決定道：「定是他了！」

這定是他了！但他爲什麼坐在這裏，看他的態度很是安眠，好像一些沒有恐懼……但他怎麼知道那圖畫簿裏的事呢？必是剛才愛麗絲教黨人轉告他的了。」

福爾摩斯付到這裏，就一手伸進衣袋，掏出他的手槍，準對漁人的後背。但漁人却仍不動，依然釣他的魚。福爾摩斯想開槍把他打死，但一面還孤疑不定：「還是讓他坐着，……還是就請他喫一槍子呢？我倘使遲慢些，又要吃他的虧了。」

但這時忽聽得一陣腳聲，回頭一看，見甘森瑪已同着幾個偵探來了。福爾摩斯忙把那人抱住，那人也連忙動手，就一同倒在船裏。那人果然就是羅蘋，這時他一壁和福爾摩斯相敵，一壁叫道：

「福爾摩斯！你今天很好，怎麼竟來和我較量了？現在你還是靜靜的坐着，讓那船離開了岸，我們就好好的游玩一回罷。」羅蘋說時，雙槳划水，船已離開河邊，於是他又說道：「親愛的朋友！唉，你到底要幹甚麼呢？長了這

麼大，還是像小學校裏的小學生一樣的玩皮，你自己想想也覺得可笑麼？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用力掙脫福爾摩斯的手；福爾摩斯真憤怒極了，忙把手伸到袋裏摸索，可是袋裏却是空空的，那手槍早已到了羅蘋的手裏了。他只得俯身去搶了一支木槩，想把船划近岸去。但羅蘋已取了別一支槩把船蕩到河心。

福爾摩斯！我的運氣很好，今天借着流水的力，又得到勝利了。哈羅，福爾摩斯你還是聽你老友羅蘋的話，放下那支槩來吧。」

福爾摩斯好像沒有聽得羅蘋的話，祇是只管別他的槩；但在這時忽又聽得羅蘋叫了一聲「老友注意，」那時岸上已放了一槍，羅蘋忙把頭一低，一顆槍彈就從他的頂上掠過，墮下水去，水波微蕩，泛起一圈圓形的波紋，不久就消滅了。

「那開槍的却是我的老友甘森瑪哩。」羅蘋不禁笑道：「甘森瑪！你自己保護還不能，怎能開槍打人！哈羅！他又要開槍了……唉，萬惡的人！但你當心一些，不要打傷了我親愛的福爾摩斯先生呢！」羅蘋這樣說時，就立在船裏，把身體遮着福爾摩斯，高聲對甘森瑪道：

「甘聶瑪！現在你可以瞄準，我的心在這裏……高些……偏左些呵，……你真笨極了，又打不着。……甘聶瑪！你還要開槍嗎？好！我來替你喊口令，一，二，三，發！噠，又白耗了一顆槍彈！政府裏把手槍給你，難道是做小孩子的玩具的麼？」

他說着，自己掏出一支長的手槍，隨手放了一槍，一個偵探的那頂帽子，早已被槍彈打了一洞。羅蘋微笑說道：「甘聶瑪！你看我的頑意，不是比你高強些嗎？我的先生！你還是脫帽對我行禮吧。這支手槍，却是我的好友歌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東西呢！」說完，他把那手槍，就對岸上一拋，恰落在甘聶瑪腳邊。福爾摩斯見了，不禁微微一笑，心裏也很佩服他有這本領，的確很可橫行一時了。

這時兩岸上的人，已圍了攏來。甘聶瑪和他的助手沿岸奔去，還想弄個機會，捉住羅蘋。但羅蘋却情態自若的，看着福爾摩斯說道：

「先生！我知道你十分注意這案，像看戲一般的高坐在正廳的第一排裏，從第一幕看到結末的第五幕，就是有人把屈萊萊範爾的金錶，要和你交換你的座

位，我料知你也不肯。你以為看到末一幕時，那亞森羅蘋就會自入羅網。但恐怕也掣不穩吧。我親愛的先生！現在我有一個問題，無論應允和回絕，請你就回答我一句。就是請你對於這案，不必再干涉了。你可能答應我嗎？」

福爾摩斯搖頭道：「那我不能。」

羅蘋很是焦燥，身上的肌肉都不禁掣動。一面還是懇切的說道：「我教你置身事外，才是個聰明人，不然，你必定要自取懊惱，親愛的先生！你到底應允不應允？」

「我不能應允你。」

羅蘋就掉轉身體，從船裏抽起一塊木板，低下身去，在船裏做了一回手脚，約有幾分鐘的功夫，才立起身來。福爾摩斯爲了羅蘋把背向着他，所以沒有瞧見他幹些甚麼。這時羅蘋已對着福爾摩斯坐下，一面說道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我知道你今天到這裏來的用意，正和我一般，就要釣取那勃利孫昨夜沉下去的包裹。你說我的話對嗎？我今天本釣了幾個朋友，到這裏來一探西茵河底，但是適才正在這裏，忽見我那幾個朋友坐了脚踏車來，說

你馬上來了，我得了這個報告，就坐在這裏老等。你現在可適意嗎？講到你在瑪利羅路爵師裏的一切情形，那邊有友人用電話報告我的，你可已完全明白嗎？」

他說到這裏，忽停着不說，這時河水洶洶的從船裏漏將進來，慢慢的浸溼了滿艙。羅蘋又道：「福爾摩斯先生！這船太做舊了，竟漏進水來，你可害怕麼。」

福爾摩斯聳了聳肩，默默不語。

「你和我角智，真不知自量，我難道肯心悅誠服輸在你的手裏麼？故而我必定要在熱鬧所在使你服輸，給一般人瞧瞧，我們兩的本領，免得還有新的克羅仁伯爵夫人，和倍倫男爵，來向你求教，阻梗我的計劃。我親愛的先生！你現在別看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忽把手捺在眼上，向岸上望了一望，才喊道：「我的天啊！他們已把一隻兵艦裏的舢板向我們搖來，五分鐘後，他們就可接近我們，那麼我就要給他們捉住了。福爾摩斯先生！我現在遞一句忠告，你盡可用力捉我，



縛牢我的手脚，把我解到我國……你可滿意嗎？……你倘使不動，我倆就要沉下水去，此刻祇好各立遺囑了。你怎麼說呀？」

說時，他們的眼光忽相接觸，福爾摩斯突然醒悟，羅蘋剛才的鹿鹿，就是在船底上鑽一個洞呢。這時水已漸高，升到二人的腳踝骨上，福爾摩斯忽掏出烟盒，拏出一枝紙烟，燃着了慢慢吐吸，羅蘋仍說道：

「我親愛的福爾摩斯！雖在這個時候，你也不必想我已經認輸，會像一般人們的服從你；其實我們不要踏到角力場裏，就可斷定我一定可以勝過你了。我並不怕你歌洛克福爾摩斯做我的勁敵，我看福爾摩斯却自討失敗罷了。親愛的先生！我現在告訴你，那司運之神，正幫着我戰敗你呢！不過，我深悔一樁事情，我們現在好像處在腳盆裏面，一些發不出威風，我真懊惱。……我還有什麼說呢？噢！一隻腳盆。……我們就洗一個浴吧。」

羅蘋刺刺的譔笑不停，但河水已浸到他們的座位，那船也慢慢向下沉去。福爾摩斯擡頭向着天，仍吸他的紙烟，好像正從雲影裏抽他的思緒。羅蘋仍不得的取笑。可是這時的情勢，非常危險，再隔一二分鐘，他們就要溺在水裏

了。

「福爾摩斯！」羅蘋高聲的說：「他們近時，我知我們早已溺下水去，現在我們應當快寫遺囑，吩咐後事。先生！我願把我所有的產業，投給一位英國的國民歌洛克福爾摩斯——天啊！他們來的怎麼這樣快？呀！這兩個親愛的人，搖船的身段，到很是不錯，簡直像搖船的水手——唉，是你嗎？山甘脫霍萊荷，很好！你竟把兵艦裏的舢板搖來，我當通知你的長官，給你獎章。——你的朋友覃席現在那裏？在左岸麼？我料他正雜在那隊土人當中，那麼，我備妻泗水逃走，向左呢？給覃席和土人捉住；向右呢？那甘轟瑪和尼利路的人，又老等在那裏，羅蘋今天到了絕地了！……」羅平說罷，仰天大笑。

這時，船忽又陷進漩渦，的溜溜的轉將起來。福爾摩斯忙把那槳划住船身。但羅蘋還是狂笑着說下去：

「先生！我請你把外褂脫掉，泗水起來好輕便一些。噢！你不脫麼？那麼我也把外褂穿上了。」他且說且把外衣穿上，像福爾摩斯一般鈕好，接着又道：「你真是個好角色，前途無限光明。假使現在把你這樣的天才葬在流水裏

面，真是十二分可惜。」

這時，福爾摩斯忽大聲說道：「羅蘋先生！你怎麼這樣嘮叨！像你這樣本領的人，何以也像老婆子一般！」

「這話說得太尖刻了。」羅蘋謙虛的說：

「但我却很感謝你，你在這刺刺不休的說話裏，却已告訴我一樁不知的事。」

「甚麼！還有不知的事這麼？可能告訴我聽聽！」

「這却恕我不能，不過有一句話不妨回答你，我在二小時裏，必定可以報告給男爵夫婦知道了……。」

福爾摩斯還沒講完，那船已直沉下去，把他們二人一同帶下水去。隔了一會，那船船底忽然向天；余上水面。這時兩岸的人，都大聲吶喊，聲振山嶽。一會兒，斗的有一人翻上水面，却是福爾摩斯：「霍萊番忙把船纜拋將出去，把福爾摩斯拉到船上。背後忽有人喊道：

「福爾摩斯先生！你真都知道了麼！我也很願你能在三小時裏把案事報告

他們，不然，福爾摩斯先生，我很替你震駭全球的名譽擔憂呢！」  
原來，這時羅蘋也已浮上水面，跨在沉船舷上，像騎馬一般；一壁却滔滔不絕的說個不住。霍萊番把手槍瞄準着他，大聲喝道：

「羅蘋快降！」

「霍萊！你真不知趣，我正有話要和福爾摩斯先生說呢。」

「羅蘋快降！不然……！」

羅蘋恨道：「霍萊番！你真笨極，須知人到萬分危急的時候，纔肯投降。我現在還不危急，怎麼要投降你呢！」

霍萊番舉着手槍，高聲喝道：「羅蘋！這是最後一次了！你到底降麼？」

「霍萊番！你要打我，可是怕我逃走麼？唉！你真笨極了！你打死了我，看你有甚麼好處呀？」

霍萊番不開口，就板着槍的機關，砰的一聲，羅蘋的身體，隨着立刻向後直倒，在船邊上攀住了片刻，就直沉下水去，不見影蹤了……。

九 有這種事麼？

這是下午三點鐘的事，到了六點鐘時候，福爾摩斯已回到瑪利羅路爵師的起居室裏。穿着尼利旅館裏借來的衣服，一條短褲，著在他頗長的身上，膝骨都沒有遮沒；外褂也小，不稱他的身體。男爵夫婦見了，幾乎要笑出聲來。福爾摩斯好像沒有覺得，在室中從窗口踱到門首，又從門首踱到窗邊，走路的步武兩兩相等，好像一個裝機關的鐵人，脚步一寸不變的。他走了一陣，忽立着把一件玩物，看了一回，就又踱着他的步，好久才立在男爵面前，開口問道：

「愛麗絲女士，沒有出外麼？」

男爵道：「她正在園裏，和小女兒們遊玩着呢。」

「倍倫男爵！我們這一次談話，我很願愛麗絲女士進來。」

「你真疑他麼？」

「請你稍安一刻，這案你就可完全明白了。」

「這樣很好。沙娜麗，你去請女士進來。」

男爵夫人就走出室去，一會兒已和愛麗絲一同走進室來。愛麗絲靠着桌子，呆立不動。臉上微泛白色，靜等福爾摩斯發話。福爾摩斯並不看她，却對

男爵道：

「這幾天我偵探這案，大概的情形已都探明。現在我報告你第一樁事，那偷竊太古燈的人，確是在這屋裏。」

男爵道：「你可知他叫什麼名字麼？」

「我自然已探明了。」

「你有證據麼。」

「我當然尋到了真確的證據，足使罪人沒有狡賴的餘地。」

「祇得罪人，在事實上還不算盡責；我還要我的故物哩。」

「那猶太古燈麼？已在我處了。」

「但那鑲鑽石的烟匣，和貓眼寶的頸帶呢？」

「那第二次失竊的物件麼？也在我處。」

福爾摩斯說着搓着手掌，臉上露出微笑。男爵夫婦都十分驚奇，呆瞧着福爾摩斯得意的笑臉。隔了一會，福爾摩斯纔把三天偵探經過的事，告訴男爵。

男爵低聲問道：

「現在休提別事，你說案裏的罪人，到底是那個？」

「就是那挖了圖畫簿裏的字母和羅蘋通信的那人。」

「怎樣知道那人和羅蘋通信？」

「那却是羅蘋親自告訴我的。」說時，就把羅蘋寫給他的那張從記事簿裏扯下來的紙條，取出來授給男爵。一壁說道：「這紙上的字，就是羅蘋寫給我的。他做這事，簡直像小學生的遊戲，但我却得着一個有力的證據了。」

「這話怎麼講，并且在溼紙上，我還看不清寫着些什麼。」

福爾摩斯忙掏出一支鉛筆，把那字母寫出來道：「**ODEHNOPIRZEO**——  
237，你看，就可明白了。」

「很好，但幾個字母，你已給我看過。」

「你再仔細看看，就可看出比我前次給你看的，多出『**EO**』兩個字母來了。」

「真的，」男爵重又細細看了道：「起先我還沒有注意。不過，這又怎樣解釋呢？」

倘把這「E O」兩個字母，排到那「H H」二個字母那裏，你就可看出變做「E'epondey, Fcho。」（譯者按這「Fcho」是回聲兩字）兩字了。」

「這字是甚麼意思？我還是不解呢。」

「這字就是指羅蘋所辦的機關報——『法蘭西回聲報』說的。他的大意是說：『回信，請登回聲報二百三十七號不幸欄裏。』我正好要探這關鍵，不意羅蘋竟慷慨告訴了我。現在我剛從回聲報館裏回來。」

「可探得些甚麼？」

「我已探得亞森羅蘋和他黨人的關係。」福爾摩斯說時，掏出九份報紙，各翻到第四頁，就指几行通信，授給男爵看。那第一行是：『亞羅：請救爵夫人，五百四十；』第二是：『五百四十，等你說明。亞羅；』第三是：『亞羅：正在敵手，壞了；』第四是：『五四〇，示地址，待探；』第五是：『亞羅：瑪利羅；』第六是：『五四〇：公園下午三時紫羅蘭；』第七是：『二三七，準星期六，星期日晨，到公園；』男爵看完，不禁嘆道：

「這倒是甚麼頑意？我真莫明其妙！」



「甚麼？你還看不明白麼？你倘使把這幾段通信，用心推斷，就可看出牠的秘密。那第一段通信，有一個女郎，化名叫五百四十，向亞森羅蘋求救，羅蘋遂登第二段的答覆，叫她說明那事的真相；那女郎的答覆，說正在敵人手裏，倘慢一些，事情就要壞了。那信裏所說的敵人，我已偵探明白，就是勃利孫，羅蘋要去贖勃利孫，面決那樁事情，所以叫那女郎說出勃利孫的地址，等他去探聽一切。那女郎竟遲疑了四天，我們看那報上的日期，就能明白。大約這四天裏面，她因受了勃利孫的威逼，不敢把地址通知羅蘋；到了後來，才把他住屋的路名報告羅蘋，就是第五段通信裏的『瑪利羅。』了羅蘋次日，就約她在下午三點鐘到孟撒沙園裏，面談一切。見面當兒，却把紫羅蘭做標誌，以後的八天報上，後有登過這類通信，大約他們見面以後，已另定簡捷的通信法，不必借重回聲報了。在這八天裏，那女郎一面定意偷了那猶太古燈給勃利孫，一面却剪了兒童圖書簿的字，拚成句子，寫給羅蘋，請他作主，就是那『回信請登回聲報二百三十七號不幸欄裏』的一封信了。羅蘋遂覆信通知她，準星期六實行，並約她在星期日早晨，到公園相見。那盜案就在這夜裏發生了。」

男爵揚眉道：「佈置很是周到，倒像一篇結構謹嚴的好小說哩！」

福爾摩斯接下說道：「禮拜日的早晨，她先到公園見了羅蘋後，纔把那塔給勃利孫。大約那女郎先有一件極重大的秘密落在勃利孫手裏，在勃利孫定要把貴重珍寶和他交換，纔肯放手，羅蘋沒法，就叫女郎先偷那一盞古燈；把她自己的秘密贖回，然後再由他設法；一面却教女郎佈成疑跡，迷惑偵探耳目。看他的用心，也很苦哩。」

「先生解釋得十分明瞭，我真服膺極了！但還得那第二次的盜案呢？」

「第二次的盜案，實是由第一次盜案激引而成的。這次有賊主動，所以帶着木梯。」

「那賊可是羅蘋麼？」

「不是，羅蘋決不無故傷人。」

「那麼又是那個呢？」

「却是勃利孫，刺傷我友華生的，也就是他。」

「你可有確實的憑證麼？」

「自然有的。昨天勃利孫沒有自殺之前，他的黨人曾寫一封信寄給他，那信裏的話，是他定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物件，不然，他就要下手了。就可推測羅蘋和勃利孫黨人的談判，定要第一的猶太古燈和第二次的鼻烟盒和頸帶各種物件，倘不給他，他就要下勃利孫的手了。勃利孫也風聲緊逼，特有昨天晚上，把所有各物，帶到西茵河邊，那時羅蘋也差人偵探勃利孫，我和甘轟瑪二人，曾明明看見那人跟在勃利孫的背後——」

「勃利孫到西茵河邊去幹什麼呢？」

「那女郎因為我偵探這案，十分專注，恐怕我探明了內幕，連累及她，所以十分擔憂，就去見勃利孫，教他小心提防。勃利孫也因為羅蘋的緣故，心裏正忐忑不定，因此就決計把那包裹，拋在西茵河裏。等危險過時，再去拏出來。那知甘轟瑪和我二人，正跟在他的後邊，完全瞧見他的一切舉動。後來我們要叩門見他，他忽然天良發動，就用手槍自殺了。」

「他的包裹包着些甚麼物件？」

「就是猶太古燈。和你所失的各物。」

「那麼，又怎樣到你的手裏來？」

「我在羅蘋沉船之後，就在水裏摸到勃利孫的那個包裹。內包竹布，外面又裹着油布，裏面的各物，一無損失。現在就奉還你吧。」

福爾摩斯就把他先前擺在桌上的那個包裹，遞給男爵。這時的男爵說不出快樂，忙把包裹打開，那猶太古燈果然在內，燈中的那隻純金的怪獸，滿身嵌着紅玉和綠寶石，正灼灼地吐出寶光。

福爾摩斯這時就走到愛麗絲的身邊，望着她說道：

「女士！偷那猶太古燈的是你麼？和羅蘋通信的，也是你麼？」

愛麗絲秋波裏微泛了一絲淚痕，但她如花的臉上，却毫無惶恐之色。擡頭答道：「不錯，各事都是我幹的。」說時微皺櫻唇，却並不慚愧。

男爵喊道：「有這種事麼？我真不相信！可憐的女郎，你怎麼會幹出這種事來呀？」

「福爾摩斯先生說過了，我在禮拜六的晚上，下樓到會客室裏偷了這猶太古燈，到了禮拜日早上，就把這燈遞給那人。」

「不對！不對！」男爵急道：「你就慌，簡直不符事實。」

「甚麼不對呢？」

「我在那天早上，察看那會客室的門，却好好鎖着，你怎樣能走進室裏去呢？」

愛麗絲聽了，臉上忽又泛白；福爾摩斯也變了臉色，好像覺得他的推斷錯了一着。男爵又道：

「那天晚上，我明明鎖着室門，倘使沒有人在內開門，你也萬不能進去。在這臥室和會客室裏，祇有我夫婦兩個，並沒有外人啊。」

福爾摩斯聽到這裏，忙把雙手掩着臉，低下頭去，因他已在這一剎那間，明白愛麗絲的冤枉，知道自己的推斷錯了一着，全局都已糟了！停了一會，才想到一事，忙抬起頭來，向男爵夫人瞧去，見她玉容慘白，纖手也顫動不住，福爾摩斯這才完全明白。忙踱過去，立在夫人面前，想遮過男爵的眼光；但男爵的眼光很是尖利，已瞧見他夫人的形狀，面上也已變色。這時福爾摩斯忽見愛麗絲咬着櫻唇，竭力迸出幾句話來：

「男爵！你已經明白，我說錯了。那天夜裏，我把木梯爬上了陽台，才撬開了玻璃窗，爬進屋裏去的。」她說時，聲音十分低澀，臉上也變成死白，知道自己的大事已糟了。

屋中就這麼沉悶的過了一會，男爵才走到夫人面前，顫聲說道：「快講！你幹的好事！」

「我沒有什麼事可說呀！」夫人垂着死灰色的臉，低聲勉強的答。

「那麼——女士呢？」

「女士確是冤枉的。」夫人忙插口說：「她因為愛我，就極力救我，並且冒認罪名。」

「女士可是怎樣救你的？」

夫人直截回答：「救我逃去那人的掌握。」

「是勃利孫麼？」

「是的。這事我……我實在竟受了他的迷。這人以前我在友人家裏過着他，我後來就寄給他兩封信，他就時時來挾制我——噢！你一定不能救我——」

我才把那猶太古燈贖回那些信，事已至此，還有什麼說呢！噢！惟願你想我……我真不幸極了……」夫人說至此，已泣不成聲。

「你，你，……娒麗！——」男爵圓睜着雙眼，大聲喝道，同時緊握雙拳，像要擊打夫人，但一會兒，那兩條手臂，依然垂了下去。祇嘆了口氣道：「你，娒麗，你……還有這種事麼？……」

那時，夫人發出心碎似的聲音，把她的往事，一一都告訴她的丈夫，毫無隱匿；同時並把愛麗絲的柔腸俠骨，怎樣向羅蘋求救的事，也一一都告訴了出來。男爵聽完，跌腳嘆道：

「娒麗！你……你……你怎樣有這種事呀……」

## 十 歸舟上

這天夜裏，那範爾倫特輪船從卡來駛向特浮，慢慢在水上行駛。這時夜靜如睡，濛濛的夜霧籠在水面，好似罩了一層輕紗。冷森森的月輪，和那閃爍的繁星，在重霧裏朦朧糊糊的映着。那船上乘客，已多半進艙安睡，甲板上面，只剩下少數乘客。這時，有一個頗長的人，不住的在甲板上踱着，走了一會，

才走到一隻避息椅前；椅上已先有一人睡着，還微微動搖。那人低頭問道：

「愛麗絲女士！我以為你已睡了。」

女郎答道：「福爾摩斯先生！我還沒有睡着，因為我正記念着倍倫男爵夫人，可憐她墮在愁網裏面，一生的幸福，也完全破滅了！」

「她的罪過還可以赦，我想倍倫男爵一定已赦她了。」

「但夫人精神上的痛苦，已儘夠受了。」

「女士可十分愛她麼？」

「正是。我向無親戚和友人，一生最親愛的，只有她一人。現在我見了先生，心裏還突突跳個不住，須知我離去夫人，很覺得痛心呢！」

「女士此去，定有很多新友，就是我也很願和女士訂交。」

愛麗絲微嘆道：「可是男爵夫人却離我更遠了！」

福爾摩斯不則一聲，又在甲板上蹣跚了一陣，才坐在愛麗絲身邊的椅上。這時霧氣已收，繁星在天空中射出，光芒和鑽石一般。福爾摩斯從袋裏掏出烟斗，劃去了四支火柴，還沒燃着那烟絲，而火柴盒裏却已空了。就立起身來，



向在近坐的一個紳士道：

「謝謝你，請你借一支火柴。」

那紳士點了點頭，就掏出火柴盒來，到了一根火柴，遞給福爾摩斯。福爾摩斯在這微光裏，突見那紳士正是亞森羅蘋，不覺呆了一呆，就伸出手來道：

「哦——羅蘋先生！你無怎麼？」

「你在這裏看見我，諒來有些駭異吧。因為你早已以為我中了槍，沉下西茵河去了。人們都以為那是我最後的給果，但這時我又在這裏出現，你又怎麼感想呢？」

「這却未見得稀罕，我明明已經瞧破你的勾當了。的確你沒有中霍萊喬的槍彈，是自己翻下河的。」

「你以後可就不知道我的情形了。」

「那時，我看見那不到兩里長的兩邊岸上，駐守有五百多人，你假使泗水上岸，當然不能脫身的。」

「但我此刻却仍在這裏呢。」

「羅蘋先生！這却不必奇怪。須知世界上只有兩個人，一個是我，一個就是你了。」

他們這時就互相握手言和。談了一會，羅蘋就把西茵河上脫逃的事，告訴福爾摩斯道：

「我剛才的脫逃，十分簡便，因為我今天先約幾個朋友，到那裏採取那猶太古燈，所以他們都雜在人叢裏面，我所經過的一切事情，他們都完全瞧見。我沉下水裏，伏在那沈船裏面，有半個鐘頭，趁霍萊番等人在河邊打撈我尸骸的當兒，他們就搖一隻小艇過來，拉我上了他們的船。就一直搖出了甘轟瑪濱萊番和岸上五百多人的眼光。」

福爾摩斯不禁叫道：「這計劃真好極了！但你現在英國去，可是有甚麼事務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因為料理一些小事——但我忘記問你，倍倫男爵怎麼樣了？」

「他也已經完全明白了。」

維平嘆道：「唉！我親愛的先生！這事你真鑄成了大錯，現在你雖然悔

悔，已嫌太遲了。如果起先你肯聽我的話，等我隔了一二天，把那猶太古燈和別的物件，從勃利孫那裏寄給倍倫男爵，那麼他們如花美眷，始終可以保持和睦，決不致發生一絲不幸的事，不是很好的辦法麼？你却……」

福爾摩斯也惱恨的對自己道：「你所保護的一塊寶玉似的家庭，却給我弄壞了！」

「豈止弄壞，簡直是玉碎了哩！你說他家是我保護的麼？那的確是如此，你未來以前，這塊寶玉確是由我設法保全着的，須知強盜有時也要發善心，不獨祇是害人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也歡喜做好事麼？」

「我到了厭倦的時候，就要做些好事，這一次我却是個慈善之神，救人跳出苦海，而你反使人家浸在淚海裏面。本來這是無價寶玉似的家庭，但經這一次你的擊碎了以後，那是永無完好的一天了！」

「福爾摩斯先生的說道：『永無完好的一天了？』」

「那是確然的。倍倫男爵的家庭，幸福已竟破碎；愛麗絲女士，也爲了這

個緣故，正嚶嚶在哭泣哩。」

「這事恐也不能秘密下去，甘森瑪難道沒有探悉麼？」

羅蘋嘆道：「先生，現在事情已經弄僵，還有什麼說呢？……」

這當兒有二個人走過他們面前，福爾摩斯照着他們的背影，低聲問羅蘋道：「你可認識這二個人麼？」

「一個是這船中的船長吧，一個却不認識。」

「他是季蘭脫先生，就是你們總檢察官賽特衛派的駐英偵探。」

「賽特衛真是我平生的一個知己，現在你可願意替我介紹麼？我很想一識

這位季蘭脫先生。」

福爾摩斯就立起身來，握着羅蘋的手道：「羅蘋先生！我現在就替你們介紹吧。」說着，就用手拉羅蘋，羅蘋正色道：

「先生！你爲甚麼這樣？我本要和你一同前往。」

福爾摩斯不願，却用力扯着羅蘋，一壁嚷道：「快些走！快些走！」但他回轉頭來，見愛麗絲女士，也跟在他們後邊，忙止住她道：「女士！做什麼？」

那你不必同去。」

「先生！她本不要同來，但我也拉着她的手，正像先生拉我一般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也要領她去見見季蘭脫先生，因為她在這猶太古燈案中，是一個重要的人物，竟做亞森羅蘋和勃利孫的黨人。她倘把倍倫男爵夫人的事講述出來，想季蘭脫先生，也很要聽呢。唉！福爾摩斯先生，你以為怎樣？」

福爾摩斯一時蹙着雙眉，就放了羅蘋的手，羅蘋也放掉愛麗絲的手。他們三人對立了一會；福爾摩斯就回到他的椅子那裏，快快坐下，羅蘋和愛麗絲也就各歸自己的座位。

他們靜默了好久，羅蘋纔對福爾摩斯道：

「先生你看，我們無論如何，決不能同處一起，你好似立在河的這邊，我却立在那岸，有時雖也可以互相握手，不過這河界長在，兩方總立相反的地位。你是大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，不能不盡你偵探的責任，將強盜一個個送到法律範圍裏去；我却是個劇盜亞森羅蘋，也不好不盡我劇盜的本事，逃去偵探的

掌握，而加以姍笑。現在我又要笑你了。哈！哈！哈！」

羅平說着就像鴉鳴似的笑將起來。停一會才轉身向愛麗絲道：「女士！你真是一個可愛的安琪兒，我愛你，尤其敬你，心坎中永遠深印着你亭亭的倩影。」他說時從手冊裏拈出一張名片，扯做二片，把一半授給愛麗絲，低聲說道：「女士倘若你到倫敦後，福爾摩斯先生照顧得不週到時，你可將這半張名片去會見斯屈朗夫人，說羅蘋念着夫人，那斯屈朗夫人定能將你和她的弱妹一般看待。」

「多謝先生。我明天就去會見。」

這時羅蘋十分得意，笑對福爾摩斯道：「先生！現在我和你道晚安了。好在船行很慢，我正好甜睡一會呢。」說着打了一個呵欠，把二手交在頭後，躺下身去。

這時月華如水。映着海濤面上，就好像浮在波上。天空星光灼爍，互相騰輝，那地平線上，隱隱現着海岸，好像一條墨綠的線。甲板上面，秀蘭脫又和兩個人走過他們身邊，福爾摩斯認得是英國官家偵探，但回瞧那木椅上面，羅

積却已經睡熟了。

### ◎黑寶珠

夜已很深了，這時漢雪森路到九號屋中，忽然電鈴大響了起來，把那守門的婦人驚醒了。她忙拉開門的繩，喃喃的說：「想他已進來了，這時已過了三點鐘哩。」接着聽得門外有人問說：

「哈勒爾醫生……在那一層樓上？」

「在三層樓上左首；但哈醫生晚上是不許有人打擾的。」她這樣回答；可是他的丈夫却咕裏咕道：「也許是來請哈醫生的罷？」

守門婦人開了門，門外打鈴的人就逕自跑了進來，走過客室，好像很熟悉似的走上樓去。但他上了一層二層，却並不停在哈醫生寓所的第三層樓上，竟一直上去，到了五層樓；便掏出兩個鎖匙來試着，息索一响，一個已開了鎖，一個已開了安全門。他心裏一面歡喜，一面自思想：

「很好！這樣一來，事情可就簡單多了。但在動作之先，須得先留一個退

步，待我瞧——哦！我曾捱過相當的時間，裝做曾去叩哈醫生的門却又被哈醫生拒絕的樣子麼？不對，——我還得多等一會咧。」

他捱過了十分鐘，才走下樓去。到了二層哈醫生的室門，他就叩那小室的窗，叩的聲响重重的。一壁却裝着發怒，咒詛哈醫生的不顧人道。這樣開了一刻，才氣憤憤的跑下樓去。那守門婦人給他把前門開了，他走了出去，門扉也就砰的一聲關上。但那門其實却並沒有關閉，他早把一塊鐵片嵌在鐵環上，使那門鍵不能合上，趁着守門的夫婦回房睡覺時，早又乘機躡了進來。在他自然倘若不順利時，也已預備好退步了。

當時他就鎮靜的依舊走上五層樓，進了那五層樓的客所，就着一所電燈之下，把他的帽子和外衣放在一張椅子上，接着在另一張椅上坐下來，掏出一雙厚氈的輕鞋，套在鞋子上。心裏十分自得的想：「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我有時往往捫心自問，旁的人為甚麼都不揀這便當的賊職業呢？只須略用巧計和思想力，那麼有再比這個更有趣的事嗎？這真是一種安靜的職業咧。……」

他一面又取出第五層樓的細圖來，展開細細地着着。看了一會，屋裏的構



造和佈置已明白了個大概：這裏是一座方廳，可望到街中去的；那裏有一間客室，一間私室。「照這看來，可見伯爵夫人的嗜好是極少的，怕連一個價值的銀囊都沒有罷？不如看準了好處，立時下手呢。不要再作無謂的過分幻想啊。」——他心裏這樣想，於是又重新拿圖仔細瞧着。

「唔，好了；這是一條通到幾間臥室中去的甬道，在那三碼以外，我定能找到衣櫃間的門，都是和伯爵夫人臥室相通的哩……。」

他想罷，就把圖摺起來，吹熄了燈，走下甬道去。走時口中不斷無聲的數着：「一碼，二碼，三碼；這裏是門了……。這是何等的蹩巧！噫，不過一個鍵，一個小小的鍵，把我和那臥室彼此鍵離着；但那鍵離地板幸只三尺多點，這樣我只須用刀略略的撬一下，就可很容易的移去了……。」

他於是便從衣袋中取出幾件應用的傢伙來，斗的忽又起了一念，便停住了手：「也許那門鍵恰恰沒有插上——我不妨試他一試。」我將那門柄一轉，真是幸運那門竟開了。他很得意的自語起來：

「亞森！今晚好運正在身旁助你哩。你既已知道伯爵夫人把黑寶珠藏在甚

麼地方，這黑寶珠定是屬你的了……你只須格外當心，使人一些兒瞧不見才好  
 囉……。」

亞森羅平費了半點鐘工夫，已把第二扇門也開了。這是一扇玻璃門，通入臥房的。他開的時候，真是非常小心，即使伯爵夫人醒着，也沒有可疑的聲響，使他吃驚的。他照照身邊所帶的圖，只須繞過一張沙發，先就到一張安樂椅旁，再轉到床邊的小桌子那裏；桌子上就有一個文具匣，匣裏便藏着那顆黑寶珠。他沿着沙發直挺挺的伏在地毯上，擰住呼吸？一面就伸出臂來，但他的手指快伸到盞頭處時，却斗的停住了；因為他這時的心房，委實振蕩得厲害，他便極力鎮住心中的跳動。在他雖並不覺得害怕，然而一個人處在這寂靜到極點的氛圍中，做這勾當，神經上總覺得不甯，他自己也暗暗詫異自己，平生作事，儘有比此刻嚴重多的，怎麼倒沒有這心驚肉跳的現象呢？自己既明知今夜沒有甚麼危險，那麼這顆心像發瘋的鐘一般撞擊着，可是爲了那婦人近在咫尺，所以才使自己吃嚇麼？……

他側耳靜聽着，似乎聽得一種出入和勻的呼吸聲，想是伯爵夫人已經睡

熱，便不覺得害怕了。於是蛇行到一把椅子的旁邊，又非常仔細的爬向桌子那邊，用他伸着的一臂，在暗中摸索着。不久他的右手已摸到一只桌子的腳了，是的，畢竟摸到了，心想只須立起腳來，取了那黑寶珠便可安然而去：然而不知怎的，他的心，却生在胸中更別別的撞，好像有一頭驚獸，伏在那裏一樣。那撞擊的聲音，又似乎很响，恐怕爵夫人難免會不聽得罷？他一面担心，一面立定決心，把這响聲壓下；但他正要立起身來，他的左手突然觸着了一件東西，正在地毯上，他立時知道是一個燭台，——是一個翻倒在地的燭台；同時他又觸着了一件東西，却是一隻鐘，——是那旅行攜帶的皮匣小鐘。

「這些是甚麼意思？可是出了甚麼事嗎？而那鐘，那燭台，為甚麼不好好放在原處呢？呀！這可怕黑暗之中，難道發生了甚麼一回事嗎？……」

他正在這樣忐忑不安的想着，猛地裏他脫口叫了一聲，原來他又觸到了一件東西了。「呀！那是一件奇怪而不可名狀的東西——不對！不對！」轉念他又想：「一定是自己的頭腦受了恐怖的感覺了。」這樣過了二十秒鐘，三十秒鐘，他兀自伏着不動，只是恐怖已極，兩太陽穴都浴在汗水中了。他的手指

上，還似乎留着接觸那件東西的感覺呢！

他硬着頭皮，用盡死力，便又伸出臂來，他的手重又握住了那件東西，那件奇怪而不可名狀的東西。他覺得了，是一頭的頭髮，是圓闊的臉面——那臉已冷了，簡直是冷如冰雪了，這件事實，誠然可怕，然而在亞森羅蘋這麼胆量的人，既明白了，反倒心神安定了，沒有覺到害怕。他把手電燈旋明了時，見一個婦人正躺在他面前，滿身是血，她的臂和肩胛，都受了重傷，血肉模糊，不可逼視。他俯下身去，細細的察看，原來那婦人早已死了，他驚異和甚麼似的：「噢！死了！死了！……」

他口中這樣無聲嘆息似的叫着，只是呆呆的瞧着那死婦人的那雙沉沉不動的眼睛，那張張閉着含有苦痛表情的嘴，和那死灰色的肉，那肉上流出的血，——血正淌滿在地毯上，早已凝結得厚厚的變成紫黑色了……。

這樣呆照着，足足過了十多分鐘，他才想到一事似的立起來，旋明了室中的電燈，燈光射處，只見室內四下裏充滿着曾經狼鬥的痕迹。那床上完全攪亂了，被單和毯都已撕開；地板上，這邊掉着他曾觸動過的燭台和時鐘，——鐘

的長短針正指着在七點二十分——；再遠一些，有一張翻倒的椅子；四面都是血，血汨血花，弄得到處都是：他又想起那顆黑寶珠了，瞧那文具匣時，仍在原處，他忙忙把牠打開了，見裏面有一隻首飾匣，匣中已空空的沒有一些東西了。

「魔鬼！你還自誇運好，可未免糟糕啦。伯爵夫人已被殺了，黑寶珠也被盜了，像這樣子，再不快走，肩上可要負着重大的責任了呀！」

但是，他雖然是這般想，身子却依舊不動，遲疑不決地：「走麼？是啊，那一個當然走了，只是我亞森羅蘋呢，難道不能做些好事麼？唉！我不如且好好地進行，像作爲一個警官來察勘案情般的。——是啊！不過幹這些事，須有一個清明的頭腦，但是，我此刻却混亂極了！」

這樣的想着，他就倒在一張椅中，握緊伸着的雙拳，貼在他那火熱如燒的額上。

這濃雪森路的謀案，是近年來最奇怪不可思議的一案，倘不是亞森羅蘋參

與其聞，探出線索來，我可就無從記這這一節故事了。對於羅蘋的參與，猜疑的人很少，也簡直沒有人知道此中奇怪的事實的。現在我既得了羅蘋的許可，就把這案中的始末記了出來。

說起這慘案中的主角迭安洛伯爵夫人來，凡見她驅車過大樹林時，誰不知道是往年名震巴黎的歌女麗紅呢？當在二年前，她的生活真是窮奢極欲，炫耀巴黎一時，但她自嫁了安迭洛伯之後，不久就寡居了。可是人家誰又都不知道這位安迭洛伯爵夫人收藏着好多珍奇的珠寶，是名聞歐羅巴洲的呢？人家往往說她的肩上，真是載着許多銀行中的保管庫和許多奧國礦公司的金礦啊！

可是當伯爵逝世後，麗紅應有的才產，却都被一位伯爵的兄弟設計吞沒了。而麗紅的生活，本是在金錢似流水中的交際場中過慣的，因此麗紅自己的珠寶，和名貴的寶物，不久都在賣場上散失了去。到後來，竟連她較值錢的物件都消失了。最後，她的手頭，只留着一顆著名的黑寶珠，要是她願意和那黑寶珠分手時，也很能換一大份財產的，但她却很堅決的把人拒絕了。她不願意賣去這無價之寶，甯可節省費用，住一間簡樸的樓面，只有一個女伴侶倍着她；

此外只留一個女廚房和一個男僕。至於她所以不賣黑寶珠的理由，因為這黑寶珠是一個皇帝贈與她的，所以她雖破產，退下來過那平凡的生活，然而她仍忠守着這盛時作伴的恩物。她會很坦白的對人說道：

「我在世生存一天，這黑寶珠決不能離開我——因為牠是我第二生命；我是一時不能離開牠的。」

每天自早至晚，她把這黑寶珠套在頸子裏，夜中睡時，便藏在一個秘密之處，這所在除了她自己，是沒有人知道的。可是就爲了保存這黑寶珠，可憐的她，却被人暗藏了！

這些事實，都是在新聞紙中發表來的，很引起羣衆的好奇心，然而這事的關鍵，本很容易明白，只因拘捕了一個確定的兇手，便使疑雲密佈，羣衆都激動了。

這凶案發生後的第二天，新聞紙中都記着以下的一節新聞道：

我們聽說安迭洛伯爵夫人的男僕大南葉已被捕了，不利於他的證據，發見很多，偵探部長杜道愛，在他卧房的床褥下，查得他那件連制服的半臂

絹質的袖上，竟沾着血跡，並且半臂上用包着的紐子也失去了一個，這紐子早在最初著手探查時，從死者的床下拾得了。瞧來多半是大南葉那晚上用過晚餐後，並不回到樓頂上的他的臥房中去，却悄悄地溜在放衣櫃的小房中，從玻璃門中眼見伯爵夫人藏放那顆黑寶珠，因而暗殺的，不過這一回事我們還沒有證據。總之，有一點很不可解的，早上七點鐘時，大南葉曾到柏賽爾街煙店中去，那看門的和煙部商人都可作證。另一方面，那伯爵夫人的廚娘和女伴，睡在通道盡頭處，據說她們八點鐘起身時，見門前和廚房的門都鎖着，這二個婦人服侍伯爵夫人已有二十多年了，查無可疑之處。目前的問題，就要問大南葉七點鐘時怎麼出去的。他可是另有一個鎖匙歸他應管的嗎？這要到審訊時才可分曉了。

經過了一度審訊，却也沒有端倪。只知道那大南葉，本是一個危險的罪犯，曾經監禁過的；他又是個酒徒；又是素行不端的，用刀殺人，正是難說的事。但這兇案總似乎包在重重疑雲之中，研究越久，越是不明白。

據那死者的表妹，和唯一的承繼人辛克蘭姑娘說：伯爵夫人在慘死以前一



個月光景，曾在寫給她們的一封信中把藏黑寶珠的所在告訴她們，可是到了第二天，這封信忽然失去了，是誰偷呢？一時也查不出。但據守門的夫婦說，那夜夜深他們開門曾放進一人，是去瞧哈勒爾醫生的，可是問哈醫生，却又說那夜並沒有人來叩他的門。如此這人是誰？可是兇手的同黨麼？真是誰也不能預斷了。

這一說，那新聞紙和社會中人都附和了，老偵探甘蘇瑪，也深以為然。他是持之有理的。他對那檢察官說道：

「羅平在此案中也有了一手的。」

檢察官笑道：「喲，你無論甚麼事，總到處瞧見亞森羅平的。」

「是啊，只為無論甚麼事中都有他在內，因此便隨時隨地瞧見他呢。」

「還是這般說罷，凡是你遇到的甚麼事，不很明白的，你就是亞森羅平了。況且你要記得這件案子是那夜十一點鐘又二十分的時候做下的，看那翻到在地的時鐘便可知道。但據守門人的夫婦說，那個人來請哈醫生時，至早也清晨三點鐘了。」

警察署中，往往依據着最初發見的作爲根據，便把案情湊合上去，大南葉的過去行爲，便於他大大不利。這麼一來，問官就抓到把柄了。雖然除了已得的證據外，並沒有新的發見，但他的成見，已不能搖動。初審終結後，過了幾個禮拜，便正式閉審了。

這審訊很厭倦的拖下去，那主席並不注重此案，公訴方面，又很爲輕弱，於是大南葉的律師就容易措手了。他把證據中不充分處，一一指點出來，實際上簡直沒有充分的證據，可以證據大南葉有罪。他說：誰造那鎖匙的，——那極關重要的鎖匙，倘若沒有這鎖匙，大南葉出去時，可不能鎖上了那門啊！誰曾瞧見過這鎖匙，這鎖匙又怎麼樣了？……，那律師就這樣拉扯了一陣；臨了，又說道：

「總之，我當事人犯這殺人之罪，誰能證明白來！請他們先證明盜珠殺人的，爲甚麼不是那清晨三點鐘時叩門入室的怪客？他們說那時鐘是在晚上十一點時停的，難道兇手不能把長短針撥動，任意指在甚麼時刻嗎？」

這麼一辯，大南葉居然宣告釋放了。

一天，是拜五日，大南葉在那午後的殘陽光中離了監獄。他爲了六個月監禁在鐵窗之下，精神上很是衰頹，到此才算自由了。這六個月間，經了不少盤問，禁錮，審訊，和陪審官等的討論，使他心中充滿了恐怖，夜夜被惡夢打擾着，又時見縊架的影兒，豎在他的面前，他直害怕得抖顫起來。

他出獄後，就換了一個託杜福的假姓名，在莽德麥脫市高處租了一間小房，仗着做散工度日；又盡力的改過，所過的生活誠苦極了。但他三次受了僱用，却三次被人認出他是大南葉來，立時把他辭退了。他常常瞧見，或幻中瞧見有人跟隨着他，他料知道一定是警署中的人，仍要抓住了甚麼把柄擊下他。他真切的覺得已有一隻粗暴的手，捉住他的領圈了。

一天黃昏時，他在鄰近一家吃食店中用餐，忽有一個人進來和他相對坐下。那人年約四十左右，穿着黑色外衣，非常的整潔。他叫了些湯，一碟蔬菜，和一夸脫的酒。他用過了湯，就定睛對大南葉瞧着，大南葉一時感到壓迫，臉色泛白了。心知道人定是幾個禮拜以來跟隨他的一人，此刻他找我做甚

麼？他想立起來，竟立不住腳，兩腿忒楞楞地抖個不住。那人給自己斟了一杯酒，又把大南葉杯中斟滿了，說道：

「伙伴！喝一杯麼？」

大南葉囁嚅道：「謝謝。……謝謝。伙伴，祝你康健！」

那人朗聲呼道：「大南葉！祝你的康健！」

大南葉震了一震，忙道：「我，我，……不是的。……我確實對你說。

……」

「你確實對我說甚麼？可是說你不是大南葉麼？不是伯爵夫人的下人麼？」

「誰的下人？我名喚託杜福，只須問房主好了。」

「是啊，在房主方面原知道你叫託杜福，但是警察方面，却知道你是大南

葉，——伯爵夫人下的大南葉。」

「那不確的，那不確的！他們和你撒謊啊！」

那人就從懷中取出一張名片來，遞給他，大南葉拿來信口讀道：『前偵探長葛立穆丹，專理秘密偵探事宜。』當下便抖頭說道：「你是警察署中的人

麼？」

「如今不在警署了。但我仍幹着這偵探的營生。這比以前利益更好些了。隨時隨地總遇到黃金燦爛的案件。……像這回就是了。」

「我的事麼？」

「是的，你的事是一樁例外的案件，至少你也得對我表示些好意。」那人說着，又故意用眼光向他逼視着。

「我倘不依，便……」

「你一定要做的，因為你所處的地位使然，甚麼事也不能拒絕我的！」

這當兒大南葉頓覺得自己被那恐怖之念制服住了，便問道：「有甚麼事情……請說出來。」

「如此很好。待我們說到正題，立刻解決，只有一句話，我是辛克蘭姑娘嫌我來的。」

「辛克蘭麼？」

「便是安迭洛伯爵夫人的財產承繼人，」

「她怎麼樣？」

「現在辛克蘭姑娘雇用着我，要你交出那顆黑寶珠來。」

「黑寶珠麼？」大南葉圓睜了兩眼。

「那是你盜去的那顆。」

「但我沒有到手。」

「是的，是你盜去的。你不要抵賴。」

「倘我盜了那珠時，那我便是兇手了。」

那人正色道：「你正是兇手！」

「我的好先生！」大南葉強笑着說道：「法庭上幸而偏偏和你的見解不同，你不見法官們早已判定我沒有罪了麼？可是一個人有天良在着，那十二個善良誠實的審判官也就……。」

那人捉住了他的臂，聲色俱厲的說「我的孩子！你不用說廢話了。快細細的聽我說，注意我的話，這些話是很有價值的。大南葉！在凶案發生的三個月前，你從廚娘那裏偷了那下人出入口的門上的鑰匙，託奧勃加姆街二百四十四

號的鎖匠爲他總照樣製了一

大南葉不等他說完，就叱咤道：「這不確的！這不確的！沒有人見過那鑰匙，也從沒有這種假鑰匙！」

那人掏出一個鑰匙道：「這一個就是何！你在公共商場中，運買了一柄摺刀，就把牠來殺死伯壽夫人的。買刀的日子，便是你定製假鑰匙的那天，這刀口是三角形而有凹線的。這些，你不用我再說穿，我難道會憑空拈制你麼？」

「全是虛話！你簡直隨口亂說罷了！可是沒有人見過這柄刀啊！」

那人又取出刀來道：「刀在這裏。」

大南葉嚇得倒退。

「刀口上鑰痕在着，你可要我說明這刀和鑰匙從那裏來的麼？」

大南葉顫聲道：「如此……你已得了那刀和鑰匙了？然而誰能立一個誓，說明我的東西呢？」

「鎖匠可以先來作證，其次便是那商場中的夥友；你從他手中買這兇刀的，我已使他們把前第一齊記起來了。倘把他們帶來瞞你時，決不會不認識

的！」

他這番話，說得很簡短，很銳利，大南葉早嚇極了，可是先前的問官提出公訴的律師，也沒有像這步步緊逼；連他自己模模糊糊的，也給那人看得清清楚楚了。然而，他仍要裝做毫無關係的樣子，閉閉的說道：

「這可都是你的憑據嗎？」

「此外還有咧，你犯了那罪案後，仍從你來的原路回去，但見走過放衣櫃的小屋時，大約也恐怖極了，半路上你曾靠在牆上，才沒有跌將下去。」

大南葉囁嚅著問道：「你怎知道的？沒有人能知道啊！」

「警察們當不為知道，那公訴部中的幾位先生，再也想不到點上一枝蠟燭，去把那牆上察看一下；倘去察看時，就能瞧見白灰泥上有一個紅色的痕跡，是一個極小的痕跡，然而很清楚的瞧得出是你的大姆指印，正染著血，按在牆上。這個你自己總也明白，照著裝的龍指印法，就足以證實你的罪了。」

大南葉臉色慘白如死，一顆顆的汗珠從額上掉下來，摔在桌子上，他發瘋似的眼睜睜地瞧着那人，想這廝竟能確確實實地證實他所犯的罪，好像那晚在



旁目觀的一般，真奇怪極了！當下他低垂了頭，無力反抗，只索自認失敗。這幾個月來，他沒命的奮鬥着，奮鬥着，似呼和全世界在那裏奮鬥，如今遇到了這麼一個人，頗覺得自己無能爲力了，便顫聲說道：

「我倘給了你這顆黑寶珠，你給我甚麼來？」

「沒有甚麼給你。」

「怎麼說，你可和我開頑笑，你望我給你一件價值千百萬法郎的寶物，一面却沒有甚麼給我麼？」

「是的，只能給你條命。」

大南薰抖顫無語。那人忽柔聲說道：「來，來，大南薰，要知那珠兒在你是不值錢，你待怎樣賣出去，藏着又有甚麼益處？」

「自有人收買的。……多早晚，總有一天能得善價。……」

「多早晚總有一天，可就太遲了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爲甚麼嗎？因爲那警察先要來拏你了，這一回，我給了他們幾件證據

——刀啊，鑰匙啊，大拇指印啊，——我的朋友！你已完了。」

大南薰把雙手抓住了頭，苦著想著。他覺得自己委實失敗，無可挽救了。同時他又覺得奮鬥已久，疲乏得很，極想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於是喃喃說道：

「你甚麼時候要那東西？」

「今夜一點鐘以前。」

你倘擊不到手時，便……」

「我倘擊不到時，便把這封信寄出，信中即辛克蘭姑娘問公拆部告發你的話。」

大南薰斟了兩杯酒，先後喝了下去，便起身說道：「請你給我付了賬，便一同去……這件萬惡的事，也使我握受得夠咧。」

這時，夜色已上了。兩人便走下監碧街，沿着外圍的散步場走去。走向裏獨市，他們一聲兒不響的只管走，大南薰曲着背，似乎很是疲乏。到了蒙索公園，他便說道：

「快近那屋子了，……」

「那自然，你在被捕以前，曾到過煙草店中去的。」

大南葉漸聲說道：「我們已到了。」

他們沿着公園的鐵欄，穿過了街，到那轉角處的煙草店門前，大南葉走上幾步，就停住了，兩腿一軟，坐倒在一個石上。

「怎麼樣？」那人問。

「在那邊。」

「在那邊，你說甚麼？」

「是啊，就是在我們的前面。」

「在我們前面麼？」

「你注意，我瞧你還是下去……。」大南葉忽改口這樣說，然而沒有說完，勇氣却已被那人銳到的目光攝住了。

「嗨！我知道你，你還是——」那人的目光更逼近一步。

「不……不……我……」大南葉顫抖着說：「我和你說在那邊，——在那塊圓石之間。」

「那兩塊呢？」

「你自己去瞧。」

「究竟那兩塊？」

大南葉不答，那人正式道：「呀！我明白了，你想哄騙我。」

「不，不是的……但是——我以後怕要捱餓而死了。」

「因此你遲疑着麼？也罷，我不妨待你寬大些，你要多少？」

「只要我往美洲去的路費就得了。」

「這可以答應你。」

「另要一張一百法郎鈔票作爲零用。」

「兩事都可依你，現在你總可說了。」

大南葉遲疑了一會，才開口說：「向着右面石的溝，把石逐一數過去，就

在那塊和第十三塊之間。」

「可是在溝中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就在那邊圖石之下。」

「倘不在裏面，便怎麼樣？」

「要是那天沒有人瞧我俯身放下去，那一定仍在原處的。」

「畢竟仍在那邊麼？那黑珠藏在這溝中泥土內，萬一被一個過路人拾去，便怎麼樣？這一顆黑寶珠，真是很大一份財產啊！當你放下去時有多麼深？」

「約有三寸。」

那人便把那溼泥掘開了，刀尖一，就觸着一件東西，於是忙把手指將土掘窿挖大，見那黑寶珠當真在內。他回頭就拿出一疊鈔票，向大南葉道：「這裏你先取了三百法郎去，這是我對你的好意，那往美洲去的船票，等會我再寄給你。」

第二天晚上，法蘭西回聲報上登着以下一節新聞道：

那有名的黑寶珠，昨天已落在亞森羅蘋手中了。他是從殺害安迭洛伯爵夫人的兇手那裏得來的。這寶物的影本，不久在倫敦，聖彼得堡，喀爾喀，把蒲琴愛，紐約等諸名都中陳列出來。亞森羅蘋準備接受他國內外通信員的報告。

亞森羅蘋既把我所不知道的一節故事告訴我了，最後又對我說道：「總之，犯了罪總要受罰，行了善總有報償的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這一回事，你就用了前任偵探長葛立穆丹的名義，去把那罪人的收穫奪來了。」

「正是如此，我承認這一回事，是我最足以自豪的。可是我在伯爵夫人的樓中，費了四十分鐘，甚麼都探查明白，真是我一生極奇怪的偉績呢。我在這四十分鐘間，得了些痕迹，就知道了這次犯罪的大概。那殺人越貨的兇手，實在是伯爵夫人的一個下人。最後我又想，倘若要取到這黑寶珠時，定須把那人擊住——於是把半臂上的鈕子撇開了，一壁却拾起那地毯上的刀來，又把那留在鎖孔中的鎖匙取了；鎖上了門，抹去了那小房中牆壁上的大姆指印，在我意中，這多是一種急智……」

「的確這是天才。」

「任你說天才也好，我一霎時間，又想起了兩個辦法，一壁拘捕他，一壁

又釋放他，——因為那利用那可怖的法律作利器，使那人屈服下來，他心志已亂，自然中我這笨計了。」

「笨計麼？不錯，是很笨的。可是那人沒危險？」

「當然沒有，官中既能釋放了他，不能重提舊事，再拏去審問了。」

「可憐我的魔鬼！」

「可憐我的魔鬼？……是說大南葉麼？你忘他是個殺人犯了？可是使他留着這顆寶珠實在是和道德上有很不對的事。現在他還能活着，那也已很幸運了。」

「那麼，那黑寶珠是屬你的了。」

這時羅蘋從手冊裏的一個秘密之處，取出那顆黑寶珠來，把牠很柔愛很懇切的摩挲着；微微太息道：

「那一個俄羅斯的親王，那一個虛榮癡呆的印度王，能做這黑寶珠的主人啊！又有那一個美國大富豪，命運中有得這曾經裝飾過安迭洛伯爵夫人的麗紅香肩的寶物啊！又有誰敢預言呢？……」

## ◎車中奇遇

前一天我既把摩托車運往到羅蓋去，我就搭了火車前去，探望那住在東西蘭河上的幾個朋友。火車離了巴黎出發以前的幾分鐘間，我的車室中，忽地來了七個客人。內中有五個吸着煙，雖說這班是快車，路程很短，但我也不得這樣的同伴；況且這舊式的火車中，連廊道都沒有的。當時我便收拾了外裝，新聞紙，和鐵路指南等一些零物，避到隔壁車室中去了。

那隔壁的車室中，只有一個女客在着。她一見我，就露出憎惡的神情來。這是逃不過我眼睛的。她正依靠着那個立在踏腳板上的紳士——這人定是她的丈夫無疑，大約是來送行的。那紳士却以柔緩的眼睛光向我看了一下，似乎很親熱的樣子，因為我又看他微笑着和他的妻子，低低的說了甚麼話，眼光中彷彿安慰了一個受驚的孩子一般。那女子便也微微一笑，把和善的眼光向着這邊照來，倒像她斗的知道我也是那種正派的男子了。就是她和我同在一間六尺見方的車箱中，閉門下鎖的過一二點鐘，也不用害怕的一樣。



「親愛的！你總不在意罷，我爲了劇有重要的約會，不能再等了。」那個紳士對她這樣說了後，很親愛的和她接吻，接着便匆匆的去了。他的妻還在車窗中遠遠的揮手送吻，又掏出手帕來揮着。

就在這時，車守吹着口笛，那火車開動了。於是鐵路人員大聲呼喚着，禁止遲來的旅客追趕；然而我們車室中的門，却驀地開了，跳上一個人來。那女客正立起來整理上面鐵架上的東西，一看這人進來，驚呼一聲，霎時倒在坐上了！我原來不是個懦夫，但是遇了這種突如其來的事情，也不由得呆了一呆，心想這其間總有甚麼別情罷？

我這時瞧那來客的容貌和態度，却比他進門時的那種魯莽的惡印象好多了。他身上穿得很是漂亮，領結打得還適宜，手套亦潔淨整齊。又有一張强有力的俊秀面龐。但是說到他的面龐，好像我曾在什麼地方見過的，這是無疑的事。要不是，怎麼會覺得很面熟呢？也許曾在某一張常見的照像中看見過的吧？可是我任是怎樣用力的想，但再也想不起來。

得到我的眼光轉視那女客的身時，我心中很是詫異，原來見她的臉色已變

成了慘白，滿現着刺促不安的樣子了。她的眼光，不佳的向那來客瞧，甚是吃驚。這時他已在女客方面的座上坐下了。我便又瞧見她一手顛顛地伸到數寸以外，把她放在墊子上的手袋，疾忙抓住了，拉到身上去。可巧我們的眼光忽互相接觸了一下，看她分明已是震恐極了。我禁不住開口說道：

「夫人！我希望你沒有甚麼不舒服罷，可要我開這車窗麼？」

她並不回答，只是怯生生的略做手勢，喚我注意那新來的客人。我也像她丈夫那麼微笑着，聳了聳肩的暗示她說不必害怕，因為我正在這裏，況且這來客也似乎不足為慮的。正在這當兒，那人忽然轉向我們了，對我從頭至腳的瞧了一遍，便擠緊在一角裏，不再動作了。於是車室中，好一會寂靜無聲，那女客似乎提起勇氣來，用極細的聲音對我說：

「你可知道他正在我們車中麼？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我對你說，是他……他自己何！」

「你指那一個？」我聽這話，真有些莫名其妙。」

「亞森羅蘋！」她說時，聲音既細且澀，她的兩眼仍注在那人身上。說來真是好笑，她竟不覺把這可怕的姓名呼我，却端端的移在那來客的頭上了呢。我看那人時，忽把帽子戴低了些，直戴到鼻子上，他這樣做，不知他這是掩過他的窘態呢？還是要打算瞌睡了？……我爲了使那女客安心，我於是對她說：

「亞森羅蘋昨天已由法堂上缺席判決懲役二十年，今天他決不敢如此大意，在公眾的地方露面的。況且新聞紙中，早已深知他自森特監獄脫逃后，要在土耳其過冬了。」

那女客似乎有意要那男客聽得似的，放高了聲音對我說道：「他正在這火車中。我丈夫是個男獄官，那車站的稽查，曾親自對我們說，他正在搜尋亞森羅蘋哩。」

「這理由不……」

「有人在買票處瞧見他，他買一張往羅蓋去的車票。這大概不會錯的。」

「要是真，那就很容易拏下囉。」

「也許他或是在最后的一霎時間裏，從快車跳出，跳到我們這邊車中來

麼？……他也許如此——不，他多分是這樣的呢！」

「既是如此，他們儘可在這裏拏住了。可是車守和警察們，既在這一節火車中到處搜查，決不會漏掉他的。到得我們到羅盤時，他們定可好好的把他拏獲了！」

「拏獲他麼？決不，他定能設法逃去的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我倒很願他一路平安。」

「但你試想他在這車中時，又待做出怎樣的事情來？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誰知道來？總之，我們該提防著就是——。」

她這時很是憂急，瞧她的模樣兒，可知神經上已激動得不安極了。我卻若無其事的說道：

「世界中的事，原很有巧合的。你且鎮靜些，即使亞森羅蘋真在那一節火車中，他也一定靜靜的伏着，那肯再惹出是非來？我敢說他除了要避免被拏的危險外，決不有旁的思想了。」

但我這些話，也不足以安慰她，她心中兀自害怕着；卻不再多說甚麼，似乎怕我要怪她羅唆哩。

我見她沉默着不說話，我便展開了新聞紙，讀那關於亞森羅蘋審判的報告。裏面並沒有甚麼新鮮的話，不足以引我的興味；加着我夜來沒有睡，很覺疲乏，覺得眼皮重重的要合下來；我的頭也隨着車箱的震蕩而左右搖擺了。那女客却斗的從我手中搶去了新聞紙，不好意思的瞧着說道：

「先生！你可不要入睡啊！」

「當然不睡，我委實也並不想睡。」

「總須格外謹慎些。」她說了後，又看了看坐在那角裏的男客。

「再謹慎沒有了。」我很誠懇的回答她，於是我竭力掙扎着不睡，兩眼看着窗外的野景，有時瞧瞧天空中的雲片，有時看看向後退的路旁樹木，一會兒這些景物都成紛亂，而那恐怖的女客和瞌睡的男客，都在我心上不留印像了。但覺得靜靜的已到了沈睡之中。

不多一會，我已在那裏做夢了。見有一個人名為亞森羅蘋的，盤據在一個

所在，背上背着無數的寶物，一面纏綿走壁，把那些村屋中的東西全都帶去了。竟飄然在空中，像鳥兒一樣的隱去。然而此人的影兒，霍的不是亞森羅倫，竟漸漸地清楚了起來，他向着我走來，影兒越大，很矯捷的跳入車中，直撲到我胸口來……我一陣子劇痛，就銳叫一聲，我便醒回來了。却見同車的男客，正抱着一隻膝蓋抵住的我胸口，一面還來扼我的咽喉……我難過極了，却又叫不出聲來。

那時我眼中已似乎睜滿了血，只覺四周都模糊不清。我也瞧不見那女客縮在一角已吃驚得發狂了；而自己再也不能抗拒，因為我已沒有這氣力，我那兩個太陽穴上，只是突突的跳動，呼吸都被塞了；我的咽喉中，啞啞地響着。

再這樣過一二分鐘……那可要氣閉死了！那人大概已覺得了這個，便把扼住我咽喉的手放鬆些，但仍不肯放我。一壁把他的右手拓出一條繩子來，上面早打好了一個活結，輕輕一套，便把我兩個手腕縛住了。一會兒，我已周身被縛，口中塞住布，完全動彈不得。瞧那人幹這勾當時，態度自然得很，那一種安閒的模樣，足以表示他也是個竊盜專家，富於見識的。他並不說一句話，也不有

一些急激的動作，只是很冷靜，很沈著。這裏蹲在塵上的像一個木乃伊似的，却是我，——我亞森羅蘋。這真是很可笑的事，然而情勢很嚴重，我却也覺得很有趣，我橫行一世的亞森羅蘋竟也反過來受困，生生的失敗哩，這是何等新鮮的事！

我正在自嘲自笑的苦悶着，那惡鬼又來搜去了我的手冊和錢袋，我睜睜睜着，却動彈不得。於是輪到那女客了，他並不注意於她，只是把那掉在地板上的手袋拾了起來；取出那飾物小錢袋和一切金銀的玩品來。女客睜眼一瞧，嚇得渾身打顫，即忙脫下她的金指環擲給那人，似乎免得他費力似的，他取了指環，對她瞧瞧，她便暈過去了。

那人就不再打擾我們，仍很沉着鎮靜的回了原處，點上一支紙煙，就把他知得的寶物翻翻覆覆看了一會，分明是很滿意的樣子。然而我可是怎樣倒運呢！不必說起那被劫的一萬二千法郎——目前雖受損失，我料知道後仍能還還的。此外還有些很重要的文件，都在那手冊中。什麼圖樣啊，計算表啊，地址單啊，調查書啊，通信人員的名單啊，……這些雖也沒有關係，可以一起追

還，然而有一件事使我很為担心，便是以後怎樣呢？

可是，我經過那聖拉石爾車站時所感受的不安，還沒有忘懷，而我那些在羅查的朋友，只知道我喚做甘洛裴拉德，他們常和我說笑，說我是活像亞森羅蘋的。因此我倒不能再化裝了。況且剛纔既有人瞧見一人從快車中跳往別的火車中去，不用說，都疑這人是亞森羅蘋。羅查的警察長定已接到了警告的電報，帶了一隊警察，等這火車前去，凡是形迹可疑的旅客，都須盤問，車中更一定要細細的檢查了。這些事，我都已預先瞧到，便覺得大大的不安起來。先前我原確知羅查的警察，未必比巴黎的警察來得乖覺，我儘可勝過過去，然而如今已有了變局了。我已不是箇自由之身了。那警察們定能在車中發見亞森羅蘋，手脚都牢牢縛住，像一頭馴善的小綿羊般供獻與他，他只須信手收下。這和在火車站上收到人家寄來的包裹，和一籃野味或一籃子的菜蔬水果一樣。但我既如此捆縛着，又待怎樣避免這災禍呢！

我的心中像火車機關動個不停，而那火車却無情的向着羅查駛而去。不久，車子掠過了范爾，又過了聖必……這時我已不再想睡覺了，只想我那



個同車的暴客又打算怎樣，倘我只有一個人在這車室中，這麼火車一到羅盤，他可悄悄地下去；可是偏偏却有那個女客在着，——此刻她雖非常溫順的坐在那裏，到得車門開時，可就要投身而起，沒命的呼救了。因此我很覺奇怪，想那廝為甚麼不把處置我的手段處置她，那麼他這兩重劫案，決不會發覺，自己也早已去得無影無蹤了咧。……

我這樣翻翻覆覆的想着，一聲冷眼向那廝照了一眼，只見仍吸紙煙，兀自瞧着窗外夜景。這時天空忽落下兩滴來，雨絲就灑向車窗他的頭上。於是他轉過身來，取了我那本鐵路指南翻看了半晌。那女客仍想要將過去，好使那暴客不得動手；但她聞到了煙氣，一陣咳嗽，再也不能假裝暈去了。至於我，更是忐忑不安，全身作痛，一聲又不得想着，計劃着。……

車兒又過了拉吉漢，高塞爾，……像酒醉般只管奔向前去。不久已到了聖哀梯納了。這時，那人才立起身來，向我們走近了兩步，那女客便又驚呼了一聲，要暈過去了。他畢竟要打怎樣的主意啊！只見他把我們一面的車窗都拉了下來。他探窗瞧瞧雨滴，却比前加密加大了，這似乎使他很苦惱。於是他抬

眼向四下裏亂掃，到得向行李架上望時，恰見了那女客的羅織，便伸手上去取了。他又取了我的外衣去，穿在身上。但穿好後，就又厥坐着不响。

火車正在過那西茵河了。他翻起袴腳來，把身體靠向窗外，拔去車門的外鍵。我想，他難道想投身跳出去麼？可是車行如此快，跳出去可要死的呢！一會兒，我們已開到聖甘特林隧道中去。那人便開了門，把一隻腳伸下去探那踏腳板，我想他最是瘋了。像這樣漆黑無光，煙氣四騰，他竟冒險跳下去麼？然而正在這時，那車子漸漸的慢了。那惠士丁哈士制動機關收住了車輪的行動。不多一會，早已由極速的速度變為尋常的速度，一會兒更減得慢了。可知那一段隧道中，正有工人們在那裏修理火車，到此不得不慢開，大約總有好幾天的工程。此人早已知道了，因此，他這時只須把第二隻腳踏到踏腳板上，輕輕地跳了下去，飄然的遠去了。一面還關上了車門，拴上了門鍵。

他去了不久，那煙氣已見得白了，原來已到天日之下，我們已入了山谷，再過一條隧道，就到羅查了。那女客立時回復了知覺，先就哭着她失去的飾物，我把懇求的眼魂對着她瞧，她會意了，忙來拔去了我口中塞着的布，差不

多快要把我塞死了。她更要解去我身上的捆縛，我卻即忙截住道：

「不，不，該給警察瞧我們被劫的樣子，我要使他們知道那惡徒是怎麼樣幹這勾當的。」

「我可要拉那告警的鈴麼？」

「太遲了！他襲擊我時，你就該想到這一層的。」

「但他怕要殺死我咧！唉，先生，我不是對你說，他正在這火車中麼？我曾見過他的照片，所以一瞧就知道。如今他竟劫了我的飾物去。」

「你不要怕，他們定可拏獲他的。」

「拏獲亞森羅蘋麼？那決沒有這回事。」

「夫人！這全在你啊！你聽着，我們到羅盜車站時，你立在窗前，沒口子的喊着，那警察和脚夫們就可趕來，你就很簡單的把剛纔所見的事，告訴他們，我如何突遭襲擊，亞森羅蘋如何下車逃去，並須說明他的狀貌，戴一頂軟帽，取着一頂羅織——是你的東西；身穿灰色的外衣……。」

「外衣是你的。」

我忙道：

「我的麼？不是，是他自己的。我並沒有外衣。」

「我記得他上車時沒有的。」

「他一定的。……除非這外衣是別的甚麼客人忘在那行李架上的。總之，他下去時，穿着這件外衣，這是很關重要的事，……一件灰色的外衣，你要記著。呀！我忘了，……你開頭就須報明你的姓名，和你丈夫的職位，好引起他們的注意啊！」

我們快到了，她早就探身到窗外去，我放高了聲音對她說道「你務必使你的話深深印入他們的腦袋。同時請你也報明我的姓名，我喚做甘洛斐拉德。不妨說，你是認識我的……，這可省些時間。少些麻煩。……開始偵查時，更應當請他們趕快一些。……最重要的事，是要捉拿亞森羅蘋。……收回你的飾物來。……你可明白麼？甘洛斐拉德，是你丈夫的一箇朋友。」

「很明白，甘洛斐拉德。」

當下她就一面嚷，一面做着手勢了。火車還沒有停住，早有一箇紳士攀上

車來，接着把有許多人上來。千鈞一髮的時刻已到了。

那女客氣噓噓地嚷着道：

「亞森羅蘋！……他襲擊我們！……他已盜了我的飾物去！……我即是藍瑞德夫人，……我丈夫是一箇代獄官，……噢，我的哥哥喬治安德爾來了，他是羅盤銀行的經理，我要說明的便是……」

說着，她和一箇剛上車來的少年接了一吻。當下那少年也就和警察長打了一箇招呼。她又哭着說道：

「是的，亞森羅蘋，……他趁着這位先生睡着，竟撲上去扼他的咽喉，……這是我丈夫的朋友斐拉德先生。」

「但那亞森羅蘋在那裏？」警察長上來問她。

「我們過西茵河後，穿過隧道時，他便跳下車去了。」

「你能確定是他麼？」

「當然是的。我一瞧，就知道。況且在聖拉石爾車站時，曾有人瞧見他，他戴着一頂軟帽，……」

「不是的，是一頂硬氈的帽子。」警察長這樣的說時，指了指我的帽子，「我對你說，確是一頂軟帽。身上還穿一件灰色的外衣。」

警察長喃喃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，那電報中原說是穿一件黑絨領的灰色外衣的。」

「是啊，是一件黑絨領。」藍瑪德夫人歡然說道。

這當兒我吐了一口氣，想她真是我的一個好友。啊，這樣那警察們便把我捆縛着的繩子放鬆了。我猛咬着嘴唇，咬得流出血來。俯下暗用手帕揩着，假做坐久了，不能挺直；又因口中塞着手帕子，所以有那血迹，於是我才放出低弱的聲音來說：

「先生！這事真是亞森羅蘋，這是無可疑的。……你倘快一些，定能拏住他。……我以為我也許能助你們一臂……。」

那時那警察們須得查看的一節車已卸下了。其餘的仍照常開往哈佛去。我們便擠過了月臺上許多看客，同到站長辦公處去。這時，我却略一遲疑，心想我定須託詞避開，找到了我的摩托車，趁此溜走纔是；等在這裏，不是很為危

險嗎？萬一巴黎來一個電報，那我可就得了！是啊！然而那強盜又怎麼樣？我在這一帶地方不很熟悉，怕沒有達到他的希望吧？當下我又暗暗自語道：「嚇！怕什麼！我且冒一冒險留在這裏，這回事雖然很難得到勝利，然而玩一下，也很有趣。則有困難發生，也是值得的。」

當時我們又受了盤問，把經過的情形重述了一遍。我嚷着道：

「警察長，亞森羅蘋不過比我們早走一步，我的摩托車正等在車站場地上，倘你肯和我同坐，那我們儘可一試……」

警察長微笑道：「這倒是個好主意……但這好主意，我早已施行了。」

「噯，真的麼？」

「是啊，不久前，他早已派兩個警吏坐了自由車遠去了。」

「但是向那裏追呢？」

「趕往隨道口去。我們一到那裏，定能覓到線索，然後追蹤亞森羅蘋。」

我忍不住聳了聳肩道：「你兩個警吏，怕不能覓到什麼線索吧？」

「那決不會的。」警察長自信的說。

「不，亞森羅蘋幹事向來總很週密，決不會給人家瞧見他逃出那隧道；並且他也會抄一條最近的路逃去……。」

「他定是從那邊趕到羅盎來的，我們可以擊住他。」

「他決不到羅盎。」我也持着自信的說。

「那麼，他定是伏在鄰近甚麼地方，我們更有把握……。」

「噢！他也決不躲在鄰近的。」我說時，便取出時計來照看。「此刻亞森羅蘋正盤桓大南德火車站，在十點五十分鐘時，換一旬說，就是二十分鐘以前，他就在羅特火車站上搭了羅盎開去的火車，前往安米杏了。」

「你是這樣想麼？但你又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噢！這是極簡單的事。亞森羅蘋在火車中時，曾把我鐵路指南翻看過。他看什麼，不用說，他是要看下車處的附近有支路沒有，這支路上有沒有火車站，火車在這站上停也不停。我剛纔也曾看過這鐵路指南，因此推想到他的去向了。」

「先生！你這推想的本領再好沒有，可見你定是個專家啊。」



到此我纔覺得賣弄聰明，可就犯是非惹到自己頭上來了。他很詭異的向着我瞧，料知他心中已起了一重疑雲了。幸而各方面所散布的亞森羅蘋照片各各不同，和立在他面前的亞森羅蘋一些不像。所以他也認不出我的正身來。然而他已覺得孤疑滿腹，刺足不安了。當下靜默了一會，我暗中着急，不覺微微打顫，難道我的好運一轉，變成了惡運嗎？一面却力自抑制，帶笑說道：

「可是一個人損失了重要的東西，心中一急，自不知不覺的思想敏銳起來呢。我以為你老人家倘能派你部下兩人助我，那我們三個人，也許可……」

那時藍瑙德夫人插口說道：「呀！警察先生！請你依允裴拉德先生的請求吧！」

仗着我這位好友一插口，局勢可就變了。因為他是一位官員的夫人，她口中喚出裴拉德的名字來，就覺得千真萬真，毫無疑點了。所以警察長便起身說道：

「裴拉德先生！請信我的話，我也很快樂見你成功，可是我心中正和你一樣懇切，要挾獲那亞森羅蘋呢！」

他說完便送我到摩托車旁，把他部下二人介紹給我。一個喚做高弩馬索，一個喚做亞士東但立佛。他們坐定了。我在輪旁坐下，汽車夫便開車出發。不一會，我們已離了火車站。謝上帝！我已得救了。

委實說，我這輪三十五匹馬力的瑪洛來頓摩托車，能沿着這蠻門舊城的微步傷駁去，真不由得值我傲視一切了。這時聽那車上的引擎，放出很和諧的聲音來了，看那路旁左右的樹木，一一向後倒退，我是多麼高興呵！如今我已安然出險，恢復了自由了！最有趣的是和這兩位代表法律的警吏通力合作，亞森羅蘋去追尋亞森羅蘋呢！

——亞士東和高弩索，你們這兩位維持社會秩序的忠僕呵！你們的相助，於我何等的得力！我倘沒有你們，便怎樣處置？不是你們指導，那麼經過許多叉路時，我一定要弄錯了！不是你們指導，那麼亞森羅蘋也不免迷失，而另一暴徒，也得安然逃去了……。

但是我的事情還沒了結，第一步我先須掣到那賊，第二步，便是收回我那些被劫的文件，決不能給這兩位警吏到手，決不能給他們過一週目的。不然，

我還是失敗他們手中呢！因此他打定主意，是一面仍要他們幫助，一面却又得設法讓我單獨做去。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！

我們到大南德時，火車恰在三分鐘前出發，我心中頓覺一安。因為聽說那個人穿黑絨領色外衣的人，當真買了一張二等車票往安米店去了。我的推想竟一些不錯，我第一次做偵探，可已很見得高明了呢。

那時但立佛說道：「這一班車是快車，在十九分鐘內達到孟得洛利滿歇之前，一路是不停的。我們倘不能超出亞森羅蘋先到那車站，那麼他可就安抵安米店，轉往格來爾，從那邊便可到狄亞浦或巴黎了。」

「經過兒到孟德洛利有多少路？」我也有担心的問他。

「十四英里半吧。」

「不要緊！不要緊！十九分鐘中趕十四英里半的路，那我們定能超過他們的！」

這一回的奔逐，真足使人激動，我那很可靠的瑪洛來頓摩托車，似乎也知通我心中焦急不耐，格外賣力。我的志願似能直達車身，不必仗着機械括指

揮，自然能風馳雷掣而前似的。他大概也明白我的心理，贊成我的決心，他也知道我正痛恨那惡徒亞森羅蘋——不錯，他真是強盜；是惡賊！我可能拿下他麼？他也許仍要打敗我所代表的官廳麼？……

這時車行如飛，但立佛不停的嚷着：「向右，向左，向前去，……」我們價值是在地面上飛跳而過，瞧那路旁記里數的石塊好似膽小的小畜，一見我們接近，就逃去了！

我們的車兒趕到路角時，瞥見一陣煙雲，那北來的快車也到了。在這最後的半英里間，我們簡直是和火車並行賽跑，掙扎着一些不肯落後。畢竟我們打敗了火車，超過幾百碼路。三秒鐘間，我們已到了月臺上，在二等車前停下。車門關的開了，走下幾個人來，可是那賊卻不見在內！我們趕向車中搜尋時，竟沒有亞森羅蘋的影子。我脫口呼道：

「呀！他剛纔見我們和火車並行時，一定瞧見我在摩托車中，所以悄悄地跳下火車去咧！」

這當兒幸有一個車守證實我的話，說他曾瞧見一個人在去站二百碼外下

車，落在軌道邊岸上；正說着他忽斗的乎道：

「快瞧！……他正在那邊，——在那交軌的所在！」

我不敢怠慢，立時飛一般追將上去。那二個警吏，也就跟在我背後；但那馬索却是一個非常的跑手，早已超過了我，飛奔上去，不上幾秒鐘，他和那賊已一步近似一步了。馬索明明瞧見那盜跳過一帶矮籬，向一片斜坡上跑上去。一會兒，見他已在叢小樹林中沒去了。我們趕到那邊時，見馬索正等着，他生怕和我們分散，因此沒有追進去。我急忙向他道：

「我親愛的朋友！你這主意一些兒不錯，我們那朋友跑了好一會，定已乏了。我們定能擊下她的。」

當下我便察看那樹林的邊線，一面暗想怎樣獨進去，擊下那賊。可是我那些文件倘被他們二人搜去，那又要鬧出亂子來的。我略沉默了一刻，我已有了主意，便對他們說道：「你們聽着，這是很容易的。馬索你守在那邊左面，但立佛，你便守在右面。你們這樣守着，便可望見樹林的後部，那賊倘要不給你們瞧見，那是萬萬逃不出去的。除非走進出口，那有我在這兒守着；他要是不可

出來，我就進去逼他後退，不退到左面，便退到右面，終於要被你們擊住的。所以你們沒有別的事，只須等着守望好了。——噢我忘了，倘有驚慌，我便放槍一響為號，你倆記着。」

馬索和但立佛便分頭走開去守望了。我照他們走遠後，便走進樹林去。一路很是當心，不給他們有所聞見。這一帶林菁茂密。四下裏很多狹狹的小徑，走過時只能彎着身，像是在一條樹葉交覆着的甬道中走去一樣。我走完了這一條小徑，見有一小片草地，溼早上正留着一個個腳印，我便借着叢樹掩蔽，跟着那腳印溜將過去。一會兒便到了一個小邱脚下，邱上有一座泥灰和薄板造成的小屋在着，我心中想他一定伏在那邊，他揀這所在，確是極便於守望的。

我走近那屋子時，暮聽得瑟的一響，可知他正伏在這裏了。從那樹木開豁處，我便瞧見了他，他的背正向着我。我只跳上二步，早撲在他身上了。他想把那手中握着的槍，回過來向我，但我早把他拖倒在地，將他的二臂反挽在他身下，動彈不得。我把一個膝蓋抵在他胸口，就對他耳邊低低說道：

「老友！你聽我的話，我是亞森羅蘋，你此刻快把我的手冊和那女容的手

裝一齊交還我，我便不使你落入警察們手中；一面收容你鐵籠的  
那一條路？請說一句，是的，或不是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他苦笑着馴服的說。

「這樣就好了。你今天早上的計畫，想得很聰明，從此我們便結成好友吧。」我說着，便立起了身來。誰知那人却斗的從衣袋裡掏出一柄大刀來，想砍我一下。我叱了一聲，便忙把一手擋住那刀，一手照準他的頭動脈猛擊過去。這一擊叫做頭動脈鉤子，他立時暈倒在地了！

我搜到了自己的手冊，所有文件鈔票都好好在內。我一時好奇，把他的手冊取出來瞧時，却見一個信封上，寫着他的名字，叫做泌爾翁福來。我不覺震了一震，想這泌爾翁福來，可不是那烏端城拉方頓街謀殺案中的罪犯麼？這人曾殺死譚卜意夫人和她兩位女公子的。我彎下腰去瞧他時，是的，正是這一張臉。難怪我在火車中時，覺得這人的臉很熟，似乎先前曾瞧見過的哩。

時間很快的過去了。我取了二張一百法郎的鈔票。放在一個信封中，附着一張名片，寫上幾個字：

「亞森羅蘋掬其感謝之誠意，留致於其得力之助手烏弩馬索與亞士東但立佛二君。」

我把這名片放在中央照得見的所在，又把藍瑤德夫人那隻手袋放在旁邊。這好友既搭救了我，我怎能不把她的東西交還她呢？不過我直說一句，那袋中所有意味的東西，都給我取出，只留了一個龜般的梳子，一枝脣膠，和一隻空錢袋罷了。可憐營業管營業，有什麼客氣呢！況且她轉丈夫，又是一個聲名懸劣的官吏啊！」

現在只留下這一個賦予。這時照他已在那裏漸漸動彈，我待怎樣處置他？我既不願救他，也不能治他的罪，於是我便取去了他的兇器，把我的手槍向空中放了一下，這一槍召他們倆趕來，任他自己尋生路，由命運作主吧。他這樣想着，自己早已出樹林的外口去了。二十分鐘後，到了一條十字街口，見我的汽車已開過來，正等在那裏呢。

四點鐘時，我打了個電報給羅蓋的朋友們，說我遇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，不能來了。一面我很擔心事到如今，怕已給他們知道底細，我自念之。



他們可失望極了。六點鐘時，瓦脫取道亞丹島，恩奧和瑪奴門，回到巴黎。我從那晚報中，便知道警察們終於把泌爾翁福來拏獲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法蘭西回聲報上，又登着下面一節動人的新聞：

昨天經過了一番冒險，亞森羅蘋已在蒲歌附近拿獲了泌爾翁福來，——鳥端城中的殺人犯。他在巴黎哈羅間的火車上，打劫了一位女客藍璫德的——一個手袋，聽說這女客還是代獄官的夫人咧。亞森羅蘋已把他那裝有飾物的手袋運與藍璫德夫人，且還賞賜了二個警吏偵探，因為這二人是助他拏獲兇犯的。